

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 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

葉高樹**

摘 要

在雍正十三年（1735）的最後三個多月期間，八旗官員與隸屬旗籍的大臣在乾隆皇帝「輪班條奏」的要求下，進呈一三五件有關旗務的「條陳奏摺」。他們各自抒發對管理旗務的心得、改革旗務的見解，以及對新君整頓旗務的期待；也共同檢討雍正朝以來有關人事陞遷、教育訓練、生計維持、人心風俗等旗務問題，並向乾隆皇帝提出具體的建議，作為往後施政的參考。雖然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致力整飭旗務，但是八旗人等面臨陞遷管道的壅滯、民族本習的廢弛、經濟生活的困難、漢人習俗的沾染等困境，實為長時間累積的結果，並非雍正朝短短十餘載所能徹底扭轉，而官書對此卻少有負面的記載，參照「條陳奏摺」的陳述，可以了解其中的弊病。又乾隆皇帝繼位之初，即針對旗務問題提出各種因應之道，欲探討此一階段革新措施的構想來源，也必須透過「條陳奏摺」的內容，始能得到釐清。

關鍵詞：旗務、條陳奏摺、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 本文獲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92-2411-H-003-047)補助，謹申謝忱。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一、前言

清朝統治者視「八旗為國家根本」，¹雍正皇帝在位期間，對旗務問題多所留意，並針對當時八旗的教育訓練、生計困難、沾染陋習等種種積弊，提出若干改進、解決的方案，期能維護此一「根本」不致動搖。²迨乾隆朝修《四庫全書》，館臣復於〈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覆·諭行旗務奏議·提要〉中，對雍正皇帝重視並致力於解決旗務問題的用心，甚為推崇，曰：「世宗憲皇帝深維根本之重，睿謨規畫，鉅細咸周」。³然而，自滿洲入關以來，旗、民接觸日益頻繁，八旗成員不免受到漢文化高度物質文明的誘惑，致使「清語騎射」的民族技能漸趨荒怠；加以旗人生齒日繁，縱令國家提供豐厚的待遇與保障，生計仍面臨左支右絀、難以為繼的窘境。⁴尤其八旗官兵仰恃康熙皇帝為政寬仁，「遂乃怠於公務，不勤厥職，徒知自守，苟且偷安，諸事玩忽，漫不經心，因而法制廢弛」，⁵使已經發生質變的八旗人等更趨沉淪。是以造成八旗內部病象叢生的原因，係長時間累積的結果，而雍正皇帝試圖「將一切廢弛陋習，悉行整飭」的成效如何，⁶實值得詳加檢視。

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8，第2版第2次印刷），第1冊，頁45，乾隆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上諭。雍正皇帝亦有類似的論述，見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7，頁59，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奉上諭，曰：「八旗兵丁乃國家之根本」；允祿等奉敕編，《上諭旗務議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雍正四年〉，頁4，召入八旗都統等奉上諭，曰：「八旗為本朝根本」。

² 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2期（2004.6），頁89-120。

³ 清高宗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55，〈史部十一·詔令奏議類·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頁14。

⁴ 參見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89），頁52-55、頁250-286。

⁵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22，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⁶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22，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崩殂，乾隆皇帝御極之後，為周知庶務，洞悉民依，旋於同年九月十九日降旨，令在京滿、漢文武諸臣「仍照舊例輪班條奏。其各抒所見，深籌國計民生之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並要求具奏人「毋欺毋隱，小心慎密，不得互相商榷，及私為指授」，⁷官員遂遵旨敬陳所見，以為朝廷施政的參考。這類因臣工有所建白而具摺條陳的摺件，稱為「條陳奏摺」（*hacilame wesimbure jedz*），其中又以具奏時間在雍正十三年九月下旬至十二月下旬者，史料價值尤高。⁸究其原因，在於這批「條陳奏摺」的形成，係起於新君即位之初，亟欲了解政情的要求下，各部院衙門官員頗能「各抒所見」，且涉及的事務範圍甚為廣泛，所言不乏對雍正時期諸多改革措施的檢討，也對乾隆初年若干政策走向造成影響；⁹而臣工針對旗務的奏議，即為其中的要項。

現存的雍正十三年「條陳奏摺」，屬於《宮中檔》的一部分，已出版者計有三〇六件，包括漢文奏摺一八五件，滿文奏摺一一九件，滿漢合璧摺二件，分別見於《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漢文一七九件，滿文一一八件，滿漢合璧一件）、《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未收者，漢文六件，滿漢合璧一件）、《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未收者，滿文一

⁷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3，頁6-7，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條。關於「輪班奏事」，早在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即曾下令「今著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輪流具奏，一摺祇言一事，無論大小時務，皆許據實敷陳」，見《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頁18，雍正元年二月丙寅條；又「命尚書、侍郎等官，每日一人輪班奏事，密摺進封」，見《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9，頁30，雍正元年七月丙午條，這兩次分別是以科道、尚書、侍郎為對象。至於下令中央部院衙門以及八旗大臣「輪班奏事」的慣例，則始於雍正四年（1726），見《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40，頁24-25，雍正四年正月癸丑條，諭曰：「今日朕坐勤政殿，以待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無奏事之人。想諸臣以朕駐圓明園欲圖安逸，故將所奏之事，有意簡省耶。……又見各衙門奏事，有一日擁集繁多者，有一日竟無一事者，似此太覺不均。以後八旗定為八日，各分一日輪奏，部院衙門各分一日輪奏。六部之外，都察院與理藩院為一日，內務府為一日，其餘衙門可酌量事務之多寡，附於部院班次。……其緊要事件，仍不拘班次，即行啟奏」。

⁸ 參見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頁76-88。

⁹ 參見葉高樹，〈各抒所見——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的分析〉，《故宮學術季刊》，23卷4期（2006夏季），頁88-104。

件)。¹⁰其中，有關旗務者，有一三五件（漢文奏摺四四件，滿文奏摺九一件，參見「附錄：雍正十三年條陳旗務奏摺一覽表」），¹¹佔總數的四成以上。在京滿、漢大臣奏陳旗務者甚多，¹²他們共同反映了八旗武人職員的選用、語文教育與軍事訓練、八旗生計困難的改善、沾染漢俗陋習的導正諸問題。

事實上，「辦理旗務之員，甚屬緊要，優者留用薦舉」，「劣者即行罷黜」，以及期勉八旗官兵「各盡心供職，竭誠加勉，振興整理，教訓兵丁，勤習弓馬，崇尚儉約」等，¹³係雍正皇帝即位以來，面諭八旗大臣整飭旗務的重點，且在訓誡臣工的場合中多次提及。¹⁴

¹⁰ 參見葉高樹，〈各抒所見——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的分析〉，頁105-125，「附錄：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一覽表」。

¹¹ 據葉高樹，〈各抒所見——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的分析〉，頁83-84，「表二：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主旨一覽表」，列出有關旗務問題的奏摺計一二九件；另原分類為「吏·揀選陞調」四十七，「禮·道德教化」石介，「兵·戎備」倉米（*tsangmi*）、阿納布（*anabu*），「刑·各式禁令」明圖（*mingtu*）、張文斌等六件，亦涉及旗務，故共計一三五件。

¹² 據葉高樹，〈各抒所見——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的分析〉，頁80-81，「表一：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具奏人職銜一覽表」，總人數共計二〇二人（包括職銜不詳者六人，以及因職務異動而重複計算者三人），其中八旗武職人員上奏的人數有七十八人（佔總人數38.6%），奏摺件數一一四件（佔總件數37.2%），故涉及旗務問題者甚眾，另當與官員本身即隸屬旗籍，或於本職之外又協理、兼領旗務有關。又據本文「附錄：雍正十三年條陳旗務奏摺一覽表」，一〇五位官員共進呈奏摺一三五件，其中本職掌理旗務者有七十一人，兼領旗務者五人，協理旗務者二人，共七十八人；職銜不詳者五人；非掌理旗務官員的二十二人中，經查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欽定八旗通志》，除李紱、胡宗緒（以上為漢人）、瑪起元（不詳）等三人外，其餘十九人皆隸屬旗籍。

¹³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23-24，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¹⁴ 例如：《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頁2-3，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諭八旗文武官員人等，曰：「八旗子弟各習其業，文則潛心制義，博覽詩書，務求用世之實學；武則嫻習弓馬，講究韜略，預儲闔外之良材。苟謀一業，必思一業之成，則人無廢業；將授一官，自獲一官之用，而國無曠官矣。且各崇儉戒奢，安分循禮，父以誠其子，兄以誠其弟。與其恣情縱意，博一日之豪華，何如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與其蕩檢踰閑，作無藉之匪類，何如謹身寡過，勉有用之事功，以報朝廷，以綿世澤，以敦風俗，以保身家，顧不美歟」；同書，卷5，頁57-61，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八旗佐領奉上諭，曰：「八旗人員乃國家根本，所關甚重，養育教誨，不可少懈。佐領者，乃統轄一佐領之人，俾佐領下人等皆不失生計，不染惡俗，養之教之，使趨於善，莫要於佐領。……將佐領下人教育約束，禁止妄亂，賭博酗酒之徒，毋使干法亂紀；嚴飭怠惰之人，使之勤力奉公；勸諭奢侈之輩，使之崇尚儉樸，安分遂生，勉習文武之業，副朕樂育八旗人材之至

然而，這些指示在雍正皇帝去世之後，竟又成為官員檢討旗務的主要議題，不免暴露出雍正年間種種整飭措施的成效有待商榷。是以透過對雍正十三年「條陳奏摺」中有關旗務部分的討論，或能重新評估雍正時期整飭旗務的業績，以及了解乾隆初年革新旗務的構想來源。

二、八旗武職人員的選用

八旗武職人員的晉用及其陞遷管道，由於關係著旗務推動的得人與否，或是官員個人與家族的仕途發展，自然是八旗大臣關注焦點。理論上，同屬八旗成員，其官職員額的分配與選補，本應一視同仁、唯才是用。惟八旗本有滿洲、蒙古、漢軍地位的差異，在京與駐防的分別，以及沿用慣例所造成的不合理現象，雍正皇帝曾親為指示，欲使體制劃一，然問題積之既久且多，實際辦理情形頗不一致。

在八旗官職設置方面，有漢軍不同於滿洲、蒙古者，以委參領為例，康熙三十四年（1695），「每甲喇（*jalan*）只參領一員，因不敷用，始委署一員協理」；迨雍正元年（1723），據議政王大臣奏稱，「護軍校、驍騎校等官以之委署參領，職卑不勝其任」，乃將「委署參領即改作副參領，秩為五品。嗣後副參領員缺仍將護軍校、驍騎校等官一併揀選引見補用。若參領、副參領奉有差遣，其員缺應行委署者，奏聞委署」。¹⁵據鑲黃旗滿洲副都統查爾泰（*jartai*）所言，設副參領之後，各旗仍置委參領，惟滿洲、蒙古每旗設參領、副參領各五人，又設委參領五人，漢軍旗卻只有正、副參領各五人，並無委參領之設，當副參領出缺時，即由閑散官、驍騎校內揀選。然閑散官、驍騎校品級既低，又未曾管理參領事務，因缺乏經驗，絲毫不能辦事，乃奏請漢軍旗內亦比照滿洲、蒙古旗設委參領五人。¹⁶有蒙古不同於

意」。

¹⁵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31，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諭。

¹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頁706-708，〈鑲黃旗滿洲副都統查爾泰·奏請准漢軍旗依滿蒙旗之例設委參領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un*

滿洲、漢軍者，例如外省駐防滿洲、漢軍皆有協領、城守尉缺，惟蒙古因兵少而不補授。經兵部議覆，自雍正元年，盛京、杭州、成都、右衛、西安、荊州、江寧等七處，均添設蒙古協領；至於滄州、河南等處，係滿洲、蒙古兵丁參駐，遇有城守尉缺出，令該旗由蒙古官員內擇其優者，與滿洲官員一同引見補授。¹⁷其實際情形，據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吉昌（*jicang*）奏陳，駐防保定府地方正紅、鑲紅二旗滿、蒙官兵，遇有城守尉出缺，仍僅揀選滿洲旗官，乃請求嗣後能於二蒙古旗應陞官員中擇一，與二滿洲旗官一併引見補授。¹⁸又有上三

gūsai manju monggo gūsade（八旗滿洲、蒙古旗內）*gūsa tome jingkini jalan i janggin sunja ilih jalan i janggin sunja obuhaci tulgiyen*,（每旗已設正參領五名、副參領五名）*geli araha jalan i janggin sunja obuhangge*,（又設委參領五名）……*amban bi kubuhe suwayan i ujen coohai gūsai gūsa be kadalara amban i baita be daiselaha de tuwaci*,（臣署理鑲黃漢軍旗都統事時看得）*ujen coohai gūsade damu sunja jingkini jalan i janggin, sunja ilih jalan i janggin bi*,（漢軍旗內只有正參領五名、副參領五名）*umai araha jalan i janggin akū*.（全無委參領）*ilih jalan i janggin oron tucike manggi*,（副參領出缺後）*araha jalan i janggin akū ofi*,（因無委參領）*gūsai sula hafasa, funde bošokū sei dorgici sonjofi*（從旗下開散官、驍騎校內揀選）*uthai ilih jalan i janggin sindambi*.（即補授副參領）*ese umai jalan i baita be kadalame icihyahakū ofi*,（此輩因全無管理過參領事務）*ilih jalan i janggin sindaha manggi*,（補授副參領後）*asuru baita icihyame muterakū*.（甚不能辦事）……*amban mini mentuhun i gūniringge*,（依臣愚意）*ujen coohai gūsade inu manju monggo gūsai adali*,（漢軍旗內亦同滿洲、蒙古旗）*baita icihyara be dahame*,（既然辦事）*bahaci ujen coohai gūsade*,（得於漢軍旗）*inu manju monggo gūsai songkoi*,（亦比照滿洲、蒙古旗）*gūsa tome sunja araha jalan i janggin arafi baita icihyabureo*.（每旗設委參領五名辦事）」漢譯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下冊，頁2411，〈都統扎爾泰奏請漢軍旗設委參領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三日。漢譯本未譯出「*bahaci ujen coohai gūsade*（得於漢軍旗）」。

¹⁷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元年〉，頁18-19，奏入於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奉旨依議。

¹⁸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頁113-114，〈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吉昌·奏請不分滿蒙旗而以能者補保定城守尉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nenehe hoton i da tulergi golo gūsai da sindara de*,（先前補授城守尉、外省協領時）*monggo gūsai hafasa de obu akū bihe*.（蒙古旗官不與）*enduringge ejen i cohotoi kesi isibume*,（聖主特意加恩）*hoton i da gūsai da sindara de*,（補授城守尉、協領時）*gemu monggo gūsai hafasa de obu bahabuhangge*.（蒙古旗官俱得與之）……*boo ding fu i ba serengge*,（保定府地方）*gulu fulgiyan kubuhe fulgiyan juwe gūsai acan*,（正紅、鑲紅二旗合處）*manju monggo hafan cooha gemu bi*.（滿洲、蒙古官兵俱有）*damu hoton i da oron tucici*,（惟城守尉出缺）*manju gūsai teile hafasa be sonjofi*,（僅揀滿洲旗官）*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mbi*,（引見具奏補授）*monggo gūsai hafasa be sindara obu akū*.（蒙古旗官不與補授）……*ereci amasi hoton i da oron tucici*,（嗣後城守尉出缺）……*juwe monggo gūsaci wesici acara hafasai dorgici*,（於二蒙古旗應陞官員內）*haha sain kadalame mutere faššaha ba bisirengge*

旗不同於下五旗，以及駐防八旗不同於在京八旗者。駐防八旗的編制，本比照在京八旗，俱有佐領、驍騎校、護軍校、前鋒、親軍、護軍、領催、披甲等職，但正白旗蒙古副都統班第 (*bandi*) 指出，察哈爾地方上三旗每旗各置一親軍校，下五旗卻無，則下五旗親軍無專管之人；同樣的，察哈爾地方八旗每佐領有前鋒二，卻無前鋒校，則精銳的士兵不免有怠慢操練、推諉公務之處，遂奏請增設親軍校、前鋒校等官。¹⁹

查爾泰等人的意見，呈現出制度的紛亂，其解決之道，則訴諸於增設職缺。此種處理方式，既可使制度整齊，又能提供旗員較多的陸

be urdebume [surtebume] emke sonjofi, (將人才能管轄有勞績者競揀一名) *juwe manju gūsai hafasai emgi barambufi*, (與二滿洲旗官合之) *suwaliyagajame gaiḥ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reo*, (一併引見具奏補授) ……*jicang ni ere wesimbuhe gisurehekū*. (吉昌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0，〈正紅蒙古旗副都統吉昌奏陳揀補保定府城守尉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譯文略同。

¹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67-369，〈正白旗蒙古副都統班第·奏請准察哈爾八旗各增設一名前鋒校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dorgi jakūn gūsade kamcibuha nuktere bai cahar jakūn gūsa*, (內八旗併游牧地方察哈爾八旗) *inu ging hecen i jakūn gūsai songkoi* (亦比照京城八旗) *nirui janggin, funde bošokū, juwan i da, gabsihyan, gocika bayara, bayara, bošokū, uksin gemu bi*. (俱有佐領、驍騎校、護軍校、前鋒、親軍、護軍、領催、披甲) *jai cahar bai dergi ilan gūsai gūsa tome emte gocika bayara juwan i da sindahabi*. (再，察哈爾地方上三旗，每旗設親軍校各一) *fejergi sunja gūsade geli gocika bayara juwan i da akū*. (下五旗又無親軍校) *cahar ba eiten hafan cooha geli emu adali bime*, (而察哈爾地方全部官兵俱相同) *damu gocika bayara juwan i da emu adali akū be dahame*, (惟因親軍校不同) *bairengge, fejergi sunja gūsai, inu dergi ilan gūsai adali gūsa tome emte gocika bayara juwan i da nonggime sindaci*, (所請者，下五旗亦與上三旗相同，每旗設親軍校各一) *jakūn gūsa emu adali bime*, (則八旗一致) *fejergi sunja gūsai gocika bayara sa inu cohotoi kadalara niyalma bahambime* (下五旗親軍亦得專管之人) *eiten alban tookabure de isinarakū*, (一切公務不致延誤) ……*cahar jakūn gūsade niru tome juwete gabsihyan bisire gojime*, (雖然察哈爾八旗每佐領有前鋒各二) *umai gabsihyan juwan i da akū*, (全無前鋒校) ……*gabsihyan serengge siliha cooha*, (所謂前鋒者係精兵) *cohotoi bargiyatame kadalara niyalma akū oci*, (若無專人管理) *hahai erdemu urebure be heoledere*, (壯丁技藝怠於操練) *alban teisulefi yabure de anataru hacin be akū obume muterakū*. (難免遇有公務差遺時以推諉之項) ……*gūsa tome emte gabsihyan juwan i da sindafi*, (每旗設前鋒校各一) *cohotoi gabsihyan sebe bargiyatame kadalabure ohode*, (設若專門管理前鋒人等) *alban de tusa bime*, (於公務有益) *heoledere anataru hacin akū ombime*. (且無怠惰推諉之項)」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88，〈正白蒙古旗副都統班第奏請察哈爾增設親軍校等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漢譯本未譯出「*cahar jakūn gūsade niru tome juwete gabsihyan bisire gojime*」句中的「*juwete* (各二)」。

遷管道，甚至可以部分化解人事壅滯的現象，看似簡便可行，且一舉數得。惟長期以來，額外襄助旗務的各級職官已不斷擴充，八旗組織之中不免出現冗員充斥的病象，管正黃旗滿洲事務宗室弘昇（*hūng šeng*）即獨排眾議，藉由討論副佐領的存廢，奏請將以往增設的額外冗職悉行裁汰，以剔除新添弊端。副佐領之設，始於雍正五年（1727），原為防止佐領中或有恣意妄行、昏懦怠惰、貪鄙腴刻之輩，欺凌佐領下人，並可協同佐領辦事，²⁰其結果卻是擾累佐領者甚多，條理辦事者甚少，反造成旗務紊亂，致使當差之人無暇歇息。²¹此奏經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的確是「冗員既多，益滋煩擾」，遂

²⁰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60，頁28，雍正五年八月庚戌條。

²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58-759，〈正黃旗弘昇·奏請裁汰額外冗職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da toktobuha kooli de*（按八旗原定例）*nirui janggin, funde bošokū, ajige bošokū, mukūn i da nikebufi eiten baita be giyan fiyan i icihiyahai jihe*,（托付佐領、驍騎校、小領催、族長辦理諸事有條有理）*umai baita be tookabuha ba akū bime*,（並無誤事之處）*jemden kemuni komso bihe*.（弊端仍少）*te hacilame wesimbufi*,（今條奏後）*ilhi nirui janggin sindahaci ebsi*,（補放副佐領以來）*ememu ilhi nirui janggin nirui baita be keikedeme tušu temgetu be gidaburakū*,（或有副佐領對佐領事務行事不公，不鈐蓋圖記）*eici kanagan arame*,（或藉故）*same baita be goidabume ofi*,（明知而誤事）*nirui urse be joboburengge umesi labdu*,（擾害佐領之人者甚多）*giyan fiyan i icihiyarangge umesi tongga*.（條理辦事者甚少）……*gūsa be baicara janggin, hiyasa, bai baicara gebu bisire gojime*,（察旗章京、侍衛等只是空有查旗之名）*yargiyan i ya gūsai amban, ya jalan i janggin, manju sabe keikedehi jobobuha be baicame tucibuhengge emke inu akū*.（真有將哪個都統、哪個參領行事不公、擾害滿洲人等之處查出者，竟無一人）*damu biyadari dangse be benebufi*,（惟每月送檔冊）*acabume hoošan behe fayabure de wajihabi*.（徒致耗費紙墨而已）*ede gūsai baita umesi largin oho bime*,（因此旗務甚為混亂）*takūršabure urse teyere šolo akū ohobi*.（是以被使喚者無暇歇息）……*ere jergi baitakū fulu kamciha tušan be gemu nakabuci ojoreo*.（將此等無用額外附加職務俱行裁汰）……【墨批】*uheri baita be icihiyara wang ambasa gisurefi wesimbu*.（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hūng šeng ni ere wesimbuhe gisurefi yabubuha*.（弘昇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19-2420，〈管正黃旗滿洲事務弘昇奏請裁汰冗員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漢譯本將「*keikedeme*」、「*keikedehi*」分別譯作「歪理」、「勒措」，「*keikedembi*」意為刻薄、歪偏、行事不公；將「*tušu temgetu be gidaburakū*」譯作「不收官圖書」，未將「*temgetu*（圖章、戳記）」之意譯出，而「*gidaburakū*」是指「不鈐印」，並無「不收官」之意。又「*tušu*」不宜視為「圖書」的音譯，證諸《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頁42，雍正十三年十月甲午條，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都統弘昇奏言，曰：「自添設副佐領以來，一切印用圖記等事，多有掣肘之處」；明·陸容，《菽園雜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1，頁16，曰：「古人於圖畫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則「*tušu*」應譯為「印章」。

將舊制之外添設的各旗委參領、委護軍校、副佐領、副驍騎校、副護軍校，及包衣副管領、副驍騎校、副護軍校，並察旗章京、侍衛等官，悉行裁汰。在全面檢討之後，也接納了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索柱的建議，停止部員幫辦旗務之例，以免事多掣肘或顧此失彼。²²委、副、幫辦諸職的設置，既著眼於旗務的協辦與稽查的作用，又擴大了官職的分配與陞遷的途徑，惟施行之後不盡理想，也凸顯出朝廷已陷入維持旗務效能與照顧旗員出路的兩難處境。

在旗員選用政策方面，八旗大、小官員補放，依例俱按品級、視年久，於軍旅、圍獵行走處分別擬正一員、擬陪一員，引見具奏後補放，惟旗員經辦事務龐雜，拘泥成例晉用，實未必得人。²³雍正皇帝深知「為政之道，首重得人」，「得人之道，宜廣其途，以為收羅」，曾特諭旗員自參領以上者，得保舉人才；²⁴乾隆皇帝也強調「政事必得人而理，則先務尤在人才」，於下令「各抒所見」的同時，另要求諸臣「各舉所知」，凡「平日深知灼見之人，品行端方，

²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頁42-43，雍正十三年十月甲午條。另索柱的條奏，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頁323，〈左副都御史內閣學士索柱·奏陳部院吏治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曰：「……一部員不宜協辦旗務也。查各旗有都統、副都統等官，復各設稽察人員，如果實心任事，何需部員之協助。況部員未必盡悉旗務，到任後多行查駁，在該旗已多掣肘之端，若隨聲附和，在該員又屬無用之人。且該員於本部、本司事件反不能專心辦理，勢必顧此失彼，以致疏略遺漏，兩無濟也」。

²³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14-715，〈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宗室塞布肯·奏陳補授旗官員缺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yaya amba ajige hafan sindara de*, (補放八旗大、小官員) *gemu jergi ilhi aname aniya goidaha*, (俱按品級、年久) *cooha aba de yabuha be tuwame ilgafi*, (分別看於軍隊、圍獵行走) *emke be cohome*, (擬正一員) *emke be adabume* (擬陪一員)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mbi*. (引見具奏補放) *gūsai hafasa baita icihiyara tušan labdu*, (旗官辦事職任頗多) *bireme emu adali aniya goidaha, faššame yabuha ursei dorgide ilgame sonjofi hafan sindame ohode*, (若普遍一律於年久、效力者中分別選官補放) *damu esei dorgide baita icihiyame muterengge bi*, (惟此等人中有能辦事者) *baita icihiyame muterakūngge oci*, (若不能辦事) *baita de tusa akū bime*, (則於事無益) *ceni beye elemangga baita de ušabumbi*. (彼等反被事牽累)」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12，〈副都統色布肯奏薦旗官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漢譯本將「*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譯作「帶領引見具奏」，滿文並無「帶領」字樣。

²⁴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5，頁71-72，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諭。

而才可辦事者，不拘品級資格」，俱准據實保舉。²⁵然而，由皇帝降旨所進行的保舉，畢竟不是常態的措施，是以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宗室塞布肯 (*sebken*) 提出遇有職缺，八旗大臣可酌量保舉才技優長、能勝職任者，與應陞者一併引見具奏的主張，如此則有資歷者陞轉不致壅滯，有才具者亦得儘速陞遷。²⁶馬士他 (*mašita*) 亦持增加揀選對象以擴大人才來源的觀點，以彌補現行制度的缺失，並藉參領級職缺的揀補為例，批評驍騎營不當之處。舊例參領出缺時，由應補放的侍衛、副護軍參領、郎中四、五名，連同副驍騎參領一併引見補放，惟獨驍騎參領出缺，只由副驍騎參領內揀選，已屬特殊。加以驍騎營滿洲、漢軍各設驍騎參領五名、副驍騎參領五名，遇參領出缺時，自五位副參領中選一，尚可得人；蒙古則各設二名，以二選一，則不可預料。他認為既然同為揀補參領，且驍騎副參領依例得參與其他參領的揀補，則驍騎參領缺即應比照補放參領的舊例，一律以相同的標準辦理。²⁷鑲藍旗護軍統領舒經阿 (*šugingga*) 則以國家正值用人之際，應

²⁵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頁8-9，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條。

²⁶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15，〈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宗室塞布肯·奏陳補授旗官員缺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ereci juleci gūsai hafasai oron tucici*, (嗣後旗官出缺) *kemuni nenehe songko aniya goidaha, faššame yabuha urse dorgici*, (仍照先前從年久、效力者中) *ilgame sonjofi* (分別揀選) *emke be cohome*, (擬正一員) *emke be adabume*, (擬陪一員) *jai harangga kadalara ambasa de afabufi*, (再，交付該管理大臣等) *unenggi gūnin be jafafi jergi tangka (tangkan) be bodorakū*, (秉持誠心，不拘品級) *damu erdemu muten bisire, yargiyan i tušan be mutebure niyalma be*, (惟將有才能、能勝職任者) *bahara be tuwame emke ocibe, juwe ocibe akdulafi*, (看得一、二人保舉) *cohoho adabuha niyalma i sirame faidafi*, (於擬正、擬陪者接續開列) *suwaliyame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一併引見具奏) ……*uttu obuci aniya goidaha, faššame yabuha ursei wesire jugūn hanggaburakū bime*, (如此則年久、效力者陞遷之路不致壅滯) *erdemu muten bisire urse inu bahafi hūnun wesimbi*, (有才能者亦得速陞) *gūsai baita de inu labdu tusa ojoro gese*. (於旗務亦似大有裨益)」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12，〈副都統色布肯奏薦旗官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漢譯本將「*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譯作「帶領引見具奏」，滿文並無「帶領」字樣。

²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832-834，〈馬士他·奏為補授驍騎校參領事請旨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aliha coohai 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若八旗驍旗參領出缺) *kemu ilhi jalan i janggin sebe tuwabume sindambi*. (俱將副參領等引見補放) *fe kooli de*, (舊例定) *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若參領出缺) *sindaci acara hiya, araha bayarai jalan i janggin*,

量能授職，今京城之中八旗人等眾多，而八旗大臣卻未必善盡揀選保舉之責，人才不免埋沒，乃請求乾隆皇帝諭令八旗大臣，將旗下一切有才能、能效力者，無論其為現任官員，或是廢員、兵丁、閑散等，皆出具考語保舉，若能視才器使，亦稍有裨益於國政。²⁸以降特旨的

icihiyara hafan be duin sunja ilgama sonjofi, (將應補放之侍衛、委護軍參領、郎中分別揀選四、五名) *aliha coohai araha jalan i janggin be suwaliyame tuwabume sindambihe*. (連同副驍騎參領引見補放) *te jinkini 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今若正參領出缺) *damu aliha coohai ilhi jalan i janggin i dorgici sindara de*, (惟由副驍騎參領內補放時) *manju gūsai suja jalan, ujen coohai gūsai inu sunja jalan bisire be dahame*, (既然滿洲旗有五個參領，漢軍旗亦有五個參領) *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若參領出缺) *gemu niyalma bahambi*. (俱可得人) *monggo gūsade damu juwe jalan*, (蒙古旗惟有兩個參領) *jingkini 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若正參領出缺) *juwe jalan de bisire ilhi jalan i janggin be*, (將兩個參領內兩名副參領) *emke be cohome*, (擬正一員) *emke be adabume sindambi*. (擬陪一員補放) …… *jalan i janggin serengge*, (參領者) *umesi oyonggo tušan*, (甚要緊之職) *jingkini 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若正參領出缺) *damu aliha coohai ilhi jalan i janggin teile tuwabume sindara ohode*, (若惟將副驍騎參領獨自引見補放) *ememu monggo gūsa jalan i janggin de sindaci acara niyalma bahambi, ememu gūsade niyalma baharakū be dahame*. (既然或有蒙古旗得應補放參領者，或有旗不得人) *bairengge, ereci amasi jakūn gūsade kemuni fe kooli songkoi meni meni gūsai sindaci acara hiya, ilhi bayara jalan i janggin, icihiyara hafan be duin sunja ilgama sonjofi*, (祈請嗣後八旗俱照舊例，將各旗應補放之侍衛、副護軍參領、郎中分別揀選四、五名) *aliha coohai ilhi jalan i janggin be suwaliyame gairi beyebe tuwabume sindaki*. (連同副驍騎參領帶領引見補放) *uttu ohode, niyalma bahambime*, (倘若如此，則可得人) *baita de tusa ombi*. (於事有益) …… *mašita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akū*. (馬士他此奏未議)」原摺兩次提及得補放為參領的旗員中，有關護軍的部分，兩次寫法不同，第一次寫作「*araha bayarai jalan i janggin* (委護軍參領)」，第二次寫作「*ilhi bayara jalan i janggin* (副護軍參領)」，由於委護軍參領品級低於副護軍參領，尚不夠資格候選為參領，故「*araha*」應為「*ilhi*」；又原摺四次提及副驍騎參領，第一次寫作「*aliha coohai araha jalan i janggin*」，其他三次寫作「*aliha coohai ilhi jalan i janggin*」，在字面上有「委(*araha*)」與「副(*ilhi*)」的差別，惟驍騎營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初設「委署參領」時，滿文寫作「*araha janggin*」，雍正元年(1723)更定為「副驍騎參領」，其間並無「委驍騎參領」的職稱。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33-2434，〈馬士他奏陳引見補放馬兵參領等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漢譯本將「*aliha coohai ilhi jalan i janggin*」譯作「馬兵副參領」；未譯出「*jalan i janggin i oron tucici* (若參領出缺)」。

²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436-438，〈鑲藍旗護軍統領舒經阿·奏請選各旗賢能為國為民謀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damu ging hecen i manju monggo ujen coohai jakūn gūsade niyalma umesi labdu*, (惟京城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人甚多) *erdemu muten bisire urse gidabufi hanggabure be inu akū obume muterakū*. (亦不能無理沒阻礙有才能者) *udu ne tucike tucike oron de meni meni harangga gūsai ambasa sonjome akdulafi wesimbufi sindacibe*, (雖然今所遺之缺由各該旗大臣揀選保舉具奏補授) *inu gemu jingkini wesici acara urse umai cohotoi akdulahangge waka ofi*, (亦因皆並非真正應陞特意保舉者) *yargiyān i bireme baime*

方式拔擢人才，係屬皇帝的權力，且稍早之前，乾隆皇帝已經諭令諸臣「各舉所知」，只是舒經阿所言特別針對八旗人等提出，實毋須另行交付討論。至於塞布肯、馬士他的見解，頗能改善陞遷管道的僵化與現行辦法的缺失，惟其中涉及旗員補放成例的調整與武職人員職位的分配，影響層面甚大，故乾隆皇帝未予回應。

又乾隆皇帝本已同意在京官員可以保奏「放廢閑員」，²⁹刑科給事中長柱強調，其中罪有應得者固無足論，「若因公誥誤、無心等過斥革之員」，「縱有自新之念，實無報效之階，似屬可惜」，各該管大臣應秉公詳察「其年力精壯、才品可用之人，送吏、兵二部分班帶領引見，候旨揀用」；³⁰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指出，八旗都統等科參屬員，有以「泛語指參者」，如「舉動浮躁，才具凡庸，因循怠惰，不勝職任等字樣革退，並不言其過失何據，錯悞何事，恐其中不無悞參之人」，是以參革廢員中，「並無確蹟，僅係含糊指參者」，若「該員自信才具可用，情願效力」，應准予分發各旗效力試

sonjome akūmbuhakūbi. (實未盡心遍尋揀選) *te gurun boo jing bithe coohai erdemu muten bisire urse be sonjoro be dahame,* (今既然國家正值揀選文武有才能者) *bairengge enduringge ezen jakūn gūsade hese wasimbufi,* (祈請聖主降旨八旗) *manju monggo ujen coohai gūsai ne tušan i bithe coohai hafasa, efujehe hafan, cooha urse, sula de isitala,* (滿洲、蒙古、漢軍旗現任文武官員，以至廢員、兵丁、閑散) *esei dorgi unenggi erdemu muten bisire baita de sain ogoro urse be,* (此等人中真有能力、善於事者) *meni meni gūsaci ton be bilakū* (各旗不限數目) *harangga gūsai ambasa tengkime sahangge* (該旗大臣深知者) *be k'ao ioi akdulame tucibufi* (出具考語保舉) *gai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帶領引見具奏) *muten be tuwame tetušemē baitalara ohode,* (若視才器使) *erdemu muten bisire faššaki sere urse be hanggaburakū bime gurun i dasan de inu majige niyecebun ombi.* (不阻礙有才能效力者，而亦略補益於國政) ……*šugingga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舒經阿此奏未議行) 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502-2503，〈鑲藍旗護軍統領舒經阿奏陳廣開人才之路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漢譯本將「*tucike oron* (所遺之缺)」譯作「出缺」；未譯出「*gūsai ambasa sonjome akdulafi wesimbufi sindacibe*」句中的「*sonjome* (揀選)」、「*wesimbufi* (具奏)」；未譯出「*cohotoi akdulahangge*」句中的「*cohotoi* (特意)」；「*yargiyan i bireme baime sonjome akūmbuhakūbi*」譯作「實未盡普選」，語意不明；「*be k'ao ioi akdulame tucibufi gai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譯作「出具考語引見」，句中的「*akdulame* (保舉)」、「*gaifi* (帶領)」、「*wesimbufi* (具奏)」均未譯出。

²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頁9，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條。

³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87，〈刑科給事中長柱·奏請薦舉放廢閑員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用；³¹監察御史明德復就八旗官員中無法勝任職務，遭降調撥回隨旗行走而瀕臨斥革者，請該管大人重新確查，是否足堪任用。³²又既然考慮復用廢員，則若干具有世襲資格且頗具才幹的八旗子弟，卻因其父、祖犯罪而不得列名揀選，錫忒庫（*sitku*）認為殊屬無辜，理應將罪行輕、獲寬免者之子孫重新鑑別，使其中賢能者仍可為國效力。³³

³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36，〈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奏請被參無據之廢員准其效力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³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42，〈河南道監察御史明德·奏請八旗降調撥回官員再任用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³³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95-398，〈錫忒庫·奏陳補授承襲官時准引薦已寬免之犯罪者的賢能子孫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ha bi jakūn gūsai ne hafan sirara, nirui janggin sindara baita be tuwaci*, (奴才今觀八旗官員世襲，補放佐領事) *da hafan faššaha niyalmai juse omosi i dorgi*, (原官員效力人子孫內) *aika weile arahangge bici*, (若有犯罪者) *tere weile araha niyalmai juse omosi i dorgide ojoro yebken ningge bihe seme*, (其犯罪人子孫內有才智過人者) *weilengge niyalmai juse ofi*, (因是罪犯之子) *kooli de gebu be dosimbuci ojurakū*, (定例不准列名) *weile akū niyalmai juse omosi i dorgi de sonjombi*. (於無罪人子孫內揀選) *erei dorgi de uthai juken eberi bicibe*, (其中雖即庸劣) *ini mafu ama be weile akū seme* (因其祖、父無罪) *nikedeme sonjofi sirabume wesimbumbi*. (將就揀選承襲具奏) ……*damu ejen te ambarame kesi isibume*, (惟主子今施大恩) *bireme icemlere jugūn bahabume*, (遍予自新之路) *juwan amba ehe weile ci tulgiyen yooni oncodoho be dahame*. (除十大罪惡之外俱寬免) *esei umai beyei araha weile waka bime*, (此等人並非本身犯罪) *ini mafu amai hafan be sirara de*, (世襲其祖、父官職時) *aha be buksuri icihiyafi* (奴才含糊辦理) *ejen i kesi be aliburakū de isibuci*, (未蒙主子之恩) *ejen i gūsai ahasi be gosire hūwašabure gosingga gūnin de acanarakū gese*. (不符主子撫育眾八旗的眾奴才仁慈之意) ……*ere biyai orin ci deribume* (自本月二十日始) *hafan sirara, nirui janggin sindara baita be tuwabume wesimbure de*, (引見具奏官員世襲、佐領補放事時) *giyan i kesi joo de oncodoho weile be gemu oncodofi* (理應於恩詔寬免之罪俱行寬免) *tere juse omosi be suwaliyame ilgafi* (一併鑑別其子孫) *ojoro yebken ningge be tuwabume wesimbufi sirabure ohode*, (將才智過人者引見具奏承襲) *gurun boode hūwašabuci ojoro niyalma fulu bahaci ombime*. (國家能多得培養之人) ……*sitku i ere wesimbuha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錫忒庫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92-2493，〈錫特庫奏陳有罪世襲官子孫世襲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漢譯本未譯出「*aha bi jakūn gūsai ne hafan sirara*…」中的「*ne* (今)」；「*yebken*」譯作「賢能」，此字原意係指「才智過人的」；「*juken eberi* (庸劣)」譯作「劣弱」，「*juken*」意為「平庸」，「*eberi*」意為「低劣的」、「懦弱的」，實未將「*juken*」譯出；「*nikedeme sonjofi sirabume wesimbumbi* (將就揀選承襲具奏)」譯作「而著選續奏」，語意不明，似未能反映滿文原意；「*ejen*」俱譯作「聖主」，惟原摺無「*enduringge* (聖)」字，譯為「主子」或「皇帝」較為恰當；滿文「引見」寫作「*beyebe tuwabumbi*」，「*tuwabumbi*」即有「引見」之意，而漢譯本將兩處「*tuwabume wesimbufi*」俱譯作「奏覽」，似以譯為「引見具奏」較為恰當。

至於在基層服役當差而遭革退的八旗兵丁，亦有官員為之請命，例如：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官保（*guwambo*）奏陳，雍正十三年因牧放牧群之馬羸瘦，而有前鋒、護軍、披甲等兵丁遭革退，然該等係革除公務，並非治罪，應給予復職效力贖罪的機會，獲得同意；³⁴惟鑲紅旗護軍統領滿泰（*mantai*）請求准許因懦弱、殘病而解職者仍服役當差一事，³⁵則以懦弱者本不得食錢糧，年老殘疾者在雍正年間已定恩賞

³⁴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19-220，〈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官保·奏請另外任用因牧馬被參停職之壯漢〉，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hūwaliyasun tob i juwan ilaci aniya de*, (雍正十三年) *adun de tucike morin be adulahangge turha (turga) de isibuha turgunde*, (由於牧放牧群之馬羸瘦) *coohai jurgan ci wakalame wesimbufi* (由兵部參奏) *morin be yali joksun (jokson) de isibuha gūsai hafan cooha be bireme nakabuhabi*. (一概革退使馬欠膘的旗下官兵) ……*gabsihiyan, bayara, uksin serengge*, (前鋒、護軍、披甲者) *gemu coohai urse*, (俱是兵丁) *yaya bade damu janggin, hafasai jorišara takūrara be tuwame yabumbi*. (處處惟視章京、官員等指示差遣而行) *jingini baita be aliha hafan janggin de duibuleci ojarahū bicibe* (雖不可比為真正承事的官員章京) *inu afaha alban de heoledehe weile ci guweci ojarahū turgunde* (由於也不可寬宥怠慢擔當公務之罪) *yooni tantafi nakabuhabi*. (全部責打後革退) *damu ese siden baita de nakabuha*, (惟革退此等人公務) *umai beye araha weile waka be dahame*, (因並非治本身之罪) *kemuni beyebe icemlere jugūn bahabuci ojarahū gese*. (仍似可給予自新之路) *nakabuha gabsihiyan, bayara, uksin gemu se ciksin haha*, (革退之前鋒、護軍、披甲等俱是壯丁) *tacibuci hūwašabuci ojarahū urse be dahame*, (因係可教養者) *bairengge enduringge ezen desereke kesi isibufi*, (請聖主施以鴻恩) *ere jergi nakabuha urse be gemu meni meni harangga gūsade afabufi*, (將此等革退者俱交付各自所屬之旗) *gabsihiyan, bayara, uksin de gaici ojarahū be getukeleme baicafi* (將可取為前鋒、護軍、披甲者查察後) *oron tucike be tuwame gaifi faššabureo*. (看有出缺帶領效力) ……*guwambo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 (官保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62，〈鑲白蒙古旗都統官保奏請准牧馬被參革之前鋒等另外任用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漢譯本將「*morin be yali joksun (jokson) de isibuha*」譯作「使馬膘瘦」，因「*yali jokson*」意為「欠膘」，「膘」意指「肥壯」，「膘瘦」一詞實語意不通；將「*gabsihiyan* (前鋒)」俱譯作「先鋒」；「*kemuni beyebe icemlere jugūn bahabuci ojarahū gese*」譯作「仍可自謀新路」，則語意無法與上句「因並非治本身之罪」連貫，「*bahabumbi* (使獲得、給予)」無「謀」之意，且句中「*gese* (似)」未譯出。

³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92-294，〈鑲紅旗護軍統領嚮導長滿泰·奏請准八旗軍因病遣回治癒者復執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coohai baci sibšalaŋi bederebuhe feye baha, faššaha, jadagalaha (jadahalaha)*, *nimekulehe, se tucike, banuhūn bulcakū, budun eberi hafan cooha be*, (將自八旗軍隊處解退負傷效力、殘廢、患病、超齡、懶惰、懦弱官兵) *banuhūn bulcakū seme bederebuhe dehi jakūn niyalma be hulun buir de unggifi*, (因懶惰而退之四十八人遣送呼倫貝爾) *bodi bolbunca, dabagan sede afabufi*, (交付**bodi bolbunca**、**dabagan**等) *joboro alban de faššame yabubume*. (服勞役效力) *feye baha, iletuleme faššaha urse be hontoho funglu ciyanliyang ulebume*, (負傷、功績顯著者食半俸祿錢糧) *budun*

半份錢糧之例，³⁶故未被接受。這些意見使朝廷化被動為主動，亦令稍具才幹而罪責輕微者，不致終身廢棄，「自必倍加奮勉，以圖報效」；³⁷影響所及，也讓乾隆皇帝重新考慮接納「放廢緣由，皆係應得之罪」的官員，雖非「概准開復」，但「將來擇其可以效力贖罪者，再降諭旨」。³⁸

在駐防職缺陞補方面，自順治初年以來，駐防官員遇應陞補時，令該將軍給咨進京；防禦以上兵部引見題補；驍騎校等，兵部驗看補授，著為通例，³⁹並無在京、駐防之分。惟行之年久，「駐防等官缺出，俱以京員補授，則彼處人員無由得陞轉之路」；迨雍正七年（1729），始明令：「駐防等官如遇缺出，將彼處應陞人員與京城人員一併分別揀選。若彼處人員較優，即將彼處人員擬正，京城人員擬陪；如京城人員較優，即將京城人員擬正，彼處人員擬陪，帶領引見」。⁴⁰然而，據鑲黃旗滿洲副都統烏來（*ulai*）奏稱，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獨石口等處協領出缺時，仍從在京八旗滿洲中揀選，而原本駐防該地且具備陞任協領資格的防禦，卻無晉陞的機會，故建議應

eberi urse be enteheme cianliyang uleburakū seme（懦弱者永不食錢糧） *gisurefi yabubuha be dangsede ejehebi*.（已議行在案）……*ne ujen weile baha urse be*,（今獲重罪者）*yooni oncodome guwebuhe be dahame*,（既然俱寬赦）*bairengge ejen cohotoi kesi isibume*,（祈請主子施特旨）*budun eberi, nimenggulehe, jadagalaha (jadahalaha) seme bederebuhe urse be*,（將懦弱、患病、殘廢退回者）*yaya baitangga gaire bade gamafi*,（所有取雜役之處帶去）*sain ojoro be tuwame*,（視賢能者）*kemuni bayara, uksin etubureo*.（仍服護軍、披甲）……*manta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滿泰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75-2476，〈鑲紅旗護軍統領滿泰奏請將懦弱兵丁仍服役當差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漢譯本將「*banuhūn bulcakū*（懶惰）」譯作「懶滑」；「*bairengge ejen cohotoi kesi isibume*」譯作「祈請聖主施特恩」，惟原摺無「*enguringge*（聖）」字；「*yaya baitangga gaire bade gamafi*」譯作「帶領所有徵收當差人處」，語意不清，而滿文中亦無「徵收」字樣。

³⁶ 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頁106。

³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87，〈刑科給事中長柱·奏請薦舉放廢閑員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³⁸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8，頁22，乾隆元年五月甲辰條。

³⁹ 鄂爾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卷38，〈職官志五·駐防通例〉，頁711。

⁴⁰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7，頁16，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奉上諭。

與京城應陞人員共同引見具奏。⁴¹其實，當時各駐防八旗防禦以上的武職人員的來源，皆出自本旗在京者，正紅旗護軍統領易蘭泰（*irantai*）舉出保定府的情形，認為問題在於八旗官員既經派遣駐防，往後遇有職缺，即不被列為應陞的人選，此種做法勢必造成人才的壅滯，主張將不論駐防或在京的職缺，均從所有符合應陞資格者中揀選。⁴²曾任盛京兵部郎中的內閣侍讀學士佟濟（*tungji*）另指出，奉

⁴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09-711，〈鑲黃旗滿洲副都統烏來·奏陳喜峰口等四邊塞補授協領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hifengkeo, moltosi, lengkeo, dusikeo ere duin jase dukai gūsai da oron tucike de*, (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獨石口此四邊門協領出缺時) *jakūn manju gūsaci ging hecen i wesici acara urse be sonjofi*, (從八旗滿洲揀選京城應陞者) *gai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mbi*. (帶領引見具奏補授) *baicaci hifengkeo i jergi duin jase duka de*, (查得於喜峰口等四邊門) *bisire tuwašara hafan i jergi janggin*, (所有防禦) *gemu jakūn gūsai wesici acara ursei dorgi*, (皆從八旗應陞者內) *aniya goidaha cooha de faššame yabuha, šang šusihe baha urse be sonjofi*, (揀選年久、於軍前效力、獲賞功牌者)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fi unggihe urse*, (引見具奏補授差遣者) *esede umai wesire jugūn akū*. (彼等並無陞遷之途) ……*ereci Julesi hifengkeo i jergi duin jase dukai gūsai da i oron tucici*, (嗣後若喜峰口等四邊門協領出缺) *ging hecen i wesici acara ursei emgi barabu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reo*. (與京城應陞者共同引見具奏)」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12，〈副都統烏賴奏陳喜峰口等四口防禦候補協領之缺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四日。漢譯本將「*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fi unggihe urse*」譯作「帶領引見具奏後補放遣往者」，滿文並無「帶領」字樣。

⁴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84-187，〈正紅旗護軍統領易蘭泰·奏陳保定府年久賢能軍士陞等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boo ding fu de bisire ilaci jergi hoton i da be gisurerakūci tulgiyen*, (保定府除有三品城守尉不議之外) *funcehengge manju monggo duin gūsade bisire tuwašara hafan i jergi janggin duin*, (其餘滿洲、蒙古四旗中有防禦四名) *funde bošokū duin*, (驍騎校四名) *boo di hiyan i jergi nadan babe bisire gūsai da nadan*, (寶坻縣等七處有協領七名) *tuwašara hafan i jergi janggin juwan duin*, (防禦十四名) *erse gemu ging hecen ci aniya goidaha*, (此等俱自京城來年久) *cooha aba de faššaha yabuha*. (效力於軍旅) *coohai urse be kadalame mutere, niyalma ogoro be tuwame sonjofi*, (揀選能管理兵丁、觀其為人)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fi unggihengge*. (引見具奏補授差遣) *wesire jugūn akū oci*, (若無陞路) *esei dorgi muten bisire haha sain urse gemu hanggabure de isiniara be dahame*. (此等內有才能之人才均至壅滯) ……*gūsai da, tuwašara hafan i jergi janggin sebe*, (將協領、防禦等) *eici meni meni harangga ba i wesici acara oron tucire*, (或各該處有應陞之缺出) *ging hecen i wesici acara hafasai emgi ilgame sonjofi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ki*. (與京城應陞官員共同揀選引見具奏補授) ……*iranta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易蘭泰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9，〈正紅旗護軍統領易蘭泰奏陳寶坻縣保定府官兵晉陞品級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漢譯本將兩處「*tuwabume wesimbufi*」俱譯作「奏覽」，似以譯為「引見具奏」較為恰當。

天所屬開原等處城守尉一職，掌理軍事訓練、審議旗民事務等至為重要，然每遇出缺時，八旗大臣總以京城八旗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中年資久者揀補，不願差遣能辦事者，乃建請由各城所屬應陞參領內擇優補放。⁴³烏來等人的意見，反映出雍正皇帝擇優揀選的諭令，並未有效落實，是以駐防旗員普遍面臨陞遷困境，人員的揀補也無視駐防地區的需要。惟乾隆皇帝對此並無特別指示，究其原因，應與清初以來諸帝均將駐防視為臨時性質，且不願官兵久戀駐防之處有關。⁴⁴

⁴³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10-112，〈內閣侍讀學士佟濟·奏請以各旗賢能人員補奉天所屬城守尉員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ha bi nenehe mukden i coohai jurgan i icihiyara hafan ci*, (奴才先前自盛京兵部郎中) *mukden i jergi orin uyun giyamun i giyandu i baita be ilan aniya kadalame bihe*, (管理盛京等二十九驛站監督事務三年) ……*fung tiyan i harangga k'ai yuwan i jergi jakūn hoton i hoton i da serengge*, (奉天所屬開原等八城城守尉者) *tesu hoton i geren hafasai durun tuwakū bime*, (係本城眾官員表率) *coohai urse be uherileme kadalara, hahai erdemu be urebume tacibure, gūsa irgen de holbobuha ele baita be, ba na i hafasai emgi acafi gisure beidere jergi baita de afahabi*. (職掌總管兵丁、訓練技藝、交涉旗民諸事、會同地方官審議等事) ……*ere oronde, urunakū erdemu muten bisire hafan be bahaci*, (此缺必得才德兼備之官) *teni tušan be mutebumbi*. (方能勝任) *baicaci, hoton i da i oron tucici*, (查得，城守尉出缺) *gemu ging hecen i jakūn gūasai gabsihiyan i janggin, bayara jalan i janggin, aliha coohai jalan i janggin i dorgici sonjofi sindambi*. (俱揀選京城八旗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內補授) *ere sonjoro de harangga ambasa*, (揀選時該大臣等) *hoton i da i oyonggo be sarkū ofi*, (因不知城守尉重要) *meni meni baita icihiyame mutere niyalma ojoro urse be hairame unggirakū*, (不愛惜差遣各能辦事者) *damu aniya goidaha, coohade yabuha hafasa be sonjombi*. (惟揀選年久、軍內行走官員) ……*ereci amasi ere jakūn hoton i hoton i da i oron tucici*, (嗣後此八城城守尉出缺) *jakūn gūasai ambasa de afabufi* (交付八旗大臣等) *meni meni harangga sindaci acara galai amban, tui janggin i sirame baita icihiyara gabsihiyan i janggin, bayarai jalan i janggin, aliha coohai jalan i janggin i dorgici baita de sain, tuwakiyan akdun niyalma be sonjome akdulafi*, (由各自所屬應補之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之續辦事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內，保舉辦事好、品行可靠之人) *emu oronde duin niyalma fadame tuwabufi*, (一缺開列四人引見) *dergici emke sonjofi sindareo*. (由上揀選一人補授) ……*tungj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佟濟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9，〈內閣侍讀學士佟濟奏陳揀補開原等八城城守尉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漢譯本將「*hahai erdemu be urebume tacibure* (訓練技藝)」譯作「習練才幹」；「*baita de sain, tuwakiyan akdun niyalma* (辦事好、品行可靠)」譯作「辦事練達、忠實可靠」，然「辦事練達」滿文寫作「*baita de ureshūn hafu*」，「*tuwakiyan*」意為「品行」；「*tuwabufi* (引見)」譯作「呈覽」，似未能反映滿文原意。

⁴⁴ 參見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頁190-192。

駐防旗員在爭取晉陞品秩較高的城守尉（正三品）、協領（正三品）、防禦（正五品）等職缺時，已難與本旗在京者競爭，即便允許就地擢用的驍騎校（從六品）等微員，辦理時亦不盡公平。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永昌（*yungcang*）奏陳，奉天所屬諸城滿洲佐領之領催，俱得揀補驍騎校之缺，而初往駐奉天八旗蒙古佐領之領催，只得揀補鳳凰城、廣寧二驍騎校之缺，且須與原駐蒙古佐領混合揀選，然因人多缺少，以致效力年久者不得晉陞，故要求嗣後應比照滿洲佐領，奉天駐防蒙古佐領內遇有驍騎校出缺，不論先來後到，均一併混合揀選補放。⁴⁵永昌又針對奉天地方出征旗丁因未授為領催，而喪失晉陞驍騎校機會一事提出檢討。依慣例，驍騎校出缺，俱由本地領催等揀補，然雍正七年至十年間（1729 至 1732），奉天半數旗丁因遣往西北作戰，領催之缺遂由留居本地年少披甲者充任，今補放驍騎校，皆於領催內揀選，此等前往軍中效力之人，反受阻不得晉用。由於奉天領

⁴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20-322，〈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永昌·奏請依先例補授鳳凰等處驍騎校缺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fung tiyan i harangga geren hoton i manju nirui bošokū se*, (奉天屬下諸城滿洲佐領之領催等) *gemu funde bošokū i oronde sonjofi sindambi*. (俱揀補驍騎校缺) *fukjin tebunehe fung tiyan i harangga geren hoton i jakūn gūsai monggo nirui bošokū se*, (初往駐奉天屬下諸城八旗蒙古佐領之領催等) *damu funghūwang ceng, guwang ning ni juwe funde bošokū i oronde teile sonjofi sindambi*. (惟揀補鳳凰城、廣寧二驍騎校缺) *udu sonjofi sindacibe*, (雖予揀補) *fung tiyan i jakūn gūsai jakūn monggo nirui bošokū sei emgi barambufti ilgama sonjombi*. (奉天八旗八蒙古佐領之領催等共同混合揀選) *ede niyalma labdu*. (因此人多) *wesire oron komso ofi*, (因陞缺少) *aniya goidaha, faššame yabuha urse hanggabufti bahafti wesikekūngge bi*. (有礙年久、效力者不得晉陞) …… *ereci amasi, funghūwang ceng, guwang ning ni juwe funde bošokū i oron tucici*, (嗣後若鳳凰城、廣寧二驍騎校出缺) *kemuni nenehe songkoi fung tiyan i monggo nirui bošokū se*, (仍照先前奉天蒙古佐領之領催等) *jai fukjin tebunehe monggo gūsai bošokū sai emgi barambufti ilgama sonjofi sindara*. (以及初往駐蒙古旗領催等共同混合揀補) *fung tiyan i monggo nirui jakūn funde bošokū i oron tucici*, (奉天蒙古佐領之八驍騎校出缺) *inu ere fukjin tebunehe geren hoton i monggo gūsai bošokū sabe suwaliyaganjame ilgama sonjofi sindara ohode*, (亦將此初往駐諸城之蒙古旗領催等混合揀補) …… *yungcang n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 (永昌此奏已議行) 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79，〈正藍滿洲旗副都統永昌奏請揀補鳳凰等城驍騎校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漢譯本將「*ede niyalma labdu*. (因此人多) *wesire oron komso ofi*, (因陞缺少)」譯作「以此因人多、陞缺少」，語意不明；又「*inu ere fukjin tebunehe geren hoton i monggo gūsai bošokū sabe suwaliyaganjame ilgama sonjofi sindara ohode*」，譯作「亦將此初往駐諸城之蒙古旗領催等一併混合揀補」，惟滿文並無「一併」字樣。

催、披甲等每月皆食餉二兩，永昌認為二者位階相當，乃建議若遇驍騎校出缺，可將自軍前撤回而被編為一等（效力超卓）、二等（照常效力）之披甲，與本地領催混合揀補，俟一等、二等披甲之優者俱得選用後，仍回歸舊例。⁴⁶驍騎校為駐防武職中的基層官員，係八旗子

⁴⁶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23-326，〈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永昌·奏請簡選撤回之一二等披甲為驍騎校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fung tiyan i ba i funde bošokū oron tucici*, (奉天地方驍騎校出缺) *gemu tesu ba i bošokū sei dorgici sonjofi dahabuŋi sindambi*. (俱由本地領催等內揀選題補) *ere udu da kooli bicibe*, (此雖有原例) *damu hūwaliyasun tob i nadaci, uyuci, juwaci jergi aniya*, (惟雍正七、九、十等年) *fung tiyan i harangga geren hoton ci siran siran i cooha tucibure de*, (由奉天屬下諸城陸續遣兵) *hoton tome geli sain hahasi be sonjofi dulin unggire jakade*, (每城俱揀選半數壯丁差遣之故) *jingkini bošokū i oronde*, (正規領催之缺) *jai cooha de genehe bošokū i oronde*, (以及赴軍中領催之缺) *gemu tesu ba i boode tutaha se asigan (asihān) uksin sai dorgici*, (俱由本地留居家中年少披甲者內) *giltukan be tuwame nikedeme bošokū de gaihangge labdu*. (大體視其俊秀取為領催者多) *baicaci hūwaliyasun tob i juwan juweci aniya nadan biyade*, (查得雍正十二年七月) *cooha gocire jalin*, (為撤兵) *jalangga, efu ts'ering de hese wasimbuha bade*, (查郎阿、額駙策凌奉旨) *hafan coohai dorgi faššaha yabuha be tuwame*, (視官兵內效力行走) *ilgafi ilan jergi banjibufi dangse arafi jurgan de banjibu*. (分編三等造冊送部) *colgorome faššaha niyalma be uju jergi de obu*, (效力超卓者為一等) *eiten wesire bade uthai baitalambi*. (應陞之缺即用) *an i faššaha niyalma be jai jergi de obu*, (照常效力者為二等) *asuru faššahakū niyalma be ilaci jergi de obu*, (未經效力者為三等) ……*fung tiyan i coohai urse be inu ilan jergi banjibufi gocikabi*. (奉天兵丁亦編為三等撤回) *te funde bošokū sindara de*, (今補放驍騎校) *gemu bošokū sai dorgide sonjome ofi*, (因俱於領催內揀選) *umai uksin sebe sonjofi dahaburakū*. (並不揀選題補披甲) *damu uju jergi, jai jergi de banjibuha uksin se labdu*, (惟編為一等、二等披甲者多) ……*ese cooha de genehe turgunde bošokū bahakū*, (此等人因赴軍中之故而未授領催) *coohai bade geli fulu faššame yabuha bime*, (於軍隊處又甚效力) *elemangga hanggabufi bahafi wesirakū oci*, (若反倒受阻未得晉陞) ……*fung tiyan i bošokū uksin se biyadari gemu adali juwe yan ciyanliyang ulebure be dahame*, (因奉天領催、披甲等每月俱同食餉二兩) *jai funde bošokū oron tucici*, (再，若驍騎校出缺) *ne coohai baci gocika uji jai jergi de banjibuha uksin sebe*, (將現於軍隊處撤回編為一、二等披甲者) *inu tesu ba i bošokū sai emgi barambufi ilgame sonjofi sindarao*. (亦與本地領催等共同混合揀補) *ere mudan gocika uju jai jergi de banjibuha uksin sebe sain ningge sonjome baitalame wajiha manggi*, (此次撤回編為一、二等披甲者擇優選用完成後) *kemuni fe kooli songkoi obureo*. (仍照舊例為之) ……*yungcang n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 (永昌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79-2480，〈正藍滿洲旗副都統永昌奏陳由披甲內補授驍騎校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漢譯本將「*hoton tome geli sain hahasi be sonjofi dulin unggire jakade*」譯作「每城均揀選壯丁遣半」，語意不明；「*jingkini bošokū i oronde*」譯作「真正領催之缺」，「*jingkini*」可譯作「真正的」、「正規的」、「正式的」，此處似以「正規的」、「正式的」較為恰當；「*jalangga* (查郎阿)」直接音譯作「札拉阿」，查郎阿時任署大將軍。又永昌奏摺中引述諭旨一段，據傅恆等奉敕撰，《

弟正式進入仕途的必經之階，若晉陞受阻或揀補不公，對其前途影響甚鉅，亦將挫抑其奮勉效力之心，是以永昌的建議已為乾隆皇帝所採納。

同屬微員揀補，另有駐防察哈爾旗員自願入京當差後，卻衍生出無晉陞之途的問題。先是，雍正八年（1730），因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甚多，外省駐防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亦有隨京城佐領越旗移置者，「其移置之旗人丁既多，則移出之旗人丁必少」，為使各旗佐領「人丁數目俱得均勻，而陞轉差役亦不致壅滯」，⁴⁷下令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等，將所屬官兵壯丁數目察明具奏，「不拘在京旗分佐領，止據彼處壯丁數目均齊」，「別造清冊備覈，其簡選官員，拔補領催、驍騎，即在均齊之旗分選拔，在京之原旗分佐領，仍照舊注冊」。⁴⁸這次「編審丁冊」的工作，重點在於人數「均齊」，由於駐防、在京各自進行，造成部分佐領因登載混亂而妨礙在京旗員的權益。據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模爾洪（*morhūn*）奏陳，駐防察哈爾佐領下人進京效力後，即併入在京旗分佐領，遇有驍騎校、護軍校等職務出缺，因其原為察哈爾佐領下人，無由列名；若察哈爾原佐領下有缺，復以其已併入在京佐領，亦不得晉用，且影響其子孫的出路，遂建議依現狀登錄，凡在京城護軍披甲行走者，即補京城之缺，子孫俱載入京城丁冊，嗣後遇有挑補，彼等子孫不致遺漏。⁴⁹乾隆皇帝將此奏交

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36，頁4，諭旨原文略為：「將官弁效力行走處分為三等，造冊咨部，其效力超卓者為一等，以應陞之缺即用；照常效力者為二等，酌量加恩；未經效力者，以三等注冊」。漢譯本將「*colgorome faššaha niyalma*」、「*an i faššaha niyalma*」、「*asuru faššahakū niyalma*」該三等分別直譯作「效力卓著」、「普通效力」、「不甚效力」；又「*eiten wesire bade uthai baitalambi*.（應陞之缺即用）」譯作「用於一切晉陞之處」，譯文均不甚準確。

⁴⁷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八年〉，頁1，八旗大臣等議覆，奏入於雍正八年正月十二日。

⁴⁸ 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172，〈八旗都統·戶口·編審丁冊〉，頁3-4。

⁴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408-411，〈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模爾洪·奏陳遊牧區之察哈爾子孫補授佐領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meni cahar jakūn gūsade*,（我等察哈爾八旗）*niru tome gabsihiyan juwete*,（每佐領有前鋒各二名）*gociha bayara juwete*,（親軍各二名）*bayara*

付八旗大臣研議，遂自乾隆元年（1736）起，「附入京城當差之察哈爾護軍、驍騎人等所遺之缺，行令察哈爾旗分選補，其戶口於察哈爾地方丁冊內開除，造入京城冊內，遇該佐領護軍校、驍騎校員缺，與該佐領人等一同簡選，其子孫造入京城丁冊」，⁵⁰新的措施既使丁冊的內容合於實情，也保障了入京當差的駐防旗員的陞用。

又在補授程序方面，有職缺久懸之病，正白旗護軍參領西圖庫（*situku*）、鑲紅旗護軍統領殷泰（*ingtai*）皆指出，以往護軍營之護軍參領、護軍校遇有出缺，係由本旗護軍統領將應晉陞者，會同各翼四旗護軍統領驗看後，再與八旗應揀補的護軍參領、護軍校等缺，彙

orin sunjata, (護軍各二十五名), *bošokū ninggute*, (領催各六名) *uksin gūsin sujata*, (披甲各三十五名) ……*ne esebe ging hecen i gūsa nirude kamcibuŋi yaburengge bi*, (今有將此等人併於京旗佐領行走者) *kamciha nirui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oron tucici*, (所併佐領護軍校、驍騎校出缺) *esebe nuktere bai cahar nirui niyalma seme*, (此等人係遊牧地方察哈爾佐領人) *cenī gebu be ibebure ba akū*. (無進其名字之處) *cahar bai ini da nirui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oron tucici*, (察哈爾地方其原佐領護軍校、驍騎校出缺) *geli esebe ging hecen i nirude kamcibuha seme*, (又以此等人已併入京城佐領) *sidendere bahafī wesirakū*. (從中不得陞用) *esei juse deote se hahardaha manggi*, (此等人之子弟成丁後) *kamcibuha nirude bayara uksin oron tucici*, (所併佐領護軍披甲出缺) *geli cenī ama i oron be aliyakini seme*, (又以等候其父缺) *bayara uksin de gairakū*. (未取為披甲) *cahar da nirude oci*, (若係察哈爾原佐領) *cenī juse be ging hecen i nirude bi seme*, (以其諸子在京城佐領) *da nirui bayara uksin de gaiha manggi*, (原佐領取為護軍披甲後) *cahar bade alban kabuci*, (若於察哈爾地方當差) *cenī ama ci fakcabure de isinambime*. (離開其父) *ese gemu ging hecen de aniya goidame tehe urse*, (此等人俱久居京城者) *cahar bade unggici banjire de mangga gese*, (遣往察哈爾地方似難以生活) ……*ere gesengge bihei aniya goidafī*, (如此年久) *dubentere wesire jugūn akū bime*. (最終無晉陞之途) *cenī juse omosi fuseke manggi*, (此等子孫繁衍後) *inu sidenderi ciyanliyang baharakū de isinambi*. (從中亦不得錢糧) *ne gulu šanggiyan i cahar gūsade bisire be dahame*, (今既然察哈爾正白旗有之) *gūwa nadan gūsade bisire be inu boljoci ojarahū*. (其他七旗亦不可料定) ……*ne ging hecen i bayara uksin de yaburengge oci*, (若今在京城護軍披甲行走者) *kamciha nirui bayara uksin oron tucici*, (合併佐領護軍披甲出缺) *esebe ging hecen i nirui oronde jukibume*, (將此等人補為京城佐領) *ton i bayara uksin obume*, (為額內護軍披甲) *oron be sulabufi*, (卸缺後) *cahar gūsa da nirude bederebume*, (歸為察哈爾旗原佐領) *cenī juse omosi be inu ging hecen i hahai dangse de dosimbuŋi*, (將其子孫亦納入京城丁冊) *uksin bayara de gaimē ohode*, (若取為披甲護軍) *ging hecen de kamciha urse i juse omosi* (即併於京城人等之子孫) ……*morhūn i ere wesimbuhe gūsai ambasa de afabuŋi gisurebumbi*. (模爾洪此奏交旗大臣等議之)」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96，〈鑲藍蒙古旗副都統莫爾渾奏報補授察哈爾旗護軍披甲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漢譯本將「*hahai dangse* (丁冊)」譯作「男冊」。

⁵⁰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2，〈八旗都統·戶口·編審丁冊〉，頁6。

繕一摺，奏請補放日期後，一併辦理。惟護軍參領、護軍校負有管理護軍、教導馬步箭之責，殊為重要，遵行舊例不免遷延時日，實應限期及時補放為宜。⁵¹由於職缺久懸的問題仍牽涉定例的修訂，而未予處理。更有預行題補之弊，據正白旗漢軍左司參領金珩奏陳，向例各

⁵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7-9，〈正白旗續辦護軍統領事務參領西圖庫·奏請以各旗護軍補授護軍校等缺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bayarai kūwaran i bayarai janggin juwan i da sei oron tucici*, (若八旗護軍營護軍參領、護軍校等出缺) *tesu gūsai tui janggin wesici acara urse be sonjome tucibufi*, (由本旗護軍統領將應陞者揀選出來) *meni meni galai duin gūsai tui janggin uhei acafi ilgame tuwaha manggi*, (各翼四旗護軍統領齊集驗看後) *jakūn gūsai ekiyeke bayarai janggin juwan i da sei oron*, (八旗所減護軍參領、護軍校等缺) *ilgame sonjoha niyalmai ton be suwaliyame*, (合併揀選人數) *uhei acafi emu jedz de šošome arafi*, (齊集彙繕一摺) *sindara inenggi be baime wesimbufi*, (奏請補放日期後) *teni emu mudan jukibume sindambi*. (才一次補放) *uttu ofi jakūn gūsai ekiyeke bayarai janggin juwan i da sei oronde uthai bahafi jukibume sindarakū*. (故於八旗所減護軍參領、護軍校等缺，未得立即補放) ……*bayarai janggin juwan i da serengge*, (護軍參領、護軍校者) *gemu jalan nirui bayara sabe bargiyatame kadalara gabtara niyamniyara be jorišame tacibure tušan bi*. (俱收管參領、佐領護軍等，有指教馬步箭之責) *uthai jukibume sindarakū oci*, (若不立即補放) *bayara sabe bargiyatame kadalara gabtara niyamniyara be jorišame tacibure niyalma akū ombi*. (便無收管護軍及指教馬步箭之人) ……*ereci amasi bayarai janggin juwan i da sei oron tucici*, (嗣後若護軍參領、護軍校出缺) *tesu gūsai tui janggin uthai wesici acara urse be sonjome tucibufi*, (本旗統領即將應陞者揀選出來) *eici emu biya juwe biya bilagan toktobufi*, (或定期限一月、二月) *urunakū bilagan i dorgide*, (必定於期限內) *galai duin gūsai tui janggin uhei acafi ilgame tuwafi*, (翼四旗護軍統領齊集驗看) *oron bisire udu gūsa uthai uhei acafi*, (有缺之數旗即齊集) *ekiyeke bayarai janggin juwan i da sei oron*, (所減護軍參領、護軍校等缺) *ilgame sonjoha niyalmai ton be suwaliyame*, (合併揀選人數) *emu jedz de šošome arafi*, (彙繕一摺) *sindara inenggi be baime wesimbufi jukibume sindabubureo*. (奏請補授日期後補放) ……*situku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 (西圖庫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37-2438，〈護軍參領錫圖庫奏請補授護軍參領等缺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漢譯本將原摺中兩處「*tesu gūsai tui janggin wesici acara urse be sonjome tucibufi*」譯作「由本旗護軍統領應晉陞者揀選」，語意有誤，且未將「*tucibufi* (使出來)」譯出，此句似譯為「由本旗護軍統領將應陞者揀選出來」較恰當；「*gabtara niyamniyara* (馬步箭)」第二次出現時譯作「騎射」；「*galai duin gūsai tui janggin*」譯作「本翼之四旗護軍統領」，惟原摺中無「*tesu* (本)」字樣；「*sindara inenggi be baime wesimbufi jukibume sindabubureo*」譯作「奏請日後補放」，似亦未能反映滿文原意，此句當為「奏請補授日期後補放」；「*situku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譯作「錫圖庫此奏未議行」，惟原摺中無「*yabubuha*」或「*yabubuhakū*」字樣。另殷泰 (*ingtai*) 奏摺大意略同而較簡略，參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97-298，〈鑲紅旗續辦護軍統領事務護軍參領殷泰·奏陳補八旗護軍校等缺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76，〈鑲紅旗護軍統領英泰奏請及時補放護軍參領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

省駐防漢軍每遇缺，即由該將軍於應陞人員內揀選一人擬正，咨送該旗，該旗揀選一人擬陪，引見補放；自雍正元年以來，僅奉天照例辦理，其餘西安、京口、杭州、廣州、福州等處，凡防禦、驍騎校員缺，俱由該將軍預行揀選題補，兵部亦予以受理，並分別等次記名，交與該將軍，俟有缺出，即行題補。然其中弊端有二：一、有候缺達二、三年者，有遲至七、八年者，更有自領催既得題補驍騎校，而無視任滿三年的限制，旋陞為防禦者，造成陞遷不公。二、「已經揀選之人，以為題補有期，不以弓馬為事；而未經揀選之人，亦以為題補有人，懶於習學弓馬，或漸致於生疏」，亦不利於得人，而有「仍遵向例」之請。⁵²乾隆皇帝雖指示兵部研議，但兵部最初只處理防禦的部分，要求須由驍騎校內任滿三年無過者擬補，如不得其人，始得咨送應陞者；迨乾隆四年（1739），或為給予駐防驍騎校較多的陞遷機會，又同意陞補防禦該處無任滿三年之驍騎校者，即於未滿三年內人員，選一人擬正保送引見。⁵³至於預行題補驍騎校一事，在乾隆朝初期時准、時不准，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始以簡化補授程序為由，准許該將軍即行坐補，俟年終彙報該旗轉奏。⁵⁴

此外，另有辦理八旗世職繼承的問題。國初以來，凡忠誠宣力、懋建軍功者，朝廷均封以世襲罔替或承襲數世的世爵，⁵⁵「但其中有因絕嗣未經承襲者」，曾於雍正七年下令清查「從前建立功績之大臣、官員內有絕嗣者，查其近宗；如無近宗者，查其遠族併其親戚；

⁵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61-362，〈正白旗漢軍左司參領金珩·奏陳各省駐防驍騎校防禦缺出引見補放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⁵³ 參見《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5，〈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防禦〉，頁56。

⁵⁴ 參見《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5，〈八旗都統·授官·補授駐防驍騎校〉，頁59-61。乾隆五年（1740），覆准各省駐防滿洲、蒙古、漢軍領催等，得預保送部引見，恭候欽定記名；乾隆十七年（1752），議准駐防領催停其預保；乾隆十九年（1754），覆准福建、廣東二省領催仍照舊例預保送部引見記名，其餘各省則仍照定例，擬正、陪送京，由旗引見補用；乾隆二十一年（1756），奉旨直省記名領催人等，皆係補授驍騎校引見時記名之人，理宜缺出即行坐補，若每次皆經奏明，轉致紛繁，遂同意該將軍即行坐補。

⁵⁵ 允禩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7，〈吏部·驗封清吏司·世爵〉，頁1。

倘宗族、親戚全無者，即於本旗內查其可令為後者，承襲其職」，並將「太祖、太宗時因功所給之拜他拉布勒哈番（*baitalabure hafan*，騎都尉）以上等官」，「其世襲罔替者悉行查明」。⁵⁶這次清查共查得太祖、太宗兩朝絕嗣未經承襲者二十八員，俱酌量使之承襲。惟刑部右侍郎穆和林（*muheliyen*）認為，乾隆皇帝近日既降旨加恩於以往有功而未賜世職者，則世祖朝受封世襲罔替殊榮之員，皆係冒死效力之人，其中有因絕嗣而未經承襲者，應比照雍正七年之例辦理為宜；又有已承襲卻獲罪革職者，其親族是否得以繼續承襲，情形也頗不一致，當一併查明後請旨辦理，此奏獲得乾隆皇帝的首肯，繕旨允行。⁵⁷至於八旗世襲官出缺，均須查核摺子、家譜後，俟年終一次具奏辦

⁵⁶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7，頁4，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諭。

⁵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92-796，〈刑部右侍郎穆和林·奏查承襲官員有無子嗣繼承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ci baicame tucibuhe taidzu hūwangdi, taidzung hūwangdi i forgon de*, (由八旗查出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時) *gung de buhe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ra hafasai dorgi*, (因功所賜世襲罔替官員內) *enen lakcafi sirabuhakū orin jakūn hafan be*, (絕嗣未經承襲二十八位官員) *gemu wesimbufi meni meni harangga gūsade afabufi acara be tuwame hafan sirabuhabi*. (俱經具奏，各交付所屬之旗，酌量使其襲職) ……*šidzu hūwangdi i forgon de faššaha enen lakcafi sirabuhakū hafan serengge*, (世祖皇帝時效力絕嗣未經襲職者) *inu cooha dain de funtume beyebe waliyatai faššame yabuhabi*. (亦於征戰冒死效力者) *jai sirara hafan i dorgi*, (再，襲職者內) *juse omosi mukūn i urse de sirabufi weile necifi hafan efulehengge oci*, (若由子孫、族人承襲而犯罪革職者) *gemu hafan sirabuha ursei dursuki akū ci banjinahangge*, (俱由襲職者不肖所致) *da hafan ilibuha niyalma weile waka bime*, (非原設職者之罪) *ne ere jergi efulehe hafan be sirabuhangge inu bi*, (今使此等廢員承襲者亦有) *sirabuhakūngge inu bi*. (未使承襲者亦有) *baicaci jakan wasimbuha kesi joo de*, (查得適才奉恩詔) *fe cooha de yabuha urse*, (舊有於軍前行走者) *emu šusihe isinahakū turgunde hafan buhekūngge be*, (因不到一張功牌之故而未賜職者) *harangga jurgan de afabufi baicafi wesimbufi, kesi isibure be dahame*, (交付所屬部院查明具奏施恩) *bairengge, gūsai ambasa de, hese wasimbufi*, (祈請降旨都統等) *ere gese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ra hafan be*, (似此世襲罔替之職) *juse omosi, mukūn i urse de sirabufi weilei turgunde efulefi sirabuhakū hafasai dorgi*, (由子孫、族人承襲，因犯罪之故，革職後不准承襲之員內) *ujen amba weile arafi hafan efulehengge be baicarakūci tulgiyen*, (除犯重大之罪革職者不查之外) *weihuken weile de efulefi sirabuhakū hafan*, (因輕罪革職而未襲之員) *burubufi sirabuhakū hafan*, (消失未襲之員) *jai šidzu hūwangdi i forgon ci ebsi*, (再，自世祖皇帝時以來) *faššaha turgunde buhe jalan halame lashalarakū sirara hafasai dorgi*, (因效力之故所賜世襲罔替之員內) *enen lakcafi sirabuhakū hafan be suwaliyame baicafi*, (絕嗣未襲之員一併查明) *da hafan ilibuha, weile araha turgun be getukeleme tucibume arafi*, (繕明原設職、犯罪緣由) *efulehe hafan be adarame sirabure*, (廢員如何承襲) *enen lakcaha hafan be, aici niyalma de adarame sirabuci acara babe gisurefi hese be baime wesimbubureo*.

理承襲，鑲白旗滿洲參領都依齊（*duici*）指出，援例辦理勢必造成在旗當差的世襲官人少，且出缺之家亦暫不得俸祿，建請比照補放佐領例，由各旗辦理後即行具奏承襲，則襲官者可及時得到俸祿，且在旗當差行走之員亦可增多。⁵⁸所謂比照補放佐領例，係指雍正十一年

（絕嗣之職應由何人如何承襲之處，議後請旨）*uttu ohode, faššame yabuha niyalma burubuha gung be iletulembime*,（倘若如此，則效力者消失之功得以彰顯）*akū oho urse*,（已故者）*ne bisire niyalma*,（現存之人）*gemu bahafi ejen i ferguwecuke kesi be alimbi*.（俱得受主子殊恩）……*muheiyen i ere wesimbuhe be hese arafi yabubuha*.（穆和林此奏繕旨允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24，〈刑部右侍郎木和林奏請因故未襲者准襲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漢譯本將「*efulehe hafan*（廢員）」譯作「已革之員」；「*weile arafi*」譯作「治罪」，此詞有「治罪」、「犯罪」等意，此處似譯為「犯罪」較恰當；「*weihuken weile*」譯作「治輕罪」，原摺並無「治」字樣；「*da hafan ilibuha*（原設職）」譯作「設原職」；「*aici niyalma de adarame sirabuci acara babe*」一句，未將「*adarame*（如何）」譯出；「*ferguwecuke kesi*（殊恩）」，「*ferguwecuke*」原意為「奇異的」、「出奇的」，譯作「鴻恩」，亦不甚恰當。

⁵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07-211，〈鑲白旗滿洲參領都依齊·奏請依例補授世襲官摺·附查年終補八旗世襲官員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jalan sirara hafasa i oron tucike manggi*,（八旗世襲官出缺後）*gemu aniya dubede isinafi*,（俱至年終）*jakūn gūsa jedz giyapu be emu adali acabufi teni icihiyafi emu mudan wesimbufi sirabumbi*.（八旗將摺子、家譜查明一致後，才一次辦理，具奏承襲）……*te jakūn gūsai hafan sirara jedz giyapu be icihiyara de gemu kooli toktobuha be dahame*,（今辦理八旗官承襲摺子、家譜，既然俱為定例）*aika kemuni aniya dubede isinafi teni icihiyafi emu mudan wesimbufi sirabure oci*,（若仍至年終才一次具奏辦理承襲）*ememu gūsade tucike sirara hafan i oron labdu oho manggi*,（或在旗出世襲官之缺多了之後）*gemu taka bahafi siraburakū ofi*,（因俱暫不得承襲）*gūsai alban yabure sirara hafasa uthai komso ombime*.（旗的當差行走的世襲官即少）*damu aniya dubede hafan sirabure be aliyaci*,（惟俟年終承襲官）*oron tucike boode inu taka funglu baharakū de isinambi*.（以至出缺之家亦暫不得俸祿）*te jakūn gūsai jedz giyapu bisire nirui janggin sindara baita be gemu meni meni gūsaci icihiyafi jabduha be tuwame uthai wesimbufi sindara be dahame*.（今將有八旗摺子、家譜的佐領補放事，既然俱由各旗辦理，及時俱奏補放）*ereci amasi jalan sirara hafan i oron tucike manggi*,（嗣後世襲官出缺後）*inu jedz giyapu bisire nirui janggin sindara kooli songkoi meni meni gūsaci icihiyafi jabduha be tuwame uthai wesimbufi sirabure oci*,（若亦照補放有摺子、家譜佐領之例，由各旗辦理，及時具奏承襲）*ejen i kesi de*,（主子之恩）*hafan siraha urse teisulehe forgon de uthai funglu bahaci ombime*,（襲官者當即可得俸祿）*gūsai alban yabure hafasa inu fulu ombi*.（再旗當差行走之官亦能多）……*hūwalyasun tob i juwan emuci aniya gung necin*,（雍正十一年公訥親）*nirui janggin be nirui baita icihiyambi*.（佐領辦理佐領事）*goidame funtuhulebuci ojarahū*,（不可久空）*meni meni gūsaci jabduha be tuwame wesimbufi*,（由各旗及時具奏）*sirabuki seme wesimbufi yabubuha be dangsede ejehebi*.（接著奏准在案）*jalan sirara hafan udu nirui janggin de duibuleci ojarahū bicibe funtuhulehe oron labdu oho manggi*,（世襲官雖然不比佐領，空缺多了之後）*gūsai alban hafirahūn ombime*,（旗的官差緊迫）*oron tucike boode taka funglu baharakū be dahame*,（既然出缺之家暫不得俸祿）*duici i wesimbuhe songkoi*,（照都

(1733) 果毅公訥親提出的辦法，由於公中佐領缺出，俱於二十日內辦理具奏補授，惟原管佐領、世管佐領缺出，則隨用摺子、家譜承襲世職事件一同補授，是以有至四、五月補授者，甚至懸缺至一、二年者，為避免佐領下事務發生遲緩隱匿之弊，乃改為原管佐領、世管佐領缺出，亦比照補授公中佐領之例，勒限一月，令各該旗於限內辦完。⁵⁹都依齊的建言，經議定：嗣後停止世襲官年終彙奏，改由各旗及時具奏承襲。⁶⁰

八旗制度在施行一段時間之後，滿洲、蒙古、漢軍各旗職官的設置已不劃一，武職人員的選任情形亦頗為紊亂。雍正皇帝雖曾針對旗務需求與駐防需要，增設若干職缺，尤其在人員選用與陞補方面，更強調擇優的原則，但承辦官員或因便宜行事仍沿用舊例，或因敷衍心態而草率辦理，致使政令未能貫徹，故而成效不彰。然而，欲改善八旗內部人事行政僵化與陞遷管道壅滯的問題，既牽動職位、權力的分配，又涉及成例的修訂，茲事體大，是以乾隆皇帝在批閱臣工條奏之後，僅就部分較不合理之處，進行調整；唯一大規模的變動，只有將舊制之外所添設的委、副、幫辦諸職，悉行裁汰。裁汰冗職之舉，固然影響了旗員的晉陞，惟稍後奏准的擴大世職授予對象與及時辦理世

依齊所奏) *ereci amasi jalan sirara hafasa be aniyai dubede acabufi wesimbure be nakafi*, (嗣後停止世襲官年終彙奏) *meni meni gūsaci icihiyame jabduha be tuwame uthai wesimbu fi sirabukini sembi*. (由各旗辦理，及時具奏承襲)」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61，〈鑲白滿洲旗參領都依齊奏陳補放世襲官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漢譯本將「*sirabuki seme wesimbu fi yabubuha be dangsede ejehebi*」譯作「補放等因奏准在案」，惟「*sirabuki (seme)*」係「*sirabumbi* (接著、陸續)」的請願式，「補放」滿文寫作「*sindambi*」，當是誤認所致；「*funtuhulehe oron labdu oho manggi*」譯作「俟多空缺後」，滿文原摺並無「*aliyambi* (等候)」字樣；「*oron tucike boode taka funglu baharakū be dahame*」一句，未將「*be dahame* (既然)」譯出。

⁵⁹ 允祿等奉敕編，《諭行旗務奏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雍正十一年〉，頁1，署理都統事務委署領侍衛內大臣果毅公訥親奏，奏入於雍正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奉旨：這所奏是，著照所奏行」。

⁶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10-211，〈鑲白旗滿洲參領都依齊·奏請依例補授世襲官摺·附查年終補八旗世襲官員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附查年終補八旗世襲官員摺〉滿文原摺轉寫羅馬拼音及其漢譯，參見註58，該附錄的內容分為三部分：一、都依齊原摺的摘要；二、雍正十一年（1733）訥親奏摺的摘要，即註59所引用《諭行旗務奏議》的摘要；三、議定的內容。

職承襲，則略為緩和職缺減少所造成的衝擊。

三、語文教育與軍事訓練

雍正皇帝指出，「八旗兵丁學習清語最為緊要」；⁶¹八旗文武官員「家世武功，業在騎射」。⁶²在位期間，既以擴充學額、獎勵就學、增設學校等措施，提供八旗子弟「清語」與「騎射」並重的學習管道；又以善待兵丁、落實操練、督導軍官等方式，期使八旗官兵戰力提高、營伍器械精良。在他不時驗看教育訓練績效的過程中，八旗官兵、子弟的技能表現，似有普遍提昇之勢，⁶³然在官員進呈給乾隆皇帝的條奏中，仍提出不少檢討與建言。

關於八旗子弟的學習管道，順治、康熙兩朝先後設置國子監八旗官學（順治二年，1645）、宗學（順治十年，1653）、景山官學（康熙二十五年，1685）、八旗義學（康熙三十年，1691）、盛京八旗官學（康熙三十年）、黑龍江兩翼官學（康熙三十四年，1695）；雍正皇帝除了續辦各學之外，另增設了八旗教場官學（雍正元年）、八旗蒙古官學（雍正元年）、咸安宮官學（雍正七年）、覺羅學（雍正七年）、八旗清文學（雍正七年，又名「清文義學」）、圓明園學（雍正十年，1732）、盛京八旗義學（雍正十年），施教的對象已頗為廣泛。⁶⁴惟宗人府右宗正多羅平郡王福彭奏陳，居住在盛京的宗室、覺羅約三百餘人，其子弟「頗有材質可造就者」，只因「地遠京師，不知嚮學，而族長又不能遍為督率」，請求准照京師兩翼宗學之制，於該處設立宗學，慎選滿、漢教習，擇宗室、覺羅子弟可以受教者，「令其講肄清、漢文義，服習騎射，所需學舍、公費等項，俱照京師宗學例辦理」，俟其有「文理明順，弓馬嫻熟，情願來京考試者」，

⁶¹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1，頁10，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⁶²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頁2，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諭八旗文武官員人等。

⁶³ 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頁92-100。

⁶⁴ 關於順、康兩朝八旗學校的設置，參見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頁357-363；至於雍正朝的情形，參見同書，頁371-375。

自可與宗學子弟一體考試；若有「漢仗、弓馬好者，並可備侍衛之選」。⁶⁵乾隆皇帝指示將此摺交宗人府研議，旋於乾隆二年（1737）諭定，「盛京照京師例，宗室、覺羅共設立一學」，是為盛京宗學覺羅學，教授繙譯、騎射、漢書等科目。⁶⁶

旗學教育的普及化，應可使子弟普遍通曉清語而嫻熟騎射，學成之後亦當足充任用。但是根據正藍旗滿洲都統鄂善的觀察，八旗世職人員「間有一、二克自成立者」，其餘皆「蒙業而安，或弓馬生疏，或清文、清話俱多不諳」；⁶⁷河南道監察御史明德也指出，八旗漢軍官員自參、佐領及驍騎校等員，「不能清語者居多，即有一、二人能於清語，未免字韻音聲總與滿音不洽。往往有辦事諳練、效力年久者，本身行走之處，竟不能問答清語」，⁶⁸皆呈現出學習成果極為有限的事實。究其所以，世職之家由於「自恃沐聖朝之殊恩，藉祖宗之餘庇，得以世守其官，無復志圖上進」，遂日趨下流，「所見所聞，大都俚俗不堪，漸染成習，以致識見卑鄙，技業荒疏」，甚至遇有職缺，揀選往往不得其人。鄂善主張應將八旗世職中年二十以下者，「俱暫停其一應差遣，倣八旗官學之制，每翼酌定設立公所，令該員

⁶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515，〈宗人府右宗正福彭·奏請設立盛京宗學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福彭所謂「俱照京師宗學例」，係指雍正二年（1724）議准：王、貝勒（*beile*）、貝子（*beise*）、公、將軍、閑散之十八歲以下子弟，有情願在家讀書者悉聽外，其在官學子弟，或清書，或漢書，隨其志願分別教授。十九歲以上，已曾讀書之宗室，有情願讀書者，亦聽其入學。入學者，每月給銀三兩、米三斗、川連紙一刀、筆三枝、墨一錠；自十一月朔至正月晦，各給炭一百八十觔；自五月朔，至七月晦，每日給冰一塊。宗學的考課亦甚嚴格，每月考試一次，將學業、騎射優者、平常者、不及者，分別等第，申報註冊；每年春、秋二季，宗人府親試其學業優長、騎射出眾者，奏聞引見。參見《八旗通志·初集》，卷49，〈學校志四·宗學〉，頁946。又雍正七年（1729）為教養遠支宗室而設立的覺羅學，係將各旗官學內覺羅人等抽出，凡覺羅子弟情願在家學習者外，自八歲至十八歲有志讀書，及十九歲以上以讀書願就學者，擇其可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享受的公費及一切待遇俱比照宗學。參見同書，卷49，〈學校志四·覺羅學〉，頁948。

⁶⁶ 鐵保等奉敕纂修，《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98，〈學校志五·盛京八旗官學·盛京宗學覺羅學〉，頁29。

⁶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63，〈正藍旗滿洲都統鄂善·奏陳八旗世職年幼者應習弓馬文義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九日。

⁶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41，〈河南道監察御史明德·奏請推廣八旗漢軍軍官教育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演習弓馬，及清文、清話」，「使其通曉文理，咸知大義」。⁶⁹至於漢軍軍官，明德則認為「祇緣失學，未獲訓誘講論之所致」，建議比照「教訓漢軍子弟清文之例」，派遣「清語純熟、行止端方堪為師表者，漢軍每旗內賞賜四人，善為訓誨，竭力引掖，俟有成效。著該旗大人不時定期考驗，以示鼓舞」；⁷⁰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八十（*baši*）亦針對漢軍清語能力低落的現象，要求下令八旗漢軍所有奏摺、綠頭牌仍照舊例書寫清字，如此則可使漢軍上下皆須勤習清語，而八旗奏事亦可劃一。⁷¹

鄂善、明德等人的意見，雖可謂是亡羊補牢之策，但「八旗子弟務以學習國語，專精騎射為事」，⁷²且清語等能力本應於旗學階段養成，若再派員教導已任職者，實有違旗學設置的目的，故未獲乾隆皇帝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鄂善對八旗世職人員的批評，到了乾隆十

⁶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63，〈正藍旗滿洲都統鄂善·奏陳八旗世職年幼者應習弓馬文義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九日。

⁷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41-342，〈河南道監察御史明德·奏請推廣八旗漢軍軍官教育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⁷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68-170，〈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八十·奏請凡漢軍奏摺及綠頭牌皆按例以滿文書寫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enduringge ejen, ujen coohai gūsai urse be, manju gisun tacikini seme dahūn dahūn i hese wasimbuhanngge.*（聖主再三降旨令漢軍旗眾學習滿洲語）……*neneme jakūn ujen coohai gūsai eiten wesimbure jedz, niowanggiyan uju de,*（先時八旗漢軍所有的奏摺、綠頭牌）*gemu manju hergen arambihe,*（俱寫滿洲字）……*te jakūn ujen coohai gūsai eiten wesimbure jedz, niowanggiyan uju,*（今八旗漢軍所有的奏摺、綠頭牌）*gemu nikan hergen arabure oci,*（若俱寫漢字）*aniya goidaha manggi,*（年久之後）*ujen coohai gūsai urse, ulhiyen ulhiyen i manju gisun, manju hergen tacirengge tongga de isinambime,*（漢軍旗眾學習滿洲語、滿洲字者漸至稀少）*manjusai doro be tacire alhūdara de isinarakū ombi.*（以至不能學習、效法滿洲人等規矩）*bairengge, jakūn ujen coohai gūsai eiten wesimbure jedz, niowanggiyan uju be, gemu fe kooli songkoi manju hergen arabureo.*（請令八旗漢軍所有奏摺、綠頭牌，俱照舊例寫滿洲字）*uttu ohode, ujen coohai gūsai urse, teisu teisu manju gisun, manjusai doro be bahafi tacime alhūdaci ombime,*（倘若如此，漢軍旗眾各自得以學習效法滿洲語、滿洲人等規矩）*jakūn gūsai wesimbure baita inu emu adali ombi.*（八旗奏事亦為一體）……*baš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八十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7，〈正紅漢軍旗副都統八十奏請漢軍奏摺等以清文書寫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漢譯本將「*manjusai doro*」譯作「滿洲道統」或「滿洲之道」，語意不明；「*manjusa*」係「滿洲人」的複數，「*doro*」固然有「道」之意，亦有「禮儀」、「規矩」等意，或譯為「滿洲人等規矩」較為明確。

⁷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57，頁16，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庚辰條。

七年（1752），終於受到重視。乾隆皇帝指責「八旗世襲官多有不習清語、騎射，流於不堪者」，「此皆由自幼襲官食祿，不思上進，只求安逸」所致，特下令檢討。經查得年歲未及當差的世襲幼官共一百七十人，國家「雖有入學讀書之例，而入學者甚少。此等幼童或驕養過甚，不習武藝；或自謂身已為官，恣意妄行；或比匪為非，故至長大時賢者少，而不肖者甚多」，乃設置八旗世職幼學，嚴加考驗，若有學習三年期滿仍無長進的「廢材」，「即行革職」。⁷³

八旗子弟就學意願或學習成就低落的癥結，雖會受是否廣設學校或嚴格考核的影響，但亦與各類旗學缺乏強制入學的機制有關。以招生範圍最廣的八旗清文學為例，滿洲、蒙古、漢軍皆立學舍，「除大臣、官員子弟情願入官學、義學讀書，及在家學習外，佐領下十二歲以上餘丁，俱令教訓清文、清語，其蒙古旗分，並教以蒙古語」，⁷⁴則高官子弟因可選擇「在家學習」而不受規範。監察御史瑪起元即奏稱，蔭生「雖舊有入監讀書之例，而實則未盡遵行，即其父兄之家訓，亦未必盡能一致」，乃請將蔭生年至十五者，「即令入該旗之義學一體肄業，交於國子堂官不時考察，有能熟一經、通曉繙譯者，陸續咨送吏部考試補用」；⁷⁵正藍旗滿洲都統莽鵠立（*manggūri*）也趁乾隆皇帝頒詔賞給八旗大臣子弟蔭生、監生的機會，建議：凡情願讀書者，仍送往國子監讀書，再照例任用；不讀書而願效力者，驗看其清語、騎射，能者分別引見授職，不能者則令入各旗學校學習，俟可為官時再議；若仍不會清語、不能騎射者，惟留其所獲之虛銜，永不食官俸，使子弟知所惕勵。⁷⁶

⁷³ 《欽定八旗通志》，卷98，〈學校志五·世職幼學〉，頁2-6。

⁷⁴ 《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87，頁15，雍正七年十月甲寅條。

⁷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22，〈監察御史瑪起元·奏陳時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⁷⁶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01-303，〈正藍旗滿洲都統莽鵠立·奏請施恩文武官員子弟至國子監讀書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te jakūn gūsai ambasa i yen šeng, giyan šeng bahara juse i dorgi*,（今八旗大臣得蔭生、監生之子內）*cihanggai bithe hūlaki sere urse oci*,（若有情願讀書者）*kemuni guwe dz giyan de benefi bithe hūlabume*,（仍送國子監讀書）*orin duin biya jaluka manggi*,（滿二十四月後）*kooli songkoi bithei hafan de baitalaraci tulgiyen*,（照例錄

另一種情形，則是因外任旗員對隨任的子弟疏於教養，及其子弟成年隻身回京後又無父兄教誨所致。先是，雍正六年（1728），查得鑲白旗漢軍道員王希舜攜子姪赴任，伊等惟圖安樂、仗勢妄行，擾害地方，雍正皇帝認為，外任旗員「若年幼子弟理宜帶往任所，其十八歲以上之子弟，習武者宜留京師，令其披甲，習馬步射，效力行走；習文者當令在官學讀書，成就其材」。經管理旗務王大臣等會同吏部、兵部議覆，外任旗員「永不准將族人帶往任所，若係親子，十八歲以上亦不准帶往」，年幼之子願帶往任所者，「至十八歲時仍送回

用為文官之外) *aika bithe hūlarakū cihanggai gūsai bade faššaki seme bithe alibuha urse oci*, (若不讀書情願於旗處效力而呈文者) *harangga gūsai ambasa tuwafi* (該旗大臣等觀看後) *manju gisun bahanara, gabtame, niyamniyame muterangge be ilga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辨別會滿語、能騎射者，引見具奏) *meni meni baha jergi de hafan obufi, funglu ulebume gūsai alban de yabubuki*. (依各自所得品級為官、食俸，在旗當差) *aika manju, nikan bithe be yooni tacihakū juse*, (若滿、漢文皆不學習的諸子) *manju gisun bahanarakū bime, geli gabtame, niyamniyame muterakūngge oci*, (若不會滿語，又不能騎射者) *ceni alibuha bithe be ne yabuburakū*, (彼等呈文現不准行) *meni meni gūsai tacikū de dosimbufi manju bithe, gisun be tacibubume, gabtara, niymniyara be urebume*, (進各旗學校，學習滿文、滿語，練習騎射) *hafan oci ojoro de isinaha manggi*, (至能為官之後) *jai cengdz bithe alibufi*, (再呈遞呈子) *harangga gūsai ambasa cendeme tuwafi gaii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該旗大臣測驗後，帶領引見具奏) *meni meni bahaci acara jergi be tuwame gūsai hafan obufi*, (視各應得品級為旗官) *funglu ulebume alban de yabubuki*. (食俸當差) *aikabade tacibuha seme umai kiceme tacirakū*, (設若學習了而未用功學習) *kemuni manju gisun bahanarakū, gabtame, niyamniyame muterakūngge oci*, (若仍不會滿語，不能騎射) *damu ini baha untuhun jergi be bibufi*, (惟留其所得虛銜) *enteheme hafan i funglu uleburakū obuki*. (永不食官俸) *uttu ohode, ambasa, hafasai yen šeng, giyan šeng baha juse safi*, (倘若如此，大臣、官員等得蔭生、監生之子知道) *teisu teisu facihyašame*, (各自奮勉) *te ci uthai kiceme tacifi udu aniyai sidende uthai tacime mutefi*, (從今即用功學習，幾年之間即學成) *ejen i kesi be goro goidame bahafi alimbime*, (得以長久蒙受主子之恩) *gurun boode inu muten bisire niyalma be bahafi baitalambi*. (國家亦得有才之人用之)…… *manggūr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莽鵠立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77，〈正藍滿洲旗都統莽鵠立奏陳文武臣官子弟送國子監讀書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漢譯本將「*harangga gūsai ambasa tuwafi*」譯作「經該旗大臣等驗看」，滿文「驗看」當寫作「*ilgame tuwambi*」，原摺中並無「*ilgame*」字樣；「*manju gisun bahanara, gabtame, niyamniyame muterangge be ilga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辨別會滿語、能騎射者，引見具奏)」譯作「將會清語、能騎射者，分別引見」，句中「*ilgafi* (分別、辨別)」應是用於「*be*」之前「會滿語、能騎射者」的動詞，並非指其後的「引見具奏」而言，又「*wesimbufi*」未譯出；「*gūsai alban de yabubuki*」，句中「*alban de yabubuki*」意即「當差」，譯作「於旗差上行走」，語意不清。

該旗」，著為定例。⁷⁷然正藍旗漢軍都統朱震奏陳，「外任旗員或京中有產業可守、有親族可依者，或僅有親族而無產業者，或竟有產業、親族並無者。此等旗人在外任居住，尚有父兄教誨，講學文義，演習弓馬，可以勉圖上進。若令其在京，既無父兄管束，又無產業可贍，游手閒惰，反至流蕩」，乃請求「嗣後外任旗員子弟情願進京當差者，聽其自行歸旗，其餘情願隨任讀書學習者，無庸勒令歸旗」；⁷⁸內閣侍讀學士祖尚志、通政使司左通政蔣永祿也持相同的看法。⁷⁹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雅爾圖復就親情倫理的考量，建議「嗣後獨子准隨父任，其子多者准留一子在任侍奉，餘者年至二十歲令其歸旗，送入八旗義學讀書」。⁸⁰朱震等人的條奏並未交付研議，原因在於「一則恐在地方滋事」，「一則留京以備該旗當差」。直到乾隆七年（1742），乾隆皇帝的態度始有所轉變，以為父兄外任者將子弟帶往，如能「嚴加約束，為督撫者又不時稽察」，自可「無慮其多事」；同時，「本人既可省兩處食用」，空出在京缺額，則「該佐領閑散之人又得當差支領錢糧，以資養贍，洵為兩便之道」，⁸¹遂同意外任旗員教養子弟的方式聽其自便。

關於八旗兵丁的軍事訓練，雍正皇帝繼位未幾，便發現「皆係精兵」的八旗護軍之中，竟有不能射箭者，⁸²而兵丁騎射生疏的情形，亦時有所聞，遂通令給限三年，悉行整飭，否則「直行罰無赦」。⁸³然至雍正四年（1726），又查知旗人外任文官者，「漸漸疏

⁷⁷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六年〉，頁6-8，管理旗務王大臣吏部兵部大臣等奉上諭，奏入於雍正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依議。

⁷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87-488，〈正藍旗漢軍都統朱震·奏請旗員子弟無庸勒令歸旗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⁷⁹ 參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98，〈內閣侍讀學士兼佐領祖尚志·奏報外省旗員子弟成長後應聽其志願歸旗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同書，頁436，〈左通政兼佐領蔣永祿·奏請八旗外官子弟仍照舊例准其隨父在任所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⁸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506，〈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雅爾圖·奏請外任旗員子弟准一子隨任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⁸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32，〈戶部·旗員子弟隨任〉，頁8-9。

⁸²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20，雍正元年十月初六日，奉上諭。

⁸³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24，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召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於騎射」，「若聽其因循怠惰，將來必致騎射生疏，人材軟弱，豈國家創制立法之意乎」，復規定「凡旗人外任文官六十歲以下者，限二年之內，仍熟習騎射。倘二年後，有不能騎射者，該督撫即行參劾」；⁸⁴同時，原本在雍正皇帝的持續關切之下，「大臣等於兵丁馬步射等事，頗皆勤行操練」，「此一、二年又漸至疏忽」，⁸⁵可見雍正朝初期八旗人等荒廢騎射的嚴重程度。迨雍正七年以後，據八旗武職人員奏報駐防官兵操練情形，⁸⁶以及部院官員回報巡查操演狀況，⁸⁷率皆頗有可觀之處；其間不免有疏忽怠玩的官員，以及騎射不堪的兵丁，經革職治罪與嚴加訓練之後，亦「人人感懼，奮勉力學」，「皆至於嫻熟」。⁸⁸

騎射既然是八旗官兵應具備與保持的基本技能，自然不能有所例外。正紅旗漢軍都統伊里布 (*ilibu*) 卻指出，天津水師營兵丁因駐守船上而不必拴養馬匹，如此一來，子孫勢必漸離滿洲習俗，亦將同於漢人不能乘馬騎射；而不懂騎馬的子孫，實俱為無用之人，乃建議應

⁸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777，雍正四年九月十五日甲辰條。

⁸⁵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4，頁89，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奉上諭。

⁸⁶ 例如：《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896，〈乍浦滿洲水師營副都統傅森奏報訓練水師摺〉，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曰：「……於滿洲兵丁內挑出體輕驍勇之人編隊，交付教習，由官員輪流監督訓練。奴才此間看得兵丁學習槍箭各皆勤勉，多已熟練，大有長進」，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同書，頁2108，〈莊浪副都統博清額奏報操練兵丁情形並繳硃批摺子摺〉，雍正十年四月初一日，曰：「……每日令四旗官員率領兵丁，曉諭列隊前進之道，攜帶廩餼，往返練習步行三、四十里；其餘四旗官員率領兵丁，射馬步箭，操練跳躍跑步，八旗每日更換操練」，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

⁸⁷ 例如：《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1868，〈副都統秦布奏報抵達涼州查辦官兵訓練等事摺〉，雍正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曰：「……校閱官兵騎射放槍，騎射熟練，但放槍不齊，……每月除射箭六次外，每月兵丁徒步訓練三次，訓練拉弓、跑步、縱跳、上馬。等語交付後，看得，官兵均皆畏懼而服從」，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同書，頁1897，〈吏部尚書查郎阿等奏請選賢能官員訓練兵丁摺〉，雍正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曰：「自聖主為兵丁之事反覆降旨開諭以來，臣等留心查訪，見八旗兵丁皆各受鼓舞，發奮向上，黽勉效力。……（西安）現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內，射箭弓力自六力至十二力者，已過半數，較前多有長進。……於各旗官地設立弓箭場，令兵丁拉弓射箭，以習滿洲之風」，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

⁸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2，頁10-11，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上諭。

比照江南、西安等處駐防八旗，一體拴養馬匹、操練射獵，以維持滿洲傳統。伊里布所奏，甚受朝廷重視，旋即交付議行。⁸⁹其次，八旗官兵欲勤習騎射，所用馬匹自應妥善照料，雍正皇帝曾斥責八旗大臣對此「甚不留心，以至官馬羸瘦，每行驗看時，草率從事，竟有僱馬、借馬呈驗者」。⁹⁰如按內閣侍讀學士佟濟所言，實是每下愈況，因為現今兵丁騎射時，已不騎乘自己的馬匹，每每騎著租來的馬習射；然租馬向來任意教導，掉頭就跑，飽頭射出，不收自止，於學者全然無益，倘若相沿日久，傳統的騎術恐遭廢棄。因此，他主張應於官馬內揀選善跑且適合練習騎射者，令官員親率兵丁於假日輪班練習，督教騎射。⁹¹

⁸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44-146，〈伊里布·奏請增編駐守天津之馬匹和口糧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manjusa daci morin de urefi*, (滿洲等向來馬上熟練) *gabtara niyamniyara mangga ofi*, (因善騎射) *foroho ici eteme*, (所向皆捷) *abkai fejergi be bakcin akū* (天下無敵) *morin i dergici uherileme gaihabi*. (全自馬上獲取) ……*mukei ing gemu cuwan de teme ojoro jakade*, *morin be hūwaitabuhakūbi*. (因為水師營俱可駐於船上，不必拴養馬匹) ……*aika morin hūwaitaburakū oci*, (若不拴養馬匹) *cun cun i genehei manju i tacin ci aljafi nikan i adali ofi morilame niyamniyame muterakū bime*. (漸遠離滿洲習俗，因同於漢人而不能乘馬騎射) *morin hūwaitarakū ofi*, (因不拴養馬匹) *esei juse omosi umai bahafi morilarakū be dahame*, (彼等子孫既然不懂得騎馬) *gemu baitakū nyalma ombi*. (俱為無用之人) *bairengege tiyan jin i coohai urse de, inu giyangnan, si an i coohai ursei adali morin hūwaitabume*, (請准天津軍士，亦與江南、西安兵丁相同拴養馬匹) ……*ton akū abalabume niyamniyabume urebume tacibume genehei coohai urse teisu teisu huwekiyendufi* (不時去圍獵、騎射、訓練，兵丁各自互相鼓勵) *muke de ocibe, olhon de ocibe, gemu dacun silin de isinambime*, (或在水，或在陸，俱達敏捷精銳) *cen juse omosi de isitala enteheme manju i tacin ci aljarakū ombi*. (直至彼等子孫永遠不離滿洲習俗) ……*ilibu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 (伊里布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4，〈天津都統伊禮布奏請天津駐軍增加拴養馬匹及口糧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漢譯本將「*morin de urefi*」譯作「馬上操練」，「*urefi*」當譯為「熟練」較恰當；「*foroho ici eteme* (所向皆捷)」譯作「所向披靡」，然「*eteme*」意為「獲勝」，而滿文「所向披靡」寫作「*foroho ici milarame fifambi*」；「*esei juse omosi umai bahafi morilarakū be dahame*」譯作「伊等子孫並不得以乘馬」，「*bahafi*」有「得(以)」、「懂得」之意，此處似譯作「懂得」較為洽當，且未將句中「*be dahame* (既然)」譯出；「*gemu dacun silin de isinambime* (俱達敏捷精銳)」句中「*dacun* (敏捷)」未譯出；將「*cen juse omosi de isitala enteheme manju i tacin ci aljarakū ombi*」句中「*aljarakū*」譯作「不忘」，然「*aljambi*」意為「離開」，似未能反映滿文原意。

⁹⁰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0，頁37，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辦理軍機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奉上諭。

⁹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07-109，〈內閣侍讀學士佟濟·奏陳

「騎」的部分苟且如此，「射」的部分也頗為不堪。自順治年間以來，即訂定每月擇定六日進行官兵較射；⁹²雍正七年，復要求八旗部院官員遇該旗較射之日，不得推故不往，並於各衙門附近修理可以較射之處，令屬員以及旗下大臣、參領各官按期習射。⁹³惟據稽查盛

應誘導八旗軍士於假日熟練騎射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te i coohai urse niyamniyara de umai beyei morin be yalurakū*, (今兵丁等騎射時並不騎乘自己的馬) *urui turihe morin be yalufi niyamniyara be tacimbi*. (常騎租馬習騎射) *turihe morin gemu an i ucurei balai tacibuhangge ofi*, (因租馬俱平日任意教者) *uju marime uthai feksimbi*. (掉頭就跑) *yoru tucibume*, (骹頭射出) *bargiyara be baiburakū ini cisui ilimbi*. (不需收自然止) *tacire urse de umai tusa akū*. (對學者全然無益) *cingkai uttu tacime genehei inenggi goidaha manggi*, (隨意如此相沿成習，日久之後) *morin sindara, morin bargiyra fe doro waliyabure de isinara be boljoci ojarahū*. (放馬、收馬舊道以至被棄，未可料定) *uttu be dahame, ereci amasi jakūn gūsade hūwaitaha alban i morin i dorgici* (既然如此，嗣後於八旗拴養官馬內) *feksire sain niyamniyaci ojongge be sonjome tucibufi* (揀選善跑可騎射者) *coohai ursei alban ci hokoho inenggi*, (兵丁等休假之日) *harangga kadalara hafasa erin akū beye gaifi hoton i tule tuwame gabtabume niyamniyabume tacibuki*. (該管官員等隨時親自帶領於城外督教騎射) *meni meni harangga ambasa inu kemuni giyarime baicakini*. (各自所屬大臣亦仍巡查) *aika alban i morin adun de tucici, ging hecen de bibuci acara morin de*, (若官馬出牧群或應留於京城之馬) *gemu feksire sain ningge be bibufi*, (俱留善跑者) *nirui siden i bade hūwaitabufi coohai urse be idu banjibufi halanjame niyamniyara be urebume tacibuki*. (拴養於佐領隙地，將兵丁等編班，輪流訓練騎射) *uttu ohode, coohai ursei gabtara niyamniyarangge ulhiyen i sain de ibeneci ombime*, (倘若如此，兵丁等騎射漸能進善) *manju sai fe doro inu dahūbuci ogoro gese*, (滿洲等舊道亦似可恢復) ……*tungj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 (佟濟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9，〈內閣侍讀學士佟濟奏陳恢復八旗軍士操練騎射之道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漢譯本將「*cingkai uttu tacime genehei inenggi goidaha manggi*」譯作「如此相沿成習日久」，未將「*cingkai* (隨意地、放肆地)」譯出；將「*fe doro*」譯作「原道」，然「*fe*」之意為「舊」；「*uttu be dahame* (既然如此)」譯作「相應」，似未能反映滿文原意；「*coohai ursei alban ci hokoho inenggi*」直譯作「脫離兵丁官差之日」，「*alban ci hokoho*」固然有「脫離官差」之意，但在此處當指「休假」而言；「*siden i ba*」譯作「公家處」，此詞原意係指「隙地」或「中間地帶」；「*idu banjibufi* (編班)」譯為「值班」，亦欠恰當。

⁹²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5，〈八旗都統·訓練·合操〉，頁12，較射之日為每月初二、初六、十二、十六、二十二、二十六等六日。

⁹³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7，頁39，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日，奉上諭，曰：「八旗部院官員遇該旗較射之日，若伊等有事不獲前往者，例皆知該旗。但伊等內有實係有事者，亦有推故不往者，其中虛實該旗不能確查。嗣後著各衙門堂官於該衙門附近修理可以較射之處，令屬員按期習射，該堂官等驗看。其到與不到，及射法優劣，俱註冊考察。部員內如有怠玩偷安、射法生疏不加勤習者，惟該衙門堂官是問」；又同書，卷7，頁50，雍正七年十月初八日，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上諭，曰：「騎射乃兵丁等之最緊要技藝，爾等於平常較射之日，參領以下各官並不令習騎射。爾大臣與章京等皆係率領兵丁

京事務戶科給事中阿布納奏陳，盛京各部八旗官兵於較射之日，「雖有隨旗較射之名，而實多推故不往者，其中虛實，該將軍等殊難確查」，如此「廢弛日久，各員之射法必至於生疏」，⁹⁴則規定形同具文。又雍正七年，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宗室鄂齊奏稱，「近見教習兵丁步射，惟以式樣硬弓為事，不以中的為能。兵丁惟期外觀之美，只圖用大箭，並不與弓力相稱，亦不以中的為務」，當時即予以導正，「務令弓箭相稱」。⁹⁵然依大理寺少卿巴德保 (*badeboo*) 的描述，現今教授射箭者，只注重弓箭式樣，全然不教中的，習射者射姿雖好，卻屢射不中；甚至箭靶輪射了兩、三回，猶完整攜回，⁹⁶虛浮不實的情況仍未見改善。佟濟也指出，兵丁騎射惟圖弓硬、箭大、樣好，而不以中的為事，已違習射的本意。⁹⁷

出師、行圍之人，理應親率各官操演騎射。嗣後旗下大臣及參領各官遇平常較射之日，俱著學習騎射，若年逾五十五歲者，聽之」。

⁹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29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602-603，〈稽查盛京事務阿布納奏陳請定會審命盜案件之例及整肅朝班等管見四條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⁹⁵ 《諭行旗務奏議》，〈雍正七年〉，頁11，和碩莊親王允祿等議覆，奏入於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奉旨依議」。

⁹⁶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71-273，〈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陳軍士應熟練射箭以益國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te i gabtarangge gemu giru durun be tuwame tacibumbi*, (今之教射者，俱觀式樣) *umai goire be taciburakū*. (全然不教中的) ……*giru durun serengge gemu nikan giyoosi sa be alhūdame* (所謂式樣者，俱效法漢人教習們) *tatarangge tuwarade sain bicibe asuru goirakū* (觀其拉弓雖好，甚不中的) *belhehe aihan (aigan) be tuwaci*, (若觀所備箭靶) *gabtara idu juwe ilan mudan gamafi* (於輪射二、三回後) *gabtacibe kemuni gulhun saka amasi gamambi*. (仍完整攜回) ……*badeboo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 (巴德保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73，〈大理寺少卿巴德保奏陳軍士教習中靶之本領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漢譯本將兩處「*giru durun*」俱譯作「模型」，使該二句的文義含混不清，「*durun*」固然有「模型」之意，但「*giru*」與「*durun*」都可譯為「樣子」、「姿勢」，依檔案中所見，則應譯為「式樣」，是指弓箭而言；將「……*gemu nikan giyoosi sa be alhūdame tatarangge tuwarade sain bicibe*……」譯作「均仿漢人教習打製，觀看雖好」，繙譯時的斷句應先斷於「*alhūdame*」，而非「*tatarangge*」，否則文義無法連貫，且「*tatarangge*」譯作「打製」亦屬有誤，此字原型為「*tatambi*」，係指「拉弓的動作」，譯者疑似誤認為「*tantarangge (tantambi)*」，成為「責打」的「打」；「*gabtacibe kemuni gulhun saka amasi gamambi*」當指因射箭命中率過低，只得將箭靶完整無缺地帶回，譯作「仍全部即行攜回」，則語意無法與前文聯繫。

⁹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05-106，〈內閣侍讀學士佟濟·奏陳

或許巴德保、佟濟等人所反映的只是部分特殊現象，但在雍正朝晚期短短三、五年間，竟然出現如此大的落差，不免令人懷疑，騎射的訓練並未真正的落實。此外，在雍正皇帝去世前後，已有八旗官員指出器械設施毀損，而無人聞問的情事。據正藍旗漢軍都統朱震的奏稱，「皇城內有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侍衛教場三處，係挑選侍衛、操練弓馬之所，亦屬緊要。經八年之後，乃墻垣坍塌，門扇俱不完全，不但無人議及，且從未見有人看守。風雨摧殘，今經五年矣」。⁹⁸教場設備完善與否，與操練的實施關係重大，如非朱震危言聳聽，即說明了若干都統陽奉陰違，否則不致任令教場荒廢，尤其是位處皇城之中者。駐防河南副都統塞爾圖（*sertu*）調查該地營務，竟發現官兵的馬步箭、放鳥槍、兵丁拴養馬匹、器械等項，俱不整齊，而兵丁的射箭能力也普遍欠佳。⁹⁹滿洲副都統馬尼（*mani*）更向乾隆

應誘導八旗軍士於假日熟練騎射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manju se i doro gabtara niyamniyara ci oyonggo ningge akū*.（滿洲之道沒有比騎射重要的）*gabtara niyamniyara de da tolome goibure be elei wesihun obuhabi*.（騎射以箭箭射中為貴）*te i forgon i bayara, gabsihiyan, uksin be tuwaci*,（觀現時護軍、前鋒、甲兵）*damu beri mangga, kacilan amba, durun sain be nemšere gojime*,（惟貪圖弓硬、箭大、樣好）*da tolome aihan (aigan) mahala goibure be baita oburakū*,（不以箭箭中靶、中帽為事）*fe doro ci jurcehe gese*.（似有違舊道）」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9，〈內閣侍讀學士佟濟奏陳恢復八旗軍士操練騎射之道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漢譯本將出現兩次的「*da tolome goibure*（箭箭射中）」分別譯作「多中靶」、「中箭靶」，並不準確；將「*gabsihiyan*」譯為「先鋒」，若對照「*bayara*」（護軍），則應譯作「前鋒」較為恰當。

⁹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181，〈正藍旗漢軍都統朱震·奏請估修正黃旗等之侍衛教場摺〉，雍正十三年八月十四日。

⁹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665-666，〈副都統加一級塞爾圖·奏為年老官兵革退事請旨摺〉，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ha bi tušan i bade isinjifi*（奴才到任後）*baicaci ubai hafan cooha i gabtara niyamniyara, miyoocalara, cooha ursei hūwaitaha morin, coohai agūra jergi hacin gemu teksin akū*.（查得此處官兵的馬步箭、放鳥槍、兵丁拴養馬匹、軍械等項俱不整齊）*aha bi bahaci ne se bahafi gabtame niyamniyame kadalame muterakū hafasa be bithe alibubufi nakabure ci tulgiyan*,（奴才除將現已年邁不能管理馬步箭的官員呈文革退外）*eberi hafasa be ere sidende ciralame tacibufi*（低劣的官員於此間嚴教）*kemuni halarakū oci, wakalame wesimbuki*.（若仍不改正則參奏）*cooha ursei gabtarangge durun sain ureshūn ningge udu bicibe*,（兵丁射箭式樣好、熟練者雖有）*beri ninggun hūsun ci wesihun juwan hūsun de isibume gabtarangge umesi komso*.（弓自六箇力以上至十箇力能射者甚少）」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397-2398，〈副都統色爾圖奏請兵丁之訓練及養

皇帝條奏在軍中十年所見，軍械毀損情形頗為嚴重，卻因欠缺維修工匠，造成無謂的浪費。¹⁰⁰

是以自乾隆皇帝繼位始，即再三強調八旗子弟「務以學習國語、專精騎射為事」；¹⁰¹八旗官兵「平時職業，惟在騎射當差」。¹⁰²他曾訂定若干與「學習國語」相關的獎懲辦法，諸如：八旗官兵不習「國語」者，不准列名保舉；選用武職官員，必須通曉「國語」方准錄用；八旗世職承襲，將「國語」列為考核要項；現任旗務官員若「國語」不堪，則令其離任、降級或解職等。¹⁰³同時，乾隆皇帝也以身作則，「親先騎射，不憚勞苦」，¹⁰⁴對於侍衛中若有馬步射差者，「絕不寬貸」；武職人員的晉用，「惟將馬步射及清語好者錄用，如技藝平常，人雖去得」，亦不選用。¹⁰⁵這些補救性措施的提出，無非是要藉以「挽積習而復舊制」。¹⁰⁶

馬摺》，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漢譯本將「*beri*（弓）」誤譯為「箭」。

¹⁰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64-65，〈馬尼·奏陳應查軍中箭枝損失及訓練修繕軍器人員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ha bi coohai bade juwan aniya bihede*, (奴才在軍中已十年) *tuwaci, hafan cooha i beri i sube dekdere*, (若觀之，官兵的弓箭浮起) *niru sirdan i cikten mokcoro*, (箭桿折斷) *enggemu efujere*, (馬鞍損壞) *jinggeri tuhere oci*, (甲釘脫落) *dasatame bahanara niyalma akū ofi*, (因無會修理的人) *baibi waliyarangge bi*, (只有拋棄) *udu ezen i jingkini ciyanliyang acinggiyafi*, (雖然動用主子正項錢糧) *eiten coohai agūra weilefi*, (造一切軍械) *coohai kūwaran de benefi baitalara de tookan akū bicibe*, (送往軍營，雖不誤使用) *damu feningge be dasatame, icengge be asarafti baitalaci acara be dahame*, (惟維修舊的收貯新的，既然應該使用) *coohai kūwaran de hacingga faksisa akū oci ojarahū*, (軍營不可無各種工匠)」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4，〈馬尼奏陳選工匠修繕軍中損毀之弓箭等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漢譯本將「*enggemu*（馬鞍）」譯作「弓鞍」，實欠恰當；將「*baitalaci acara be dahame*」譯為「應用」，未譯出「*be dahame*（既然）」。

¹⁰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57，頁16，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庚辰條。

¹⁰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頁4，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條。

¹⁰³ 參見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頁210-217。

¹⁰⁴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19，頁1，乾隆十七年七月甲戌條。

¹⁰⁵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67，頁11，乾隆十五年六月乙未條。又同書，卷419，頁1-2，乾隆十七年七月甲戌條，另規定：「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前鋒都統、護軍統領等，嗣後武職內，凡陞轉承襲各官引見者，除例應射箭無庸置議外，其不應射箭之印務章京及侍班官員，亦皆令其射箭」。

¹⁰⁶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19，頁1，乾隆十七年七月甲戌條。

四、八旗生計困難的改善

清朝皇帝視「八旗禁旅為國家根本所繫」，故自康熙朝以來，「時加恩愛養用，俾生計充盈」。¹⁰⁷國家對於八旗官兵「恩賚頻施，無不周備，以天下之正供，贍養兵丁」，然「軍士生計稍艱」的問題，似有益趨嚴重之勢；雍正皇帝在即位之初即指出，癥結在於「大抵因奢侈所致」。¹⁰⁸既然生計困難的主因在於「奢侈」，理應從生活教育上加以導正，惟雍正皇帝亦深知「此事一時亦難移易」，¹⁰⁹為使「保惠愛恤之心無所不至」，且「若為一時漫為非分之施，國用既不能繼，而爾等輕易妄費，立見其盡，終屬無益」，乃推出一連串能為「長久之計」的恩養措施。¹¹⁰迨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在檢視設養育兵、恩賞銀兩、八旗米局、八旗井田等實施成效時，即曾斥責八旗大臣在執行過程中，有「瞻徇情面」、「怠惰疏玩」等缺失，以及未善盡「導以儉樸，革其奢靡、妄用、飲酒、賭博等事」的教誨之責，致使其良法美意不能落實。¹¹¹其後，各項恩養措施仍繼續推行，惟執行偏差與怠忽教誨的問題亦始終存在；既然八旗生計困難未能獲得有效的改善，也就成為八旗官員在條陳旗務時的重點。

在設養育兵方面，此係自雍正二年（1724）起，國家於八旗固定編制之外，添設員額五千一百二十人（八旗滿洲三千六百八十人，八旗蒙古四百八十人，八旗漢軍九百六十人），給與錢糧，名為養育兵，用以解決八旗餘丁過剩，並兼顧養育與教育的辦法；¹¹²其挑選原

¹⁰⁷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27，頁14，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癸酉條。

¹⁰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9，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召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¹⁰⁹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9，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召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¹¹⁰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頁56-58，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又依恩養的對象及其方式，略可分為：一、現職兵丁，以恩賞錢糧、豁免積欠、生息銀兩等，補助其經濟；二、兵丁家屬，以設養育兵、賑濟孤貧、安置居處、開辦井田等，照養其生活；三、欲進取者，則以鼓勵就學、增開科考等，安排其出路。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頁102-109。

¹¹¹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6，頁40-42，雍正六年七月初八日，稽察八旗事務之侍衛參領等奉上諭。

¹¹²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二年〉，頁1，上諭，曰：「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俱係累世

則為：「擇其實係貧乏，射箭好，可以學習之另戶餘丁」。¹¹³關於員額分配，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認為，「漢軍尚可足額，滿洲、蒙古懸缺尚多」，建請將養育兵缺內錢糧，「每旗滿洲抽撥五十分，蒙古抽撥十分，漢軍抽撥十五分」，用以養贍寡婦孤子；是議實將教養餘丁與養贍孤寡兩種措施混為一談，故乾隆皇帝指示無庸議。¹¹⁴關於挑選原則，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德敏 (*demin*)、鑲藍旗滿洲都統豐盛額 (*fengšengge*) 均指出，各旗在揀選養育兵時，常視體格高大與否，甚且保留空缺未予補實，已失撫育孤貧的立意。惟德敏的條陳另涉及養育兵的教導、獎懲等事，八旗大臣認為與舊例相違，全案竟遭擱置；迨豐盛額再次提出，並具體建議除閑散餘丁照常選補外，凡係屬孤貧、家中無職任者，年逾十歲即取用之，始獲乾隆皇帝的正視，交付八旗大臣議奏。¹¹⁵乾隆元年遂覆准：如旗下有年幼而無產業、無

效力舊人，承平既久，滿洲戶口滋盛，餘丁繁多。或有人丁多之佐領，因護軍、馬甲皆有定額，其不得披甲之閑散滿洲，以無錢糧，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欲增編佐領，恐正項米石不敷，朕若不給與錢糧，俾為養贍，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將旗下滿洲、蒙古、漢軍內，共挑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訓練藝業。所挑人等，只給三兩錢糧，計四千八百人，一年共需錢糧十七萬二千八百兩。每一旗滿洲、蒙古、漢軍共六百名，內蒙古旗下六十名，漢軍旗下八十名；其漢軍之八十名令為步兵，食二兩錢糧，就此錢糧數內通融料理，可以多得四十名兵丁，每一旗著挑取一百二十名」。關於養育兵的人數，清朝官書、檔案多載為四千八百人，惟據此則上諭，漢軍養育兵食錢糧數較少，每旗「可以多得四十名兵丁」，則共可增加三百二十人，故總數應為五千一百二十人。自雍正九年（1731）起，養育兵的設置辦法亦擴及至各省駐防八旗，見《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108，頁27，雍正九年七月癸未條。另參見安雙成，〈清代養育兵的初建〉，《歷史檔案》，1991年第4期（1991.11），頁87-89。

¹¹³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二年〉，頁2，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議覆，奏入於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奉旨依議。

¹¹⁴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32-333，〈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奏請酌撥教養兵丁糧缺以贍孤寡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¹¹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24-729，〈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德敏·奏請訓練滿洲八旗子弟為精兵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hūwašabure cooha gaire de*, (取八旗養育兵時) *gemu beye ambakan be sonjome ofi*, (因俱揀選體格較大的) *ememu gūsa jalukiyame gaihange be*, (或旗有取滿者) *ememu gūsa jalukiyame gaihakūngge inu bi*. (或旗亦有未取滿者) ……*aika damu beye ambakan be tuwame sonjome gaici*, (若惟視體格較大的挑取) *amba yabungga hūwangdi i geren ahasi be enteheme hūwašabume ujihe gosingga gūnin de acanarakū bime*, (與大行皇帝永遠養育眾奴才的仁心不合) *banjire suilashūn cīyanliyang akū urse de yooni tusa obume muterakū ombi*. (生計困難而無錢糧人等俱不能獲益) ……*amban be demin i wesimbuhe be tuwaci*, (臣等看得德敏所奏) *hūwašabure cooha gaire kooli be toktobure*, (定

錢糧養贍者，年過十歲，經該旗官員具保覈實後，即行選補。¹¹⁶至乾

取養育兵之例) *hafasa be sonjofi hūwašabure cooha be tacibubure*, (揀選官員教導養育兵) *huwekiyebure isebure kooli ilibure jergi hacin*, (立獎懲之例等項) *gemu fe kooli be jurceme nememe largin banjinara be dahame*, (既俱與舊例相違，反生繁雜) *gisurere be akū obuki*. (無庸議) 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13-2414，〈副都統德敏奏請訓練八旗子弟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日。漢譯本將「*jakūn gūsai hūwašabure cooha gaire de*」譯作「帶八旗養育兵時」，「*gaimbi (gaire)*」固然有「帶領」之意，惟此處似應譯作「取」較恰當；「*aika damu beye ambakan be tuwame sonjome gaici*」譯作「倘惟選身體高大者」，未將「*tuwame (視)*」譯出；「*huwekiyebure isebure kooli ilibure jergi hacin*」譯作「獎懲養育兵之例等項」，係將「*ilibure (立)*」移至前句，且本句滿文中並無「*hūwašabure cooha (養育兵)*」字樣。又《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83-385，〈鑲藍旗滿洲都統英誠公豐盛額·奏請由八旗大臣挑增選養育兵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mala coohai nashūn i ucure de teisulebufi*, (後逢軍機之際) *jakūn gūsai ambasa cooha baitai oyonggo be gūnime*, (八旗大臣等以軍務要緊為念) *hūwašabure cooha gaire de*, (取養育兵時) *damu beye ambakan*. (惟體格較大的) *ne alban kame yabuci ojongge be sonjome ofi*, (現在因揀選可當差行走者) *ememu gūsade tanggū isire oron be funtuhuleme gaihakūngge bi*. (或旗空有將及百缺而不取者) *udu anggasi umudu be ujire juse bihe seme*, (雖屬養育孤寡之子云) *beye ajigen celehen de dosikakū turgunde bahafi* (由於體格小不足尺寸) *kesi alihakūngge inu bi*. (未受恩者亦有) *aha bi hujufi gūnici*, (奴才伏思) *hūwašabure cooha nongghangge*, (增加養育兵) *cohome anggasi hehe celehen de dosihakū umudu juse, jai ciyanliyang akū urse be šar seme jilame*, (特意憐憫慈愛寡婦、不足尺寸孤子，以及無錢糧人等) *banjire hethe bahabume, beyebe hūwašabume ujibure jalin*. (為使獲得生業，養育己身) *aika damu beye ambakan ningge be sojome gaire oci*, (若惟挑取體格較大者) *enduringge ejen i geren ahasi be bilume gosire ten i gūnin de acanarakū gese*. (似不符聖主愛撫眾奴才至意) *bairengge jakūn gūsai ambasa de afabufi*, (請交付八旗大臣等) *ereci amasi hūwašabure cooha gaire de*, (嗣後取養育兵時) *sula manju i dorgi* (於閑散滿洲內) *celehen dedosika, gabtara ureshūn ningge be an i sonjome gaifi*, (照常選取尺寸足、射箭熟練者) *alban de yabubureci tulgiyan*. (當差之外) *aika gūsai dorgide, anggasi ujire juse, eici beye umudu, boode uksin baitangga akū urse bici*, (若於旗內有寡婦養子或身孤、家中無披甲、拜唐阿人等者) *getukeleme baicafi*, (予以察明) *harangga jalan i janggīn, nirui janggīn sa akdulafi*, (由該參領、佐領保舉) *juwan se dulekengge be uthai hūwašabure cooha de gaifi, hūwašabure ujibuki*. (過十歲者即取為養育兵養育之) ……*hese, jakūn gūsai amabasa gisurefi wesimbu sehe*. (奉旨，八旗大臣等議奏，欽此)」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91，〈鑲藍旗滿洲都統豐盛額奏陳擴徵養育兵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漢譯本將「……*hūwašabure cooha gaire de, damu beye ambakan. ne alban kame yabuci ojongge be sonjome ofi*, ……」一段，譯作「……徵養育兵時，惟揀選體高，現行當差者」，其中「*sonjome* (揀選)」是指「*alban kame yabuci ojongge* (可當差行走者)」而言，譯文卻植入前句的「*damu beye ambakan* (惟體格較大的)」，係將兩句合併編譯，斷句似有待商榷，且未將「*ojongge* (可者)」譯出；「*ememu gūsade tanggū isire oron be funtuhuleme gaihakūngge bi*」譯為「或旗徒有百缺未徵者」，未將「*isire* (將及)」譯出。

¹¹⁶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22，〈兵部·兵籍〉，頁39。

隆三年（1738），經八旗大臣研議後，揀選原則再次放寬，除「年十歲以上者選補如有不敷，將九歲以下之餘丁亦准選補。至鰥寡孤獨貧困無依者，不論年歲，均准選補」之外，「其革退官兵覈其所犯原係輕罪，及年老無子或自幼殘廢未經當差者，皆准給教養兵錢糧，以資養贍」，¹¹⁷亦即部分採納先前四十七的建議。

養育兵是對窮困餘丁的照顧，與此性質相近者，另有對孤貧旗人的賑濟。朝廷原本對八旗官兵的孀婦、孤兒均給半俸銀、米，卻因戰端屢啟，時有停發，自雍正二年起，俱行照舊賞賜，使各自得以養育；¹¹⁸對於長年在營伍行走者，凡為年老病弱而退伍之人，倘若本人不能當差行走，又無依靠，亦著賞半分錢糧，終身食用，¹¹⁹可謂設想周到。然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策楞（*tsereng*）仍指出，國家對八旗鰥寡孤獨等貧窮之人的贍養未能落實，原因在於：原本孤貧旗人遇有步甲、鐵匠等缺出，其家中無論是有「家生子」（*ujin haha*，家奴所生之子）或以印契買得的奴僕，以及在康熙年間以白契買得的奴僕，均得選補。惟近來貧窮人家非但無家生子或印契奴僕，且白契奴僕亦甚少，以致某些佐領雖知貧苦者不能度日，竟不選補；或是知其奴僕來源不明，作假具保選補；甚至動輒要求驗看身分，造成奴僕多、家道殷實者反得僥倖多食錢糧，遂主張應予檢討。¹²⁰由於事涉困厄旗人無

¹¹⁷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22，〈兵部·兵籍〉，頁40。

¹¹⁸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744-745，〈都統鄂倫岱等奏請用世襲官俸養育孀婦孤兒摺〉，雍正二年四月初二日，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

¹¹⁹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上冊，頁755，〈副都統齊穆布等奏議供給老弱單身退伍軍人半分錢糧摺〉，雍正二年四月初六日，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清查年老病弱退伍兵丁加以恩養的工作，自雍正元年（1723）十月即已施行，而齊穆布此次的調查，共得三十四名。

¹²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842-846，〈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策楞·奏請施恩救濟八旗孤苦貧民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bayara, baitangga i oron tucici*,（若八旗護軍、拜唐阿出缺）*gemu encu boigon i urse be gaimbi*.（俱取另戶人等）*yafagan (yafahan) uksin, sele faksi, folor faksi jergi oron tucici*,（步甲、鐵匠、雕刻匠等出缺）*gemu nirui dorgi anggasi, umudu, emteli jergi yadara urse be bodome icihiyame bufi*（俱考慮佐領內寡婦、孤苦、單身人等貧窮者撥給）*anggala be ujimbi*.（以養人口）*damu ere yafagan (yafahan) uksin, faksi sabe gaire fe kooli de*,（惟於取此步甲、工匠等舊例）*gemu ujin haha, doron gidame udaha aha be teni gaici ombi*.（俱家生子、印契所買奴才方得取）*amala hūwaliyasun tob i*

suncungga aniya omšon biyade, (嗣後於雍正元年十一月) *meiren i janggîn bihe hūwase ihacilame wesimbuhe*, (原副都統華色條奏) *elhe taifin i ninju emuci aniya onggolo bai bithede udaha aha be*, (將康熙六十一年以前白契所買奴才) *dehi juweci aniya i kooli songkoi doron gidame udaha aha i adali obure babe*, (照四十二年之例, 印契所買奴才當作相同之處) *uyun king acafi dahūme gisurefi wesimbufi yabubuha turgunde*, (會同九卿議奏准行之故) *ere jergi ahasi be yafagan (yafahan) uksin, faksisai oron de inu gaihangge bi*. (此等奴才亦有取為步甲、工匠等缺者) *damu hūwaliyasun tob i suncungga aniya ci ebsi* (惟自雍正元年以來) *bai bithede udaha aha be yooni gaire ba akū*. (以白契所買奴才未完全取之) *te tuwaci, anggasi, umudu, emteli jergi yadara ursei boode*, (今看得寡婦、孤苦、單身人等貧窮者家中) *ujin haha, doron gidame udaha aha akū sere anggala*. (與其說是沒有家生子、印契所買奴才) *bai bithede udaha fe aha bisirengge inu umesi komso ohobi*. (所有以白契所買舊奴才者亦已甚少) *ede yafagan (yafahan) uksin, faksi jergi oron tucici*, (因此步甲、工匠等缺出) *ememu nirui janggisa, yadara ursei ergen hetubume muterakū be sambime*, (某些佐領雖知貧窮者不能度日) *ini boode gaici acara ujin jergi aha akū turgunde*, (因其家無應取家生子等奴才) *umai ini banjire were be bodorakū*, (全未考慮彼等生計) *fuhalı bahaburakūngge bi*. (竟然有不撥給者) *ememu nirui janggisa, ere jergi ahasi akū yadara ursei boode*, (某些佐領於此等無奴才貧窮者之家) *ciyanliyang akū oci ujire niyalma akū seme*, (說是若無錢糧則無人贍養) *same esei niyaman hūncihin i booi niyalma ocibe*, (雖然知道此等親戚之家人) *bai bithede udaha ocibe*, (或者白契所買) *gemu ini booi ujin aha obufi*, (俱做為其家生子奴才) *holtome akdulafi gaiha bime*, (而作假保舉取了) *geli baicame tucibure de geleme yargiyan turgun be boolafi*, (又怕呈報實情被查出) *dasame nakabuki serengge inu bi*. (另行革退者亦有) *te aika damu ujin aha, doron gidame udaha aha be baima sonjome gaire ohode*, (今動輒要求挑取家生子奴才、印契所買奴才) *ere jergi ahasi akū yadara urse fuhalı ciyanliyang bahafi jeterakū*, (此等無奴才貧窮者竟不得食) *mohoro gacilabure de isinambime*. (必至困厄) *ahasi labdu bisire kemuni banjishūn urse de*, (奴才多而家道殷實者) *elemangga jabšabufi fulu ciyanliyang bahafi jemi*. (反倒僥倖得多食錢糧) ……*ereci Julesi turime gajiha diyanlaha turgun getuken akū jergi niyalma be an i gairakūci tulgiyan*, (嗣後除雇用、典押、原因不明等人照常不取之外) *jingkini beye hūda gaiifi uncaha niyalma*, (正身取價賣出之人) *ini ejen i boode juwe ilan aniya dulekengge be*, (在其主子家過二、三年者) *harangga nirui janggisa, ini uncaha wenšu bithe be getukeleme baicafi*, (該佐領查明其賣出文書) *akdulaha be tuwame yafagan (yafahan) uksin, faksisai jergi oron de uthai gaibume*. (驗保即取為步甲、工匠等缺) *jai ere jergi ahasi ci aname geli akūngge urse oci*, (再, 若此等奴才從來亦無者) *eici ini ahūn deo, niyaman hūncihin dolo, cihanggai aisilame booi niyalma tucibufi*, (或者其兄弟、親戚內情願資助出包衣人) *funde yafagan (yafahan) uksin, faksi sonjoro etuburengge bici*, (若有揀選代替披步甲、工匠者) *harangga nirui baci yargiyan babe getukeleme baicafi*, (自該佐領處將此查明) *turgun be tucibume gūsai ambasa de alibufi*, (出具原因呈送旗都統) *inu gaibume ohode*, (設若亦被取) *gūsai dorgi yadara ursei booi anggala ujire ciyanliyang be anggasi, umudu, emteli jergi jingkini yadara urse*, (贍養旗內貧窮者家口錢糧, 寡婦、孤苦、單身人等真正貧窮者) *gemu yargiyan kesi be bahafi enteheme alifi*, (俱得永受實恩) *mohoro gacirabure de isinarakū bime*. (而不至困厄) *harangga kadalara urse icihiyara de ja ofi*, (因該管者易於辦理) *eiten jemden turgun inu akū ombi*. (一切弊端情由亦得免) ……*isereng ni ere wesimbuhe gisurefi yabubuha*. (策楞此奏已議行)」策楞奏摺中所言華色的條奏, 具奏時間應為雍正元年十月, 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 上冊, 頁441, 〈正黃蒙古旗副

錢糧即不得贍養，旋覆准：「嗣後除旗下典雇之家人不准拔補外，如白契所賣之人亦准拔補。至孤寡貧苦之家並無家人，借其親戚家人充補者，該佐領詢實並驗明原契，呈明該都統，亦准拔補」，¹²¹既使真正貧困者獲得照料，亦可免除選補不實的弊端。

除了窮苦旗人的照養之外，八旗官員對於旗人生計的條奏，亦兼及開戶人、冒入旗籍者、犯罪旗員的生活安置與照顧。關於開戶人，八旗奴僕贖身後成為開戶人，雍正朝規定，凡不在旗籍或民籍者，仍須歸原佐領管理，而如係留住地方者，則俱令遷往京城。其中，原居京城的開戶人，生計不受影響；往赴京城者，則被迫拋家棄子，且於原佐領處無法謀得差事，甚至無棲身之所，勢必淪為無業遊蕩之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赫星 (*hesing*) 認為，地方本有設官，實可就地查明、登記該開戶人出身、口數，並予以管理，無須帶至京城，而不至妨害其生計；此奏經八旗大臣議後准行。¹²²關於冒入旗籍者，雍正朝

都統花色奏報禁康熙年間所買之奴贖身為民摺》，雍正元年十月十七日，此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未收。又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35，〈副都統策楞奏請施恩救濟八旗孤苦貧民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漢譯本將「*gaimbi*」俱譯作「帶領」，此處似譯作「選取」的「取」較符合原意；「*bai bithede udaha aha* (白契所買奴才)」譯為「地方文書所買之奴才」，係將「*bai*」視作「地方 (*ba*) 的 (*i*)」，實則是漢文「白」的音譯，「*bai bithe*」當譯作「白契」，滿文亦寫作「*cisui boji*」，指私自買賣而未經官府鈐印認證的文契；「*doron gidame udaha aha* (印契所買奴才)」譯為「鈐印所買奴才」，「*doron gidame*」原意為「鈐印」，而相對於「白契」者即為「印契」；「*umai ini banjire were be bodorakū* (全未考慮彼等生計)」譯為「故並未念及伊之生計、化導」，滿文中並無「化導」字樣；「*geli baicame tucibure de geleme yargiyan turgun be boolafi*, (又怕呈報實情被查出) *dasame nakabuki serengge inu bi*. (另行革退者亦有)」譯為「然又懼怕查出，報實由後，復欲解任者亦有」，語意不清；「*aika……ohode* (動輒)」譯作「倘惟」、「*jabšabuḡi* (僥倖)」譯作「尋幸」、「*alibufi* (呈送)」譯作「交付」，似未反映滿文原意。

¹²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 (乾隆朝)》，卷174，〈八旗都統·兵制·選補弓匠鐵匠〉，頁50。

¹²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807-809，〈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赫星·奏為八旗離檔及歸原檔遷回原籍事請旨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ne toktoḡuha bade, jakūn gūsai ursei ahasi beyebe joolime tucibufi*, (現今所定之處，八旗人等的奴才贖身出去後) *gūsa irgen de akūngge be getukeleme baicafi*, (不在旗、民者查明後) *dangse faksalaha niyalma obufi bireme da nirude bederebuki sehebi*. (做為開戶人，一律歸還原佐領云) ……*jakūn gūsai ursei ahasi beyebe joolime tucibufi*, (八旗人等的奴才贖身出去後) *gašan tokso de tehengge inu bi*, (居住鄉村者亦有) *ging hecen de tehengge inu bi*. (居住京城者亦有) *ere gese ursei dorgi*, (似此人等

對冒入旗籍者定有處罰條例，清查不實的官員亦有連帶處分，¹²³但冒入的情形仍是層出不窮。據參領四十七的估計，來歷不明而得挑充步甲者，八旗合計約有千餘名。由於步甲差役甚為辛苦，「晝則巡街、潑水，夜則敲梆、守柵」，八旗稍有養贍之人，皆不願挑，「惟貧乏及戶下家人始肯挑補，間有窮老及寡婦必藉錢糧以為養贍者，或典買一人，或向親戚借一人，或撫一民為養子，使之披甲當差，得錢糧以養贍家口。更有絕戶之家人，亦挑充步軍，賴錢糧以度朝夕，並祭掃

內) *ging hecen de bihengge oci*, (若有在京城者) *da nirude bederebufi dangse faksalaha niyalma obuci*, (若做為歸還原佐領開戶人) *umai ini banjire hethe be ufaraburakū be dahame*, (既然其生計並未完全失去) *giyan i toktohuha sonkoi icihiyaci acarangge*. (理應照規定辦理) *damu daci tokso de tehe urse*, (惟原居住村莊人等) *jai beyebe joolime tucibufi, uthai gašan tokso de gurime teneme goidafi*, (以及贖身出去後，立即遷移鄉村去久住) *banjire hethe ilibuha urse be gemu leksei ging hecen de guribuci*, (建立生計者，若令俱一起遷往京城) *esei banjire hethe be ufarabumbime*. (此等人將失去生計) *gašan tokso de banjime tacifi*, (習慣鄉村生活) *ging hecen de gajicibe*, (雖帶往京城) *baitalara ba inu akū*. (亦無用處) *jai ging hecen de gurinjire encehen akū urse* (再，遷來京城無能力人等) *nirui bade alban gaici ojarahū be iletu sambime*. (明知佐領處不能得到差事) *geli cisui boode unggici ojarahū ofi*, (又因不能私自差遣回家) *esebe aniya hūsime ama eme juse sargan be waliyafi*, (此等人整年拋棄父母妻子) *emtelı beye ging hecen de bifi*, (單身留在京城) *babade jetere be baime fuhali tomoro ba akū*, (到處覓食，竟無棲身之處) *uthai hethe akū neome yabure niyalma adali obuhabi*. (即如同無業遊蕩之人一樣) ……*ere jergi ahasi beyebe joolime tucibufi*, (此等奴才贖身出去之後) *ne ging hecen de bihengge be*, (今在京城者) *kemuni toktohuha songkoi getukeleme baicafi da nirude bederebufi*, (仍照規定查明後，歸還原佐領) *dangse faksalaha niyalma obuki*. (做為開戶人) *gašan tokso de tehengge be inu getukeleme baicafi*, (將居住鄉村者亦查明) *ging hecen de gajira be nakafi*, (停止帶來京城) *beleni gašan tokso be kadalara hafasa bisire be dahame*, (既然現成有管理鄉村的官員) *esei anggala ton ya gūsai, wei nirui, daci wei booi aha bihe babe*, (將此等人戶口數，何旗、何者佐領、原來誰家的奴才之處) *uthai esede afabufi dangsede ejebufi*, (即交付此等人在案) *baita dekdeburakū ciralame kadalabuki*. (不令生事，嚴加管理) ……*hesing ni ere wesimbuhe gisurefi yabubuha*. (赫星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30，〈副都統赫興奏陳安置贖身旗人奴才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漢譯本將「*dangse faksalaha niyalma* (開戶人)」直譯作「分檔之人」，與當時的用法不符；未將「*ging hecen de tehengge inu bi*. (居住京城者亦有)」一句譯出；將「*banjire hethe* (生計)」直譯作「生活產業」。

¹²³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17，〈兵部·職方清吏司·八旗·戶籍〉，頁28，曰：「(雍正)七年議准，別載冊籍之人，冒入滿洲正身冊內，及原係民人繼嗣冒入旗籍者，係官革職，常人鞭一百。扶同狗隱具保之佐領、驍騎校降三級調用，領催鞭八十，參領、副參領罰俸一年，都統、副都統罰俸六月。如佐領、驍騎校並不知情，朦溷具保者，降一級調用，領催鞭六十，參領、副參領罰俸六月，都統、副都統罰俸三月」。

故主墳塋」。四十七以為，「既為旗下典買之人與養子，則亦即是旗人。縱或有旗人覓民頂充，與之分食錢糧者，夫民亦屬朝廷之赤子。況其所得錢糧，既分半以養旗人，則其半分錢糧亦伊出力當差所應得」，現在窮乏旗人可得有養贍之資。¹²⁴副都統策楞另查出「外省民人串通各該佐領，冒為旗籍，濫入丁冊，作為另戶當差」，「理應將伊等撥回原籍安插，從前濫准入冊各官均應議處」，但念及「伊等入旗有年，原籍自必失業，且既已食餉當差，甚有身受職官者，若一旦撥回，則原籍已無舊產可求，而在旗現有之基業復失」，恐有負「愛養旗民之至意」。¹²⁵四十七與策楞乃皆向朝廷請求准予就地合法，經八旗大臣議定，「八旗有民人冒入旗籍者，照過繼民人為嗣例，入於別載冊籍內。嗣後永不許民人冒入旗籍，違者除本人治罪外，保報之該管官一併交部議處」，¹²⁶顯然是出自解決眼前部分旗人生計困難的權宜措施。

關於犯罪旗員，八旗人等全賴當差食糧以維生計，如因罪革退，生活即陷入困頓。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公元（*gungyuwan*）主張，遭治罪者案情輕重不一，應予區別，且犯者之中不乏有心悔過可用之人，時值恩赦減刑之際，凡因公事牽連或無心觸法而遭革退治罪者，若能復取為護軍、披甲，既可令其贖罪效力，亦得以食錢糧、養家口。¹²⁷

¹²⁴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33，〈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奏陳請免查革退之步軍以廣皇仁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¹²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62-363，〈署鑲紅旗漢軍都統策楞·奏陳清查各旗戶口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¹²⁶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2，〈八旗都統·戶口·分晰戶口〉，頁11-12。

¹²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44-248，〈奏請恩赦八旗犯者使得新生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ahasi, inu damu ejen i ujire hūwašabure kesi de akdafi*（八旗奴才亦惟仰賴主子養育之恩）*meni meni ciyanliyang de alban kame yabure*，（各自於錢糧上當差行走）*booi anggala be ujimbi*。（以養家口）*ciyanliyang akū oci, fuhali banjime muterakū*。（若無錢糧，竟不能維生）*damu jakūn gūsade baitai turgunde alban ci nakabuha*，（惟於八旗因故革退差事）*weile bahafi selhen šusiha weile araha urse bi*。（有因獲罪治以枷鞭之罪者）*ememu gūsa, esebe nakabuha*，（或旗革退此等人）*weile araha turgun weihuken be tuwame*（因視治罪情由輕）*dasame bayara uksin de gaihangge inu bi*。（復取為護軍、披甲者亦有）*ememu gūsa, esebe emgeri nakabuha*，（或旗以此等人已經革退）*weile araha niyalma, dasame baitalaci ojurakū*

旋議准：除犯十惡及因軍務獲罪，殺傷人命減等枷責，並帶軍器逃走人外，因別項獲罪革退兵丁內，有年力精壯可以當差者，仍准選充護軍、驍騎，如改過自新黽勉效力者，應陞之處並准其列名。¹²⁸其次，獲罪革退官兵依例須追繳已領糧餉，正白旗滿洲參領四格（*syge*）認為，其中窮苦而無力賠補者實多，如強制執行，將造成犯者家庭生計

seme（治罪之人不可復用云）*fuhali bayara uksin de gairakū*,（竟不取為護軍、披甲者）*beye dubentele baitakū niyalma obuḥi*（自身最終做為無用之人）*umesi mohoro gacilabure de isibuhangge inu bi*.（以至甚困厄者亦有）……*nakabuha weile araha ursei dorgi turgun ujen weihuken adali akū be dahame*,（革退治罪者內，既然情由輕重不一）*baitalara waliyara be inu ilgama faksalaci acambi*.（亦應區分用捨）*tere anggala, ese dorgi ememu faššan bisire se asigan (asihan)*,（況且，此等人內或有功年少）*niyalma giltukan urse*,（人俊秀者）*ini beye nakabuha weile arabuha be korsome aliyame*,（其悔恨自身被革退治罪）*nenehe endebuku be halafi*,（改正前過）*beyebe icemleme dasame bayara uksin de dosifi*（自新復進為護軍、披甲）*weile be sume faššame yabuki sere urse be*（贖罪效力者）*aika dasame bayara uksin de gaici*,（若復取為護軍、披甲）*ese bahafi gūnin de acabume faššame yabumbime*,（得此等人以得意效力）*inu enduringge ejen i kesi de bahafi ciyanliyang jeme booi anggala be ujimbi*.（亦可得聖主之恩食錢糧、養家口）……*nakabuha weile araha cooha ursei dorgi*（革退治罪兵丁等內）*ini araha weile juwan ehe i dorgide*,（其犯罪在十惡之內）*jai cooha nashūn i baita de weile baha*,（以及獲軍機之罪）*niyalma be waifi jergi ebrenbuḥi selhen šusiha weile araha*,（殺人等減刑治以枷鞭之罪）*cooha agūra gaifi ukaka [ukaha] urse*（攜帶軍械逃跑者）*be dasame bayara uksin de gairakūci tulgiyan*,（不得復取為護軍、披甲之外）*funcehe nakabuha weile araha ursei weile*（其餘革退治罪者之罪）*gemu hūwaliyasun tob i juwan ilaci aniya uyun biyai ice ilan i kesi še i cargi de bisire be dahame*,（既然俱於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赦之前）*bairengge enduringge ejen desereke kesi isibuḥi*,（請聖主施鴻恩）*jakūn gūsai gūsai ambasa, tui janggisa de hese wasimbuḥi*,（降旨八旗大臣、護軍統領等）*yaya siden i baita de ušabuha*,（凡因公事受牽連）*gūnin akū weile endebuku de nakabuha, weile araha cooha ursei dorgi*（無心罪過而革退治罪兵丁等內）*se asigan (asihan)*, *niyalma giltukan, gabtara niyamniyarangge kemuni tuwaci ojongge be sonjofi*（揀選年少、人俊秀、騎射尚看得可者）*dasame bayara uksin de gaifi faššame yabubureo*.（復取為護軍、披甲效力）……*ere jergi urse yooni icemleme faššara jugūn bahafi*,（此等人均得重新效力之路）*mohoro gacilabure de isinarakū bime*,（而不至困厄）……*gungyuwan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公元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67-2468，〈鑲紅滿洲旗副都統龔元奏請八旗獲罪兵丁給以出路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漢譯本將「*beyebe icemleme*（自新）」譯為「身願」；將「*gūnin de acabume*（得意）」譯為「迎合其心」，似未能反映滿文原意。

¹²⁸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4，〈八旗都統·兵制·革退官兵選取護軍驍騎〉，頁48。又「十惡」係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無著，宜先就案由輕重與賠補能力詳加查明，再行斟酌辦理。¹²⁹其實，乾隆皇帝在即位恩詔中已指示：應追軍需錢糧，除本身不准豁免外，其餘著各旗查明具奏，候旨豁免；¹³⁰因此在四格的奏摺上以漢字墨批，曰：「已行過了」。又八旗官員如虧空國帑不能補還者，即將人口入官，變價以抵欠項，協理河南道監察御史兼佐領赫慶指出，「伊等既已入官，無人養贍，伊等又不能自行養贍，以致棲身無所，衣食無措，迫於饑寒，往往逃竄他處，情殊可憫」，乃奏請敕令八旗大臣，「查明所剩在官人口數目，分析老弱，詳酌價值，速行變賣」，期使「國帑不至久懸，而在官人口亦不至有凍餒無告之累」。由於當時八旗在官人口俱已年久，赫慶雖有照顧犯罪旗員之意，卻又

¹²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815-817，〈正白旗滿洲參領四格·奏陳因罪被停職官員罰銀及償還能力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墨批：已行過了】……*jakūn gūsai yaya weile bahafī nakabuha hafasa, coohai urse oci*, (八旗凡獲罪革退官員、兵丁) *gemu nakabuha inenggi ci bodome gaiha funglu, ciyanliyāng ni menggun, bele be bošofi niyeceme afabubumbi*. (俱自革退之日計算，追繳補回已領俸祿、錢糧之銀、米)……*geren weile bahafu nakabuha hafasa, coohai urse i dorgi*, (眾獲罪革退官員、兵丁內) *beye fafun be miosihodoho, doosi nantuhūn, jortai fafun be necime yabuhangge bi*, (有自身枉法、貪污，故意犯法者) *siden i baita de ušabufi nakabuhangge bi*, (有因公事受牽連革退者) *jai coohai ursei dorgi niyalmai booi ahasi be moringga uksin, yafagan uksin etubufi* (以及兵丁等內有令別人家奴才披馬甲、步甲) *anggasi, g'ojin [g'ogin] emteli umudu be ujiburengge inu bi*, (亦有養鰥寡孤獨者) *ede bireme emu adali gaiha menggun, bele be bošome niyeceme afabubume ofi*, (因此一概一體追繳補回已領銀、米) *esei dorgi toodame afabume muterengge inu bi*, (此等人內亦有能賠繳者) *amba muru toodame afabume muterakūngge labdu*. (大約不能賠繳者多) *ememu yadara hafasa, coohai urse, jai anggasi sebe ujire uksin se nakabuha* (或貧窮官員、兵丁等，以及贍養寡婦等的甲兵等革退後) *amala gaiha menggun, bele be udu toodame afabure encehen akū seme*, (後來所領銀、米若干無力賠繳云) *arga akū banjire be efulefi uncame fayame toodame afabufi*, (無奈毀賣生計交還) *booi gubci omiholoro be gemu bodome benjinarakū de isinambi*. (全家挨餓俱難料定)……*ere jergi weile bahafī nakabuha hafasa, coohai ursei dorgi gaiha funglu, ciyanliyāng ni menggun, bele be bošome afabure hacin be*, (此等獲罪革退官員、兵丁等內將所領俸祿、錢糧之銀、米追繳一項) *meni meni harangga ambasa de afabufi*, (交付各自所屬大臣) *baitai turgun toodame afabume mutere muterakū babe getukeleme baicafi*, (將事由、能否賠繳之處查明) *urunakū yargiyān be jafame acara be tuwame icihiyabuci ojoro ojurakū babe* (務必據實斟酌辦理，可否之處) *enduringge ejen i genggiyan bulekušere be baimbi*. (伏祈聖主睿鑑)」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31，〈參領四格奏陳追繳獲罪官兵解任後所領銀米〉，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漢譯本將「*fafun be miosihodoho* (枉法)」譯作「藐視法紀」，似將「*miosihodoho*」視為漢語「藐視」的借詞，惟此字的本意為「行邪」、「表現乖僻」。

¹³⁰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頁8，雍正十三年九月己亥條。

強調「徒有抵補之虛名，究無抵補之實濟」；¹³¹加以入官旗人一旦變賣為奴，即無法自贖，境遇恐更加不堪，故未被乾隆皇帝接納。此外，官員緣事議處，其情罪輕者，即照例罰俸，以儆怠忽。正黃旗漢軍左司參領王廷臣另提出，護軍校、驍騎校等微員，多由兵丁出身，「其家鮮有蓄積，惟仰賴一身之俸祿，上當官差，下贍家口」，一經罰俸，「在家計稍有餘者，尚可自給，或本係貧素，未免行走維艱」，處境堪憐，甚至「貧乏悞公」。¹³²此奏乾隆皇帝甚為重視，次年即根據王廷臣的建議頒布上諭，曰：「微末之員，遇有罰俸，著每月扣除一半，支領一半，俾伊等稍資用度，以示朕體卹旗員之至意」。¹³³

在恩賞銀兩方面，雍正朝曾透過寬免積欠、生息銀兩等恩賞的方式，給予八旗官兵經濟上的補助。關於寬免積欠，自康熙朝以來，「旗人每遇急需，即向人告貸，以至每年所得俸餉不足補償重利，愈至窘乏，於是特設公庫、廣善庫，以周其不足」，¹³⁴惟數十年間，拖欠未還者，為數甚鉅，朝廷除多次通行豁免外，亦有屢加催討者，即便遇借貸人身故，仍須由其子孫家人俸祿錢糧坐扣一半。雍正皇帝即位後，多次開恩寬免，例如：雍正元年，全數蠲免鑲紅旗虧空庫銀；¹³⁵雍正十年，特准將子孫坐扣一半俸餉抵補舊欠者，開恩豁免，¹³⁶而「本身現在而未完者」，一體適用。¹³⁷乾隆皇帝在即位恩詔中，亦宣布：「八旗出征滿洲、蒙古、漢軍、綠旗兵丁及蒙古兵丁，效力行間，勞苦堪憫，所借銀兩，盡與豁免」。¹³⁸由於此次寬免對象僅限於

¹³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07-408，〈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赫慶·奏報清理八旗入官人口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¹³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93-294，〈正黃旗參領王廷臣·奏陳八旗護軍校驍騎校罰俸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八日。

¹³³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7，〈八旗都統·公式·關支俸餉〉，頁23。

¹³⁴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0，頁8-9，雍正十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諭。

¹³⁵ 劉厚生譯，《清雍正朝鑲紅旗檔》（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頁3，〈天宇七號·雍正元年·都統伯司格謝恩摺〉。

¹³⁶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0，頁9，雍正十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諭。

¹³⁷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0，頁9，雍正十年五月十七日，奉上諭。

¹³⁸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2，頁6，雍正十三年九月己亥條。

兵丁，正白旗滿洲都統佛表 (*fobiyoo*) 認為，護軍校、驍騎校等六品微員，仍屬當差食糧之列，不應與其他職官相比，乃要求一併恩准寬免，乾隆皇帝也准其所請。¹³⁹

護軍校、驍騎校等均由兵丁晉陞，身分介於官、兵之間，長期以來，犯過罰俸，比照官員之例；遇有恩賞，卻不得一體均霑，經由官員的條奏，待遇始獲改善。值得注意的是，護軍校、驍騎校等原先一年兩季領取俸祿，後改為按月給予錢糧，對其生活的維持當大有裨益。然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鄂齊爾 (*ocir*) 指出，由於官員俸祿經由按月均攤支付後，若逢閏月則無錢可領，對於此等依賴錢糧為生的微員而言，生計必至無以為繼，故建議嗣後每三年逢二次閏月時，請朝廷加發彼等錢糧。¹⁴⁰ 站在體恤旗員的立場，鄂齊爾的意見應該受到皇帝

¹³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31輯，頁797-798，〈正白旗原任滿洲都統佛表·奏請寬免現役護軍校等所借銀兩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akūn gūsai cooha de genehe coohai ursei juwen gaiha menggun be gemu guwebuhe*. (將八旗前往軍旅丁兵所借銀兩俱寬免) *daum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sebe hafan i jergi bi seme guwebure jergi de dabuhakūbi*. (惟護軍校、驍騎校等因有官銜，不在寬免之等) *amban bi kimcime gūnici*, (臣詳思)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sa, udu ningguici jergi hafan bicibe*, (護軍校、驍騎校等雖為六品官) *kemuni coohai ton*, (仍為兵丁之數) *ne biyadari ciyanliyang ulebumbi*. (今每月供給錢糧) *gūwa tušan i hafasa de duibuleci ojarahū*. (不可與其他職任官員相比) *ese gemu ciyanliyang de akdafi banjire urse be dahame*, (既然此等人俱靠錢糧為生之人) *inu coohai jergi de obuŋi*, (亦應為兵丁之等級) *esei juwen gaiha menggun be tebume afabure be ezen kesi isibuŋi guwebureo*. (交付扣除此等人所借銀兩，請主子施恩寬免) ……*fobiyoo i ere wesimbuhē be hese arafi yabubuha*. (佛表此奏繕旨施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28，〈都統佛標奏請寬免效力行間護軍校等所借銀兩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漢譯本將「*tebume* (扣除)」譯為「扣存」，似有誤。

¹⁴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28-230，〈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鄂齊爾·奏請恩准加發閏月錢糧以益官員生活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nenehe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sede gemu emu aniya juwe forgon de funglu gaimbihe*. (先前護軍校、驍騎校等俱一年兩季領取俸祿) *amala enduringge ezen kesi isibuŋi*, (後聖主加恩) *esede banjire de tusa okini seme* (為有益於此等人生計云) *biyadari ciyanliyang bahabuhangge yargiyan i gūsai ahasi be jilame gosire ten i gūnin*. (每月獲得錢糧者，實體恤八旗奴才之至意) *te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sa, banjire de nenehe ci labdu tusa ohobi*. (今護軍校、驍騎校等，生計較先前已甚為有益) *damu anagan i biya de teisulebuŋi ciyanliyang bahabuhakūngge* (惟逢閏月不獲錢糧) *ineku esei jeke funglu be bodome ciyanliyang obume* (原本此等人計其食俸祿為錢糧) *biyadari buhe turgunde bahabuhakū*. (不得月每給與之故) ……*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serengge, gemu cooha ci wesikengge buya hafan*, (護軍校、驍騎校者，俱從兵丁晉升的小官) *ciyanliyang*

的注意，但或許所議並無急迫性，遂被擱置。到了乾隆二年九月，次月係乾隆皇帝即位以來的首次閏月，特降旨諭曰：「護軍校、驍騎校等原係食俸之員，因欲令伊等用度從容，故將俸項改給錢糧，而遇閏之年，不得與兵丁一體支領閏餉，伊等於閏月用度未免拮据。著於本年為始，凡遇閏月，照兵丁例，一體支給閏餉」。¹⁴¹

又康熙年間為方便旗人週轉而設置的八旗公庫，後因事務漸至紛擾而停辦；¹⁴²雍正三年（1725），傳言朝廷有重設公庫之舉，雍正皇帝嚴斥造謠者為「搖惑眾人之匪類」，並說明「前知公庫之無益，故令停止，至今公庫之事繁冗混亂，尚未完結，豈可重行設立」。¹⁴³國子監司業朱蘭泰卻以自身的經驗，強調康熙朝八旗兵丁因有公庫，經濟上「長覺寬裕」，並希望能藉以「杜私借之門，權開公支之路。私借則利息重而無所止，公支則利息輕而有所節」，遂請照舊例設置八旗公庫，揀選才守兼優官員辦理，則「在公為不費之惠，在私為生計之資，似於根本甚有裨益」。¹⁴⁴然因雍正皇帝曾強烈反對重開公庫，

de akdafi banjimbi.（靠錢糧為生）*aikabade anagan i biya de teisulebufi ciyanliyang bahaburakū oci,*（設若逢閏月不得錢糧）*esei ere emu biyade ciyanliyang akū de alban game yabure de mangga bime,*（此等人因此一月無錢糧而難以當差行走）*banjire de inu siraburakū de isinambi.*（生計亦至無繼）*enduringge ejen i desereke kesi isibufi,*（請聖主加鴻恩）*ereci amasi ilan aniya juwe mudan i anagan i biya de teisulebuci,*（嗣後若逢三年二次閏月）*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sede ciyanliyang bahabure ohode,*（護軍校、驍騎校等若得錢糧）*enduringge ejen i gūsai ahasi be jilame gosire, banjire de tusa okini sere ten i gūnin de acanambime,*（正符聖主體恤旗的奴才，有益於生計之至意）*ese inu kesi be alifi ere emu biyade banjire de sirabuci ombi.*（此等人亦蒙恩，此一月生計得以為繼）……*ocir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鄂爾齊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64，〈鑲白蒙古旗副都統鄂爾齊奏請加發閏月錢糧〉，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漢譯本將「*gemu emu aniya juwe forgon de funglu gaimbihe*（俱一年兩季領取俸祿）」譯為「一年領二季俸祿」，似與原意不合。

¹⁴¹ 《乾隆朝上諭檔》，第1冊，頁216，乾隆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奉上諭。

¹⁴²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75，頁12-13，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甲戌條，曰：「……猶恐用度不繼，設立八旗官庫以濟官兵。……嗣後官庫事務漸至紛擾，故停止八旗之庫設立總庫」。又《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6，〈八旗都統·教養·貸給庫帑〉，頁65，曰：「康熙年間，八旗設立公庫，貯銀借給旗下官兵。五十三年，裁八旗公庫，停止旗人借領公庫銀」。

¹⁴³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3，頁41，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十日，奉上諭。

¹⁴⁴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86，〈國子監司業朱蘭泰·奏請設置八旗公庫以為週轉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又當時錢價漸昂，已使旗人生計頗受影響，又常

故此事最初並未交付議奏；迨乾隆元年五月，乾隆皇帝始以「從前設立公庫之時，於旗人殊有裨益，後因辦理不善，假冒支領，不能賠補，以至虧空，種種弊生，是以停止」為由，命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重新檢討，¹⁴⁵而予以復設，惟仍以弊端叢生告終。¹⁴⁶

關於生息銀兩，¹⁴⁷雍正元年，命八旗及包衣三旗親王九人各領內庫銀十萬兩，「經營生息」，以備旗下官兵喜、喪等事之用，經議定

至當舖質押借貸，復為重利所苦，造成惡性循環，般查納 (*yenjana*) 即曾奏請嚴查重利當舖，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21-223，〈般查納·奏請嚴禁重利當舖以利軍民生活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mala jiha i hūda ulhiyen ulhiyen i wesifi*, (後錢價漸升) *te emu yan menggun de amba durun i jiha damu jakūn tanggū funceme hūlašambi*. (今一兩銀兌換大制錢八百餘) *nenehe de duibuleci emu yan menggun de, amba durun i jiha emu tanggū susai ekiyehe be tuwaci*, (如以比較先前一兩銀，大制錢減少一百五十觀之) *turgun akū seci ojarahū*. (不可說沒有原因) ……*ne duite sunjata fun i madagan gaire dangpuli neihengge umesi labdu*, (現今開設收取各四、五分利息當舖者甚多) *ere jergi dangpuli inu jiha iktabume ojoro jakade*, (因為此等當舖亦積錢) *jiha hūlašara forgošoro de tesurakū sere anggala*, (不但錢不足兌換調度) *ujen madagan de banjire cooha irgen inu labdu jobombi*. (重利亦使兵民生計甚為艱難) ……*geren alban i kūwaran de ikdabuha jiha be gemu boigon i jurgan de afabubufi*, (將眾官營積蓄之錢俱交付戶部) *biyai cianliyang de suwaliyaganjame cooha urse de sidafi bubume*. (按月錢糧一併發給兵丁等) *jai duite sunjata fun i ujen madagan gaire jiha iktabure dangpuli be yooni ciralame fafulafi neiburakū ohode*, (再，設若將收取各四、五分重利、積錢當舖俱嚴禁開設) *iktabure ba komso oci*, (若積蓄處少) *jihai hūda bahafi necin ofi*, (因錢價得以穩定) *cooha irgen i banjire de labdu tusa seme gūnimbi*. (料想於兵民生計大有裨益云) ……*yenjana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般查納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63，〈副都統般查納奏陳嚴禁開設收高利之當舖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漢譯本將「*amba durun i jiha emu tanggū susai ekiyehe be tuwaci, turgun akū seci ojarahū* (如以……大制錢減少一百五十觀之，不可說沒有原因)」譯作「大制錢減少一百五十，觀之不可無因」，惟此句滿文原摺斷句在「*tuwaci* (若看)」，且未將「*seci* (若說)」譯出；將「*jiha hūlašara forgošoro de tesurakū sere anggala* (不但錢不足兌換調度)」譯為「錢不足兌換」，未將「*forgošoro* (調度)」、「*sere anggala* (不但)」譯出；將「*ujen madagan de banjire cooha irgen inu labdu jobombi* (重利亦使兵民生計甚為艱難)」譯作「因高利生活之兵民亦多擾苦」，語意不清。

¹⁴⁵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9，頁28，乾隆元年五月辛酉條。

¹⁴⁶ 參見張建輝，〈關於乾隆收撤「恩賞銀兩」與生息銀兩制的存廢問題——乾隆復行「公庫制」的失敗與清釐生息幣本的意圖〉，《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卷1期(2005.2)，頁23-36。

¹⁴⁷ 「生息銀兩」一詞，於雍正七年(1729)才正式見諸載籍，惟制度的醞釀與草創，則應始於康熙初年，參見韋慶遠，〈清代康熙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和運用——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一〉，收入韋慶遠，《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71-185。

護軍校、驍騎校等喜事給銀十兩、喪事二十兩，馬甲、步甲等依次遞減；¹⁴⁸經營的方式，主要為：買田招佃收租、交商收息、開設當舖及其他店舖以直接經營等。¹⁴⁹至雍正七年，除了在京八旗之外，外省駐防的八旗兵丁，亦一體加恩，賞給生息銀兩。¹⁵⁰惟「在京漢軍兵等遇有喜、喪等事，既不能與滿洲、蒙古兵等一體邀恩，而又不能照漢軍官員借俸之例，是以遇有喜事尚可稍待，而白事多至無從措辦」，鑲藍旗漢軍都統李禧特為在京八旗漢軍兵丁請命，或「照漢軍官員借俸之例，遇有白事准借四個月錢糧，作八個月扣還」，或「與滿洲、蒙古兵等一視同仁，恩賞資生銀兩，俾漢軍兵等喜、喪等事俱有所資」。¹⁵¹李禧的確指出現有措施的缺失，時值乾隆皇帝諭令總理事務王大臣等「為八旗籌議恆產，為兵丁久遠之計」，自應將其意見併入考量。惟王大臣等舉發李禧「諸事敗露，且將密奏之件宣揚於外，欲以市恩」，擬止其議；乾隆皇帝以為不應以人廢言，賞給漢軍兵丁生息一事，著交研議、次第舉行。¹⁵²

生息銀兩照顧的層面甚廣，就辦理的範圍而言，凡兵丁祖父母、父母、本人、妻之喪事，或娶媳、嫁女之喜事，俱得恩賞；無子嗣寡婦病故後，則以承辦後事者得恩銀。正紅旗滿洲參領喀喇（*kara*）認

¹⁴⁸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元年〉，頁5-7，上諭，八旗都統等議覆，奏入於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息銀兩措施的重要性如何，論者見解不一，例如：馮爾康，《雍正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01，認為係臨時性的補助，對八旗生活所助有限；韋慶遠，〈清代雍正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二〉，收入《明清史辨析》，頁197-190，則強調是解決八旗生計的重要措施。

¹⁴⁹ 參見韋慶遠，〈清代雍正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整頓和政策演變——清代「生息銀兩」制度興衰過程研究之二〉，頁207-228。

¹⁵⁰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7，頁7-8，雍正七年三月十四日，奉上諭。此次上諭中，亦將生息銀兩的辦法擴及各省督標、撫標、提標兵丁，每標按兵丁額數分別給銀數千兩至一、二萬兩；至於鎮標兵丁，則俟「酌量國用之出入，次第加恩，陸續降旨」。

¹⁵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40，〈鑲藍旗漢軍都統李禧奏報營運恩賞八旗資生銀兩事摺〉，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¹⁵²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頁20-21，雍正十三年十月辛未條。所謂李禧「諸事敗露」，係指本年六、七月間，李禧在審訊案件時，誣賴貝子弘春受賄，串謀取供，鍛鍊成獄一事，見同書，卷5，頁36-37，雍正十三年十月辛卯條；「密奏之件宣揚於外」，則是乾隆皇帝在下令輪班條奏時，曾要求「不得互相商榷，及私為指授」。

為，官兵俸餉有限，若遇事不得濟助，殊難料理，現行辦法忽略了兵丁之子或八旗孤兒病故之處，以及婚喪乃家族大事，分戶另居的兄弟必須共同負擔，卻不得恩賞，兵丁實未能普遍蒙受皇恩。¹⁵³就適用的對象而言，則包括護軍校、驍騎校、飯上人（*budai niyalma*）、茶上人（*cai i niyalma*）、拜唐阿（*baitangga*）、守門守渡官、部院筆帖式、兵丁，以及亡故官員子弟等，副都統八十特請將原不在恩賞之列

¹⁵³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01-104，〈正紅旗滿洲參領喀喇·奏請賜銀八旗當差軍士喜喪等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cooha ursei mafa, mama, ama, eniye, beye, sargan i jobolon baita*, (兵丁等的祖父母、父母、本人、妻的喪事) *urun gaijara, sargan jui bure urgun baita de gemu kesi menggun bahabumbi*. (娶媳嫁女的喜事，俱得恩銀) *enen juse akū anggasi hehe nimeme akū oho manggi*, (無子嗣寡婦病故後) *baita alifi icihiyara niyalma be tuwame kesi menggun bahabumbi*. (視辦事之人而得恩銀) ……*ereci tulgiyen, cooha ursei juse nimeme akū oho umudu jui nimeme akū oho babe dabume gisurehekūbi*. (此外，兵丁等之子病故，孤兒病故之處，未曾議入) *damu coohai hafan serengge, gemu funglu de akdafi banjimbi*. (惟武官者，俱賴俸祿為生) *beye alifi icihiyara urgun jobolon baita ci tulgiyen*, (除承辦本人喜喪事之外) *ini ahūta deote i baita be gemu alime gaiji funde icihiyabuci*, (其兄弟等之事俱代為辦理) *ainaha seme muterakū bime* (必然不能) *kesi menggun geli bahaburakū*. (又不得恩銀) *baita de tušaha niyalma juwe sidenderi tookabufi urunakū hanggabure de isinambi*. (遇事之人兩相耽誤，必至阻滯) *cooha ursei se ajigen juse nimeme akū oci*, (若兵丁等的幼兒病故) *kemuni ainame icihiyaci ombi*. (尚可因循辦理) *aikabade hahardaha, beyei gese jui nimeme akū oho manggi*, (設若成丁，像自己一樣之子病故之後) *jing niyaman fiyentame [fiyenteme]* *songgoro sidende kesi menggun akū*, (正值心碎痛哭之際而無恩銀) *eiten jaka baharakū de isinaci yargiyan i jilakan gese*. (以至不得諸物，實似可憐) *jai jakūn gūsai umudu jui baitangga dosire unde de nimeme akū oho manggi*, (再，八旗孤兒尚未進為拜唐阿，病故之後) *alifi icihiyara niyalma akū bime kesi menggun bahaburakū oci*, (若無承辦之人而不得恩銀) *ele gosicuka gese*. (似益發可憐) ……*ereci amasi coohai hafasa emu bade banjire ahūn deo ci tulgiyen*, (嗣後除與武官等一處生活的兄弟之外) *boigon delhefi encu tehe ahūta deote i urgun jobolon baita bici*, (分戶另住的兄弟等，若有喜喪事) *meni meni beye ai alban de yabure be tuwame kesi menggun bahabuki*. (視各自當何種差而得恩銀) *cooha ursei jusei dorgi juwan jakūn se de isinaha sidan i manju nimeme akū ohongge bici*, (兵丁等之子內，若有至十八歲的滿洲幼丁病故) *ini ama ai alban de yabure be tuwame kesi menggun bahabuki*. (視其父當何種差而得恩銀) *jai tofohon se de isinaha umudu jui nimeme akū ohongge bici*, (再，若有至十五歲的孤兒病故) *ini ama daci ai alban de yabuha be tuwame kesi menggun bahabuki*. (視其父原本當何種差而得恩銀) ……*kara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 (喀喇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8，〈正紅旗滿洲參領喀喇奏陳八旗兵丁遇喪事請賜恩銀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漢譯本將「*aikabade hahardaha, beyei gese jui nimeme akū oho manggi*」簡化為「倘已成人病故後」，未將「*beyei gese jui* (像自己一樣之子)」譯出；「*ai alban de yabure*」共出現三次，可譯為「當何種差」或「所當之差」，漢譯本於第一次出現時，直接譯作「當差」。

的現任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凡在拜唐阿行走者，亦一體加恩。¹⁵⁴又正紅旗蒙古參領沙喀（*šaka*）奏陳，八旗官員家中遇有喪事，原可借支四個月俸祿，若官員本身亡故，卻因無俸祿可扣，不准借取，實不免窘迫，似以比照護軍校、驍騎校等賞給銀兩為宜。¹⁵⁵此外，都統豐盛

¹⁵⁴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62-164，〈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八十·奏為八旗軍士紅白事恩請依例發給銀兩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buda, cai hiyasa, baitangga, duka tuwakiyara, dohon (dogon) tuwakiyara hafan, jurgan yamun i bithesi, coohai urse de kesi isibure menggun bahabure de*.（護軍校、驍騎校、飯上人、茶侍衛、拜唐阿、守門守渡官、部院衙門筆帖式、兵丁等得恩賜銀）*ne tušan i sunjaci jergi ci wesihun hafasa juse deote de bahaburakū obuki*.（現任五品以上官員子弟不得給予）*akū oho hafasai juse deote, ini beye ai alban de yabuci*,（亡故官員子弟其本人當何種差）*ini beyebe tuwame kesi isibure menggun bahabuki sehebi*.（視其本身得恩賜銀）……*damu ne sunjaci jergi ci wesihun hafasai juse deote dorgi, udu baitangga de yabucibe*,（惟現任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內，雖在拜唐阿上行走）*fulgiyan šanggiyan i baita tucici, gemu kesi isibure menggun bahaburakūbi*.（遇紅白事俱不得恩賜銀）……*sunjaci jergi ci wesihun hafasai juse deote, ne ciyanliyang jeme alban yaburenge, gemu adali ejen i ahasi*,（五品以上官員子弟現食錢糧當差者，俱同樣為主子的奴才）*aika fulgiyan šanggiyan i baita de kesi isibure menggun bahaburakū oci*,（若紅白事不恩賜銀）*ejen i kesi neigen bahafi alirakū gese*.（似未得均受主子之恩）*bairengge, ereci Julesi, ne tušan i sunjaci jergi ci wesihun hafasai juse deote, ai alban de yabuci*,（請嗣後現任五品以上官員子弟當何種差）*inu coohai urse de, ne bahabure kooli songkoi emu adali kesi isibure menggun bahabureo*.（亦照兵丁等現行之例，一體恩賜銀）……*baš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八十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6，〈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八十奏請恩賞官員子弟紅白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漢譯本將「*ejen*」俱譯作「聖主」，惟滿文中並無「*enduringge*（聖）」字樣；將「*ejen i kesi neigen bahafi alirakū gese*（似未得均受主子之恩）」譯作「未得以平均蒙受聖主之恩」，未將「*gese*（似）」譯出。另原摺中「*buda*」當指「*budai niyalma*」（飯上人）；「*cai hiyasa*」當指「*cai i niyalma*」（茶上人）。

¹⁵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41-143，〈正紅旗蒙古參領沙喀·奏請依例發放銀兩給八旗喪家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gūsai hafasai boode šanggiyan baita tucici*,（在旗官員之家發生白事）*gemu duin biyai funglu juwen bume ofi*,（因俱借給四個月俸祿）*yadara hafasa de ambula tusa ohobi*.（於貧窮官員甚為有益）*damu hafasai beye akū oho manggi*,（惟官員等本身亡故後）*tebuci acara funglu akū ofi juwen gaici ojurakū*.（因無應扣俸祿而不准借取）……*jakūn gūsai hafasai boode šanggiyan baita tucici*,（八旗官員家中發生白事）*an i kooli songkoi duin biyai funglu menggun juwen bureci tulgiyen*,（照原例借給四個月俸祿銀之外）*sirara hafan i beye akū oho manggi*,（世襲官本身亡故後）*inu duin biyai funglu menggun juwen bufi hafan siraha manggi uthai tebubuki*.（亦借給四個月俸祿銀，官員世襲後即扣還）*sirara hafan akū, ne tušan i sunjaci jergi ci wesihun hafan i beye akū oho manggi*,（無世襲官，現任五品以上官員本身亡故後）*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bithesi i adali orin yan menggun šangnafi baita be icihiyabuki*.（護軍校、驍騎校同於筆帖式，賞銀二十兩，辦理事宜）*uttu ohode*,

額另指出，閑散宗室以下以至兵丁等，遇紅白事均得恩賞，惟閑散覺羅並無此例，其情可憫，乃呈請宗人府議定具奏。¹⁵⁶喀喇、八十、沙喀等人的意見，最初並未交付討論，然經八旗大臣通盤考量後，乾隆皇帝同意五品以上職官兄弟、子孫可依例賞給；革退官員、兵丁人等病故，子孫若在應得賞之列者，准予賞給；又革退官員、兵丁本身病故而無嗣，或子孫幼小實無產業者，官員准照驍騎例，兵丁准照原食錢糧賞給。¹⁵⁷至於閑散覺羅的問題，身為遠支宗室的覺羅人等，地位是不同於一般官兵，但宗室擁有的諸多權利，覺羅人等往往不及或無由分享；¹⁵⁸官兵獲得的種種恩賞，無職任的閑散覺羅也不得給與，以致身分介於皇族、一般旗人之間的覺羅人等，成為恩養政策下的邊緣

gūsai ahasi enduringge ejen i kesi be bahafi neigen alimbime (如此，旗的奴才等均得受聖主之恩) *šanggiyan baita de inu hanggabure gacilabure de isinarakū ombi.* (亦不至以白事受到困迫) ……*šaka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沙喀此奏未議行) 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3，〈正紅蒙古旗參領沙喀奏陳在旗官員亡故支借俸祿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漢譯本將「*ne tušan i sunjaci jergi ci wesihun hafan i beye*」譯作「現任五品以上官員」，未將「*beye* (本身)」譯出；將「*juwan i da funde bošokū bithesi i adali orin yan menggun šangnafi*」譯作「護軍校、驍騎校等同筆帖式一律賞銀二十兩」，滿文中並無「一律」字樣。

¹⁵⁶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81-382，〈鑲藍旗滿洲都統英誠公豐盛額·奏請定賞八旗閑散覺羅紅白事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sula uksun sei fulgiyan šanggiyan baita de,* (閑散宗室等遇紅白事) *kesi isibume šangnara menggun bi.* (有恩賜賞銀) ……*damu sula gioro sei fulgiyan šanggiyan baita de,* (惟閑散覺羅等遇紅白事) *kesi menggun šangnara kooli akū.* (無賞恩銀之例) ……*sula uksun ci fusihūn, coohai urse baitangga sula de isitala,* (自閑散宗室以下，直至兵丁拜唐阿閑散) *yooni bahabure kooli bisire be dahame,* (既然俱有獲得之例) *bairengge hūwangdi kesi isibume,* (請皇帝施恩) *jakūn gūsai sula gioro sei fulgiyan šanggiyan baita de,* (八旗閑散覺羅等遇紅白事) *kesi menggun šangnaci acara acarakū babe,* (應否賞恩銀之處) *dzung žin fu yamun de afabufi, toktobume gisurefi wesimbubureo.* (交宗人府議定具奏) ……*hese, dzung žin fu yamun gisurefi wesimbu sehe.* (奉旨，宗人府議奏，欽此)」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90，〈鑲藍滿洲旗都統豐盛額奏陳賞賜閑散覺羅紅白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譯文略同。

¹⁵⁷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6，〈八旗都統·優卹·恩卹官兵〉，頁36。

¹⁵⁸ 以學校的設置為例，專為宗室就學而設立的宗學，始於順治十年(1653)，覺羅設學則遲至雍正七年(1729)。在此期間，欲就學的覺羅子弟，則視其父兄的職任，分別進入各式八旗學校。又成立於乾隆二年(1737)的盛京宗學覺羅學，是唯一兼收宗室、覺羅子弟的學校。另如閑散宗室、閑散覺羅的月給銀，據《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52，〈戶部·俸餉·優卹俸餉〉，頁69，曰：「定例，閑散宗室十歲以上者，月給銀二兩，二十歲者三兩。閑散覺羅十八歲者，月給銀二兩」，待遇上也有明顯的差異。

人。乾隆皇帝批閱豐盛額的條陳後，立即指示宗人府處理，經議准：「覺羅婚禮給銀二十兩，喪事給銀三十兩，自七品官以下至閑散覺羅皆准給予。其由閑散用為侍衛告退者，及六品官內護軍校、驍騎校亦准給予」。¹⁵⁹

在八旗米局方面，先是，雍正皇帝聞得兵丁於京、通二倉支領米石時，「每因腳價之費，賣米充用，致有不善謀生之人，並不計其米之接續，輒以賤價糶賣，及至缺乏，又以貴價糶買」，甚無益於兵丁生計，擬設局將「兵丁欲賣之米，以時價買貯，及其欲買，則以平價賣給」。經管理旗務王大臣等議覆，自雍正六年起，八旗按滿洲、蒙古、漢軍旗分，設立米局二十四局，每局給銀五千；通州按左、右二翼設立二局，每局給銀八千，用以平抑米價，並嚴禁旗人在他處私行糶賣。¹⁶⁰米局之設，「出入平糶，以致商販不得囤積居奇，數年以來米價平和，兵民均獲利益」，確實發揮預期的功能；惟數年下來，米局所買各兵米石存貯堆積，頗有變色之虞，復准條議春賣細米。鑲黃旗漢軍署副都統馬元熙以為，「如細米惟准旗人糶買，既復無多，而民人居住城內者，又復畏法，不敢赴局糶買」，乃奏請嗣後「粗米如有多糶囤積者，仍照常禁止外，其零糶細米，無論旗、民，准其就近糶食，如此則商販自無囤積之謀，米石又無變色之虞」。¹⁶¹正黃旗漢軍副都統蘇巴禮認為，現行八旗兵丁應領支米石，係每年按三季關支，未免時日較長，若兵丁奢縱成性，勢必有前盈後縮之虞，而有每年四季關支之請，「庶陳陳相因，既可以品節其日用之長舒，抑且為日無多，奸民更難以囤積，則米石恒見其充盈，而價值均平，兵民承受其益」。¹⁶²護軍統領舒經阿更為八旗窮苦官員請命，指出：兵丁每

¹⁵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宗人府·優卹覺羅〉，頁46。

¹⁶⁰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六年〉，頁1-3，奏入於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奉旨依議，銀兩由戶部領取。八旗米局在京城共設二十四處，兵丁每年三季前往關支米石，官員則每年二季至通州米局領取俸米，另內務府三旗包衣亦分設米局三處。

¹⁶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77-278，〈鑲黃旗漢軍署副都統馬元熙·奏陳八旗官米局支放兵米事〉，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¹⁶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91-292，〈正黃旗漢軍副都統蘇巴禮·奏陳八旗兵米四季關支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年分三季在京倉領取米石，搬運車租尚為有限，官員俸米則分二季赴通州倉領取，因路遙而所費不貲，致使窮苦者輒以廉價出售，並無益於生計；米局係為平穩米價而非營利，實應將每季糶入、尚未糶出、積累者，作為激勵四品以下勤奮效力官員之用。¹⁶³

從官員的意見來看，雖對米局的設置多所肯定，但對收貯推陳、關支方式，尤其是「每因腳價之費，賣米充用」的根本問題，仍有不同的見解。由於官員意見分歧，自乾隆元年起，遂有米局存廢的討論。主張裁撤者，係基於「旗人不來買，徒致局中積累過多」，乾隆皇帝則以米局裁後，「恐米價復昂，於旗人生計有礙」，指示以留減原則進行研議。¹⁶⁴經和碩莊親王允祿等覆議，奏請「於每旗議裁二

¹⁶³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415-417，〈鑲藍旗護軍統領舒經阿·奏請設營買賣米穀以平市價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coohai urse bele gairangge*, (兵丁等取米者) *gemu ging hecen i jakūn ts'ang ci ilan forgon i gaire de*, (三季俱由京城八倉領取) *asuru sejen i turigen fulu labdu fayaburakū*. (眾車租金費用不多) *damu hafasai juwe forgon i funglu bele be gemu tungjeo ts'ang de gaire be dahame*, (惟因官員等二季俸米俱於通州領取) *gūsin dehi ba giyalabure jakade*, (由於相距三、四十里) *jugūn goro sejen i turigen i hūda baitalarangge umesi labdu*. (路遠用於車的租價甚多) *ede joboshūn hafasa embici uthai bele be tungjeo ts'ang ci gaiḡi uthai ja hūdai uncara*, (因此愁苦官員等或者立即將米自通州倉領取後，立即以廉價賣出) *embici sejen i turigen bume muterakū ofi ja hūda salibufi sejen turigen bure jakade*, (或者因不能付車租，由於廉價折給車租) *yargiyān i banjire de tusa akū*. (實無益於生計) *ne jakūn gūsai bele kūwaran be iliburengge*, (今設立八旗米局者) *šidzung temgetulehe hūwangdi i ten gosin ferguwecuke bodogon*, (世宗憲皇帝至仁妙策) *damu cooha irgen i banjire jalin, bele hūda be necin oburengge, umai madagan fusembure jalin waka be dahame*, (既然惟為兵民生計、平穩米價者，並非為滋生利息) ……*ereci amasi jakūn gūsai bele kūwaran de*, (嗣後於八旗米局) *furgon dari udaha uncara unde iktambuha ilan hacin i bele be*, (將每季買入、尚未賣出、積累三項米) *jakūn gūsai duici jergi fusihūn kiceme faššara coohai hafasa de funglu bele obume sindame bure ohode*, (設若發放給八旗四品以下勤奮效力武官作為俸米) *banjire de joboshūn coohai hafasa sejen turigen labdu fayaburakū bime, inu huwekiyendufi ele kicime faššambi*. (而生計愁苦武官車租耗費不多，亦鼓勵益發勤奮效力) ……*šugingga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舒經阿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500，〈鑲藍旗護軍統領舒經阿奏陳設八旗米營以利國計民生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漢譯本將「*joboshūn* (愁苦，係指家計窮苦而言)」分別譯作「辛苦」、「困苦」；未將「*embici uthai bele be tungjeo ts'ang ci gaiḡi uthai ja hūdai uncara*」句中，第一次出現的「*uthai* (立即)」譯出；「*bele kūwaran*」譯作「米營」，「*kūwaran*」本有「營」、「局」等意，而在此即應譯為「米局」；「*sindame bure* (發放給)」譯作「補發」，「*sindambi* (放)」一詞並無「補」的意思，惟譯作「補放」時，則是指職位而言。

¹⁶⁴ 《欽定八旗通志》，卷77，〈土田志十六·蠲賑銀米〉，頁12。

局，應照舊例於所留每一局，各給銀五千兩，試看一、二年，再議留減」。¹⁶⁵次年，米局在營運上陸續出現問題，例如：戶部奏言，已無存貯米石足供糶賣，須另行撥米以濟兵食。步軍統領鄂善等奏稱，各局出糶米石辦理情形不一，且旗人買者少，奸商買者多，與米價實無裨益。鄂善等又以「車腳浩繁，是以就近賣與商人，實得便益」；「官局之米，俱係未舂」，頗為不便，所以「徒見堆積，無濟於旗人。欲令民人買之，則又屬奸商射利者陸續買去，私行囤積，難於稽查」；兵丁關支米石後，「自為謀存留養贍之外，其餘賣與小民糊口，是兵民兩得其益」等為由，奏請將「現有米局全行裁除，任其兵民自行賣買」。是年年底，允祿等覆奏，「關米兵丁憚運局腳價之費，趁便賣與商人，實難禁止。縱使賣與官局，而又有奸商買去堆積，實與兵民無裨」，決定將八旗、包衣三旗現在所有九局，悉行裁除。¹⁶⁶迨乾隆三年年初，御史舒赫德、朱鳳英俱稱，「自裁革米局以來，奸民冀圖重利，任意收買旗人米石，以致米價昂貴，請復設立米局」。經和碩恒親王弘晷等議定，「仍添設官米局，除現在八旗米局八處、包衣佐領米局一處，八旗再添設米局十六處，包衣佐領米局二處」，「每局仍給本銀五千兩，其應採買之時，即領銀採買」，「不許奸商設計糶買」。¹⁶⁷

雍正皇帝改善旗人生計困難的措施中，恩賞銀兩係延續康熙朝以來的辦法，設養育兵、八旗米局、八旗井田等，則屬創舉。其中，八旗井田為都察院副都御史塞德於雍正二年奏請施行，¹⁶⁸原本立意甚佳，惟前往墾種者素質不一，管理官員未必皆能奉公守法，加以墾田

¹⁶⁵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3，頁17，乾隆元年二月丙戌條。此次留減，係將原有的二十四局減為八局，內務府包衣三旗原有三局亦減為一局；又米局賣細米的業務，因買者甚少，且舂米多用人工，妄費錢糧，也一併裁汰。見《欽定八旗通志》，卷77，〈土田志十六·蠲賑銀米〉，頁12-13。

¹⁶⁶ 《欽定八旗通志》，卷77，〈土田志十六·蠲賑銀米〉，頁14-16。

¹⁶⁷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4，頁18-19，乾隆三年三月壬戌條。

¹⁶⁸ 關於八旗井田的實施辦法，見《上諭旗務議覆》，〈雍正二年〉，頁9-10，總理戶部事務和碩怡親王允祥等議覆，奏入於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旨所議甚好著照依施行。另《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21，頁19，雍正二年六月甲午條，內容略同，惟塞德的職銜作「戶部侍郎」。

面積有限，而國家負擔的成本又高，故試行十年之後，以失敗告終；¹⁶⁹其餘各項，在乾隆朝初期仍繼續辦理。就實施的項目而言，雍、乾兩朝最大的不同，在於：一、康熙年間停辦而為雍正皇帝大力反對的八旗公庫，於乾隆元年復設；二、八旗米局的規模於乾隆元年予以縮編，乾隆二、三年之交甚至一度裁除，惟幾經周折，仍行恢復。就實施的成效而言，雍正皇帝曾經指出，生計困難的癥結，並非辦法未臻完善，而是旗人奢侈的生活態度，以及官員執行上的偏差與未盡教誨之責；乾隆皇帝透過條奏的了解，則是照顧的範圍與對象不夠廣泛，遂不斷地同意官員增加優惠的請求。

五、沾染漢俗陋習的導正

八旗生計陷入困境，與人心墮壞、風俗澆漓有密切的關係。雍正皇帝認為，八旗人等「性情習尚，從來質直」，¹⁷⁰「滿洲本性，原以淳樸儉約為尚」，卻因「漸染漢人習俗，互相倣效，以致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識樽節之道，罔顧生計」。¹⁷¹所謂的「漸染漢人習俗」，包括拋棄母語、轉為軟弱，又以奢侈放縱、浮誇矯飾相尚等敗行劣蹟，完全違背關外時期以來諸帝引以為傲的淳樸舊制；¹⁷²此一現象，最早發生在八旗漢軍之中，¹⁷³進而擴及八旗全體。雍正皇帝在屢次告

¹⁶⁹ 參見馮爾康，《雍正傳》，頁304-305。

¹⁷⁰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4，頁75，雍正四年六月十三日，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奉上諭。

¹⁷¹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4，頁101，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¹⁷² 參見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1960-1800）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頁249-254。

¹⁷³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131，頁19-20，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庚午條，諭曰：「近者漢軍居父母之喪，親朋聚會，演劇飲酒，呼盧鬥牌，儼如筵宴，毫無居喪之體。至孝服鞍轡等類，所用素帛，皆異常華美。喪禮止當服用粗惡，豈宜華美耶？居喪演劇，滿洲所無，漢人亦未有，特漢軍為然耳。……又漢軍外官赴任，每借京債，整飾行裝，務極奇麗。且多攜僕從，致債主抵任索逋，復謀贍僕從衣食，勢必苛斂於民，以資用度。且親朋債主，疊往任所，請託需索，不可數計，是官雖一人，實數人為之，以致朘削小民，民何以堪？又漢軍外官不能騎射，乃自稱行獵，多帶鷹犬，借宿村莊，滋害於民。禽獸本在山野，豈在村莊耶？又漢軍服用，多僭越非分，終日群居，以馬吊飲酒為樂

誠八旗人員應各習其業、實心任事的場合中指出，旗人「妄費濫用，競尚服飾。飲酒賭博，失其生計，至於窮困」；¹⁷⁴「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器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沉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靡費，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¹⁷⁵雍正皇帝除以嚴詞教誨之外，也擬定若干懲罰、禁制的對策，試圖一一加以導正，期能恢復滿洲淳樸的傳統；只是端正八旗人心風俗的禁令不斷頒發，觸法犯禁的情事亦始終不曾稍歇。¹⁷⁶

「條陳奏摺」是乾隆皇帝「周知庶務，洞悉民依」的重要資訊來源，原有集思廣益、「可為萬幾之助」的作用，亦可藉以考察條奏之人的識見心胸。¹⁷⁷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貝勒允禧對於八旗官員條陳旗務流於浮濫，且互相攻訐、爭功諉過的現象，多所批評，曰：

向來八旗人心敦樸、風俗淳厚，頗為易治，近今以來，條陳日煩、紛更日多，有拾前人之唾餘而以為己見，有取些小之瑣事而侈為大綱，有事在可行者而故為中撓，有事本無實者而妄為指陳，……而懷私之輩借此生風，後人以查前人之過為能事，副任以訐正任之短為精明，而現在應辦之事，反致互相推諉。有一事而屬數旗者，則彼為咨此，此為咨彼；有一事而兼部核者，則旗既推部，部又推旗，相習成風，坐費時日。諸如此類，在八旗頗多，而漢軍尤甚。……臣請將以前條奏諸事請旨，交廷臣確議詳奏，或派員逐一清查，或容臣陸續查奏，庶旗務無煩擾之累，而臣僚有遵守之規。若復日引月長，含糊了事，恐居心刻屑者，得為假借之端，而徒務寬厚者，流為廢弛之弊，似於旗務反無裨

，此等物力從何而出，有非苛取諸民者乎？漢軍習尚之惡，以至於極。……朕此諭旨，總為敦厚風俗，陶淑人心而起，……」。

¹⁷⁴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1，頁22-23，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五日，詔入八旗大臣等奉上諭。

¹⁷⁵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頁2，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諭八旗文武官員等。

¹⁷⁶ 參見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頁110-117。

¹⁷⁷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3，頁7，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條。

益。¹⁷⁸

暴露出旗員的仕宦心態，已悖離淳樸敦厚的民族本性；允禧指控「在八旗頗多，而漢軍尤甚」，即是暗喻沾染漢俗陋習所致。乾隆皇帝則在輪班條奏進行一段時間之後，明白地表示：「其中固有通達治體，可以見諸施行之事，而胸無確見真知，因迫於班次已屆，勉強湊合、支贅成篇者，亦復不少」。¹⁷⁹

關於當時八旗內部的風氣，據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描述，「自承平日久，受朝廷豢養之恩，不思衣食所自來，競尚奢華，爭習僭侈，器用服飾稍不精麗，遂深以為恥。每月所得錢糧米石，盡歸耗費，及至家計窮迫，父母、妻子或有凍餒，因之志衰氣靡，而技藝亦無心習練」，與以往「人心醇厚、風俗質樸、忠君孝親之誠，出於至性；騎馬射箭之技，是其專長」相比，有若天壤之別，乃主張應將「行止有虧，用度奢華，技藝生疏，當差懶惰者，量懲以警眾」。¹⁸⁰有關八旗官兵平日的素行，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多爾濟（*dorji*）奏稱，或有不肖官員酒後失態、縱馬亂奔，或有兵丁醉臥街頭、肆行鬥毆，步軍堆丁遇事則避重就輕，認為八旗大臣見有類似情事，應主動查問，交付懲處，使人人知所做戒。¹⁸¹至於八旗兵丁執勤的態度，以為

¹⁷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97-298，〈正黃旗漢軍都統允禧奏請派員清理有關旗務之條陳事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允禧指陳旗員仕宦的種種缺失，亦為當時官場上的普遍現象，據內閣侍讀學士德通條奏，曰：「竊恐督撫提鎮或有所依違，而所稱有成效及無成效之事，未必盡有實據。且試有成效之中，或有可以行於此省，而不可行於別省；或有可以行於一時，而不可行之久遠者，非詳悉酌定，無以折事理之衷，而合時勢之宜」，請求應比照八旗例令，對各省督撫提鎮條奏試行事件進行詳細的評估與檢討，以「定國家畫一之成規，庶各省辦理不致參差，而立法定制亦精詳無弊」。見同書，第25輯，頁413-414，〈內閣侍讀學士德通·奏陳直省官員條奏之試行事件亦應彙報其成效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¹⁷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8，頁4，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丁卯條。

¹⁸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334，〈正白旗蒙古左司參領四十七·奏請嚴禁八旗兵丁奢侈疏懶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¹⁸¹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391-392，〈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多爾濟·奏陳約束八旗官兵於街上胡為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ememe dursuki akū hafan omime soktofi*, (或有不肖官員喝醉) *doro akū jugūn giyai de*, (於路街無禮) *etuku mahala be sofi*, (脫去衣帽) *morin yalufi balai feksiteme suihure*. (騎馬亂跑發酒瘋) *jai gūsai urse, ergese inu soktofi balai arbušame*

稽查京城內外逃盜匪類而設的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為例，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雅爾圖指出，「伊等出京，或自作威福，勒令牽連無辜富戶以圖肥己者有之」，或將所獲人犯「遲留私拷」，「不惟於捕盜無益，其中恐滋擾民之虞」，遂請下令毋許番役越境拿人、私刑拷問。¹⁸²乾隆皇帝深知，旗人氣息敗壞、行為放縱由來已久，並非短時間內得以扭轉，但八旗大臣必須負起教育旗人之責，「不時教訓，令各循分守法，不得滋事」；旗人有「縱酒騷擾街市者，令堆撥官弁就近拏送。官則查參交部治罪，兵丁則就其情由輕重，分別懲治」。¹⁸³對於番役的違法亂紀，乾隆皇帝也立即指示：「倘有被步軍統領衙門番役騙害者，准本人赴刑部、都察院控告，該部院即據實奏聞，朕必將番役嚴審治罪，不少寬貸」。¹⁸⁴

其次，官員條奏中論及漢俗陋習者，多集中於喪葬及其衍生的相關問題。八旗滿洲、蒙古原有火葬後再撿骨掩埋的習俗，入關後始漸改為土葬，¹⁸⁵惟有「遠鄉貧乏之人，不能扶柩回里，因而攜骨歸

becunume, (再，旗人、民人亦醉後亂行鬥毆) *jugūn giyai de dedurengge bi*. (有臥倒路街者) *ere gesengge be yafagan (yafahan) coohai jucei urse, ini giyarire baicara hafan de teisulebufi waka ojarahū seme*, (類似此者，步軍堆丁等唯恐遇其巡查官云) *damu imbe ulan ulan i ini boode isibume benembi*. (惟將其遞解至其家) *ere gemu hahai erdemu be ebderere banjire doru de tusa akū baita*. (此俱損害技藝、無益生計之事) ……*yaya gūsai ambasa jugūn giyai de yabure de*, (凡旗大臣等於路街行走時) *ere gese urse be sabuha teisulebuhe be tuwame fonjifi*, (遇見似此人等予以看問) *teisulebuhe yafagan (yafahan) coohai jucei hafan, cooha de afabufi*, (交付所遇步軍坐堆官兵) *harangga kadalara amban, hafan de benebufi, isebure ohode*, (若送往該管理大臣、官員懲處) *yaya bade niyalma tome gelere targara be safi*, (處處每個人知儆戒) *teisu teisu an be tuwakiyame, balai yaburakū ombi*. (各守本分，不得妄行) ……*dorj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多爾濟此奏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92，〈鑲藍蒙古旗副都統多爾濟奏陳約束八旗官兵守紀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漢譯本將「*ini giyarire baicara hafan de teisulebufi waka ojarahū seme* (唯恐遇其巡查官云)」譯作「恐遇其巡察官惹非」。

¹⁸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505-506，〈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雅爾圖·奏陳統領衙門番役不得出京巡緝並私刑人犯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¹⁸³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2，頁19-20，乾隆元年二月乙亥條。

¹⁸⁴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45，〈都察院·憲綱〉，頁15。

¹⁸⁵ 參見馮爾康、常建華，《清人社會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頁253-254。

葬」；掌江南道監察御史常祿以為，「今旗人祖宗墳墓俱在附近地方，何必復行火化，殘毀親屍，乃以習慣成俗，相沿不知其非，揆諸仁孝之心，實屬未協」，而有「禁止旗俗火化」之請。¹⁸⁶乾隆皇帝特為解釋火葬舊俗的由來，並頒布〈旗民喪葬禁令〉，諭曰：

本朝肇跡關東，以師兵為營衛，遷徙無常。遇父母之喪，棄之不忍，攜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隨身捧持，聊以遂其不忍相離之願，非得已也。自定鼎以來，八旗蒙古各有寧居，祖宗墟墓，悉隸鄉土，喪葬可依古以盡禮。而流俗不察，或仍用火化，此狃於沿習之舊，而不思當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親，送死最為大事，豈可不因時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後除遠鄉貧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攜骨歸葬者，姑聽不禁外，其餘一概不許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長及佐領等隱匿不報，一併處分。¹⁸⁷

既然傳統的火化或入關後的土葬，俱出於孝思，則終制之禮亦不可輕忽。內閣侍讀學士德新指出，「滿洲官員之丁憂者，仍復辦事居官；舉、貢、生、監之丁憂者，尚得赴舉應試」，實應「皆得終二十七月之制」，使「人人得遂其至情，而達孝可通於天下」。¹⁸⁸自康熙朝以來，旗員丁憂，在京者居喪百日後，即入署辦事；外任者文官令其解任，照漢官例守制二十七月，¹⁸⁹德新的意見，則是要求一體比照漢人之例。乾隆元年，奏准外任旗員呈報丁憂，即給咨歸旗，二十七月服滿，咨部起復補用。¹⁹⁰次年，乾隆皇帝另針對在京旗員作出指示，由於「旗員人少，若令離任守制，恐致誤公」，持服百日後仍令入署辦

¹⁸⁶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299，〈掌江南道監察御史常祿·奏請飭禁旗俗火化親屍摺〉，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¹⁸⁷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頁22-23，雍正十三年十月乙酉條。

¹⁸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01，〈侍讀學士兼佐領德新·奏請通行終制之禮以昭聖治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¹⁸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27，〈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旗員丁憂〉，頁1。

¹⁹⁰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27，〈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旗員外任丁憂〉，頁4。

事，但同意「二十七月之內，凡遇朝會祭祀之禮，應一概免其行走」；「至八旗生、監、舉人、進士，二十七月內亦停其考試、銓選」。¹⁹¹採行土葬之俗與守制之禮，顯係受漢文化的影響，然此亦被視為孝行的表現，而滿洲人等又「一意竭誠孝於父母」，¹⁹²故雖屬漢俗，仍漸為滿洲統治者所接受。

為盡孝道，丁憂期間即應停止一切喜慶活動，惟流俗並非如此。據監察御史宗室都隆額（*durungge*）奏稱，旗人、民人常於父母病危或喪事期間娶媳，此係源自漢人、漢軍的陋習，而滿洲人等亦有仿行者，實乖違倫常；¹⁹³翰林院侍講學士石介亦奏陳自幼於直隸地方鄉居

¹⁹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27，〈吏部·稽勳清吏司·守制·旗員丁憂〉，頁2。

¹⁹²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頁25，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請於船廠地方建造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等語具奏奉上諭。

¹⁹³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61-63，〈奏請嚴禁八旗子弟不准於丁憂期中論嫁娶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te tuwaci gūsai niyalma irgen i dorgi silkabuha tacin ishunde banjinafi*（今若觀旗人、百姓之中，互生積習）*ama eme nimeme arbun olhocuka ujelehe turgunde*，（由於父母病危）*juse de urun gisureme toktobufi gaire undengge*（為子定親尚未娶者）*be sinagan i baita de teisulefi gaime banjinarakū seme*（因遭逢喪事而不便娶云）*udu inenggi dorgide ekšeme sain ineggi sonjofti amcame urun gaijarangge bi*。（有在數日內急忙選吉日趕著娶媳者）*geli dabanahangge ama eme akū ofi*，（又有過者，因父母亡故）*tetun de tebure onggolo sinagan i baita be taka amala obufi*，（入殮之前，將喪事暫且延後）*neneme urun gaijarangge inu bi*。（先娶媳者亦有）*ere tacin daci nikan ujen coohai urse ci deribuhengge*。（此種習俗原本源自漢人、漢軍等）*te manju sa inu alhūdame yaburengge bi*。（今滿洲等亦有仿行者）……*ama eme nimeme ujeleci*，（父母病重）*jing jui oho niyalmai gusucume fathašame elhe baharakū niyaman fintara erin*，（正值為子者煩躁、不安、心痛之時）*akū oho manggi, giyan i ele ureme akame gosiholoro unenggi be akūmbuci acambi*。（亡故後，理應益加傷痛，竭誠哀悼）*elemangga sinagan i baita be amala obufi*，（反倒將喪事延後）*gosiholoro be onggofi*，（忘卻哀悼）*urgun baita be deribume yabuci*，（著手辦喜事）*yargiyan i ciktan giyan be cashūlaha*。（實悖倫理）……*yaya ama eme i sinagan i uciri sargan jui bure urun gaijara be ciralame fafulabureo*。（凡父母之喪時，嚴禁嫁娶）*aikabade kemuni nenehe songkoi jurceme yaburengge bici*，（設若仍有照先前悖行者）*sargan gaiha niyalma, jai alifi sargan isibuha jala ofi*，（將娶妻之人及因承送妻的媒人）*yabuha niyalma be suwaliyame fafun i bithei songkoi weile arabume ohode*，（設若將為者一併依律治罪）*hiyoošun i doru be ele iletulebumbime*，（則可益彰孝道）*an kooli inu gulu jiramin ombi*。（風俗亦得淳厚）……*durungge i ere wesimbuhe be hese arafi yabubuha*。（都隆額此奏已繕旨准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3-2444，〈監察御史都隆額奏令八旗子弟於丁憂期間嚴禁嫁娶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漢譯本將「*banjinarakū*（不便）」譯作「未准」，似不符滿文原意；「*ere tacin daci nikan ujen coohai urse ci deribuhengge*（此

所見，曰：

紳衿居民時有當父母或祖父母既歿之後，未卜送葬時日，預選婚娶良辰，至期，孝裔新婦俱著吉服，成夫婦禮，曰『孝裡服』，鄉鄰親友猶群相稱慶，以為克全大事焉。聞南直亦有此惡習，名曰『成凶』。數年來，外城居民以及八旗無知輩，竟有從而傲尤者。伏思為人子孫不幸當父母、祖父母背棄，正哀痛迫切之時，何忍擇吉成婚？此蓋由於相沿成俗，並不自知為非，而蹈此澆薄不情之舉，蔑禮喪心，莫此為甚。¹⁹⁴

可見此種澆漓惡俗在漢人社會頗為普遍，而旗人沾染者亦多，故二人均奏請嚴行禁止。在都隆額等具奏之前，乾隆皇帝已針對民間每遇喪葬侈靡過費，甚至「招集親朋鄰族，開筵劇飲，謂之『鬧喪』。且有於停喪處所連日演戲，而舉殯之時，又復在途扮演雜劇戲具」諸敗俗劣行，降旨嚴禁，違者按律究處。¹⁹⁵至親覽條奏，即引述《春秋》、《禮記》所載，飭居喪毋得嫁娶，諭曰：

……乃愚民不知禮教，起於皂隸編氓之家，有慮服喪之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殮未終而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為之，而八旗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齒朝之

種習俗原本源自漢人、漢軍等）」譯為「此習原生自漢軍兵丁」，未將「*nikan*（漢人）」譯出；「*urgun baita be deribume yabuci*（著手辦喜事）」譯作「始操喜事」，語意不清；「*yaya ama eme i sinagan i ucuri*（凡父母之喪時）」譯為「凡父母丁憂之際」，漢文「丁憂」係指父母之喪，譯文實直譯即可，否則不應將「父母」二字譯出；「*alifi sargan isibuha jala*（承送妻的媒人）」一句，只譯出「*jala*（媒人）」；「*yabuha niyalma be suwaliyame fafun i bithei songkoi weile arabume*（將為者一併依律治罪）」，「*yabuha niyalma*（為者）」未譯出。

¹⁹⁴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56，〈巡視東城監察御史石介·奏請嚴禁民間服孝期間娶親之惡俗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日。

¹⁹⁵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頁4，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條。旗人喪葬侈靡的現象，由來已久，據《上諭旗務議覆》，〈雍正元年〉，頁22，上諭，曰：「從前滿洲人等遇有喪事，親友餽送粥茶弔慰，後因風俗漸弛，至有多備豬羊、大設饋饌送飯者，官兵競相效法，不計產業，過事奢靡」；又《諭行旗務奏議》，〈雍正二年〉，頁14，禮部議覆，奏入於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曰：「遇有喪事出殯之際，擺列諸戲，諸事僭越。復於出殯之前一日，設辦筵席，聚集親友，竟日徹夜演戲為歡，不但靡費，亦且大有虧於孝道」。

士，下逮門內有生、監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褫服。其極貧皂隸編氓，父母臥疾，呻吟牀褥，必賴子婦以躬薪水、治饗殮者，聽其迎娶盥餽，俟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禮不下庶人，其斯之類歟。¹⁹⁶

乾隆皇帝對於仕宦之家自甘下流，而無知旗人竟群起效尤的行為，雖寄以同情，仍予禁止；惟對商賈中家、困乏小民養生送死之需，則同意聽其自便，反映出守禮制與人性化的一面。

節葬、遵禮、守制之外，父、祖墳園亦應妥善照料，始得謂恪盡孝道。正紅旗滿洲參領明圖（*mingtu*）指稱，或有不肖者毀賣父、祖墳地屋、牆，或將墳地周圍田地變賣，實應予以嚴懲。¹⁹⁷內閣侍讀學士積德另指控若干佐領在辦理旗員虧空案件時，「希圖案件速結，往往將墳園、房地、人口朦混勒索，一併估變抵項，以致子孫祭掃失依」，特請嗣後「凡祭田、墳園、房屋、看墳人口畫一定例，概令不准入官抵項，使存歿均沾厚澤」；並請敕令「八旗通行禁止私賣墳

¹⁹⁶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頁16-1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巳條。

¹⁹⁷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94-96，〈正紅旗滿洲參領明圖·奏請嚴懲毀祖墳變賣財物之不孝子孫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ememu dursuki akū urse, ini mafa ama i eifu kūwaran i fu boo be efulefi wehe, feise i jergi jaka be uncarangege bi.*（或有不肖者毀壞其祖、父墳地牆、屋，將石、碑等物變賣者）*ememungge eifu kūwaran i surdeme[šurdeme] bisire usin be uncarangege inu bi.*（或者將墳地周圍所有的田地變賣者亦有）*umai ini mafa ama i daci gūnin baibume hūsun akūbume weilehe boo fu be gūnirakū.*（全不念其祖、父用心盡力建造屋、牆）*juktere waliyara jalin ilibuha usin be bodorakū, balai efulefi uncarangege labdu hiyoošun i doro de holbobuha be dahame,*（既然不考慮祭墳所設田地，任意毀壞變賣者，與孝道關係甚大）*……ereci amasi eifu kūwaran i fu boo be efulefi uncara, eifu kūwaran i surdeme[šurdeme] bisire usin be uncara be enteheme fafulaki.*（嗣後永禁毀賣墳地牆、屋，變賣墳地周圍所有的田地）*fafulaha amala kemuni cisui efulefi uncarangege bici,*（禁止之後，若仍有擅自毀賣者）*udaha uncacha niyalma be emu adali ujeleme weile arabuki.*（將買、賣之人一體治以重罪）*uttu ohode dursuki akū urse fafun de geleme cisui udara, uncara hacin be akū obuci ombime,*（如此，不肖者懼法，使能無擅自買、賣之事）*……mingtu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hekū.*（明圖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7，〈正紅滿洲旗參領明圖奏陳嚴禁擅毀祖墳變賣財物事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漢譯本將「*eifu kūwaran i surdeme [šurdeme] bisire usin*（墳地周圍所有的田地）」譯作「墳院近圍之田」，「*eifu kūwaran*」可譯為「墳地」或「墳院」，但未將「*bisire*（所有的）」譯出；「*fafulaha amala*（禁止之後）」也未譯出。

園、房地、人口者」，「不容不肖子孫私行變賣，致使伊等祖、父墳墓荒涼」；又請將從前已經入官者，格外施恩，予以發還，都是為「伊等永遠祭掃之計」。¹⁹⁸乾隆皇帝立即指示：辦理虧空，如係墳園、房屋、人口、祭田，一概不准入官，從前有已經入官者，亦請旨令該旗逐一清釐，給還本人。¹⁹⁹又充發身獲重罪旗犯之妻子原不准回旗，國子監司業朱蘭泰認為，若該犯上無父母、下無兄弟，而妻子又在配所者，其在京祖墳便無人守護，此事對於強調「孝治天下，凡事有虧於孝行者，皆曉然禁止」的皇帝而言，不無遺憾。故主張將此等人犯之妻子，如「無力、不願回旗者，聽其在彼發遣處入檔」；如「本犯身故，其妻子有情願抱骨來守祖墳者」，咨送回旗；如「本犯尚在，或赦其一子、一孫」，亦咨送回旗，令守祖墳，使「伊等墳塋之土木不至乾枯，春秋之祭掃永得繼緒」。²⁰⁰至乾隆二年，朝廷通盤檢討旗、民獲罪發遣、軍流案件時，乾隆皇帝同意犯者的「妻子原係連坐之人」，隨行雖不可免，但本犯身故後，妻子俱准其回旗、回籍，²⁰¹始部分解決重罪旗犯在京祖墳無人看護的問題。

此外，為求移風易俗，也有必要對孝順節義的德行給予旌表。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奇爾薩（*kirsa*）以每年禮部均查報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八旗僅行查節婦，乃奏請應一體辦理。²⁰²事實上，自順治

¹⁹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03-404，〈內閣侍讀學士積德·奏請八旗虧空人員不得以祭田墳園入官抵項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¹⁹⁹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3，〈八旗都統·田宅·承追帑項〉，頁38。

²⁰⁰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5輯，頁485，〈國子監司業朱蘭泰·奏陳旗員流犯身故其妻子應咨送回旗看守祖墓摺〉，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²⁰¹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2，頁7，乾隆二年五月甲午條。

²⁰²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217-218，〈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奇爾薩·奏請降諭表揚孝子孫及節婦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niyadari dorolon jurgan ci, hiyoošungga jui ijishūn omolo, jurgangga haha, jalangga hehe be baicara de*,（每年自禮部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jakūn gūsai damu jalangga hehe teile baicafi yabuhangge bi*.（八旗惟獨查有節婦之行者）*hiyoošungga jui, ijishūn omolo, jurgangga haha, ere hacin i urse be gelhun akū akdularakū ojoro jakade*,（孝子、順孫、義夫，因為此類人等不敢保舉）*ere jergi urse be temgetulere amba doro be bahafi yendeburakū ohobi*.（旌表此等入之大道不得振興）……*niyalma an i ucuri nomhon, gulu unenggi, tuwakian sain yabure urse bici*,（若有人平常一向老實、精誠、品行良好者）*niru dolo yargiyan be jafafi, akdulame tucibufi, dorolon jurgan ci baicajire erinde*,（佐領內

九年（1652）起，朝廷便有旌表八旗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的規定；雍正五年，復增列「婦女孝行無虧」者一項，²⁰³奇薩爾所奏顯與事實有出入，故未交付討論。其中，關於旗人寡婦應否守節，雍正皇帝認為，「旗下寡婦年少無子併無近族者，勉強令其守節，似非善事。官員、兵丁亡故之後，不論其妻之歲數，皆予以俸祿錢糧，其中年少之人，欲改嫁者，反處於兩難，以致誤其終身，於滿洲等之顏面大有關礙」。是以雍正五年議定，「寡婦若有子嗣，或年至四十，及有養贍之人者，仍令參領、佐領處具保，俾得一年之半俸錢糧米石」，不符規定者，則不准給與；若有實係情願守節者，由族人及其母家會同該佐領等具保呈明，照例給與，如此則「年少寡婦既不至誤其終身，而守節之婦亦得以表見」。²⁰⁴依定例，寡婦自三十歲以內守節至五十歲者，即行旌表，俱賞銀三十兩，立牌坊以褒揚之；然八旗寡婦若至四十歲方守節者，便無法享有國家的恩賞。正紅旗滿洲都統王常（*wangcang*）認為現行辦法過於僵化，且滿洲舊俗既以寡婦改嫁為恥，欲守節者竟須經由該旗奏陳，應改為凡情願守節者，即不計年歲、無論子嗣，均給予半俸。²⁰⁵旋即議准：「八旗病故官兵妻室，無

據實保舉，禮部來查時）*meni meni gūsai inu jalangga hehesi be akdulara adali obume temgetulebume yabubure ohode.*（各旗亦如同保舉節婦，給予旌表）……*kirsa i ere wesimbuhe gisurehekū.*（奇爾薩此奏未議）」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62，〈鑲白蒙古旗副都統奇爾薩奏陳振興孝順義之道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漢譯本將「*jakūn gūsai damu jalangga hehe teile baicafi yabubuhangge bi*（八旗惟獨查有節婦之行者）」譯作「八旗僅行查節婦」，將「*yabubuhangge*（有…之行者）」譯作「行」，似未能反映滿文原意；未將「*ere hacin i urse*（此類人等）」中的「*hacin*（類）」譯出；將「*gulu unenggi*（精誠）」譯為「忠厚」，亦有出入。

²⁰³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176，〈八旗都統·教養·旌表〉，頁20-22。

²⁰⁴ 《上諭旗務議覆》，〈雍正五年〉，頁15-16，上諭，八旗大臣等議覆，奏入於雍正五年九月十七日，奉旨依議。

²⁰⁵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57-60，〈正紅旗滿洲都統王常·奏請按舊例發半薪給八旗官兵遺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daci jakūn gūsai nimeme akū oho hafan cooha ursei anggasi hehe be*,（原八旗病故官兵等的寡婦）*se be bodorakū cihanggai tuwakiyame banjiki sere niyalma bici*,（若有不計年齡，情願守節過活的人）*gemu hontoholome emu aniyai funglu ciyanliyang bahabufi, jalangga be tuwakiyabume*,（俱得一年的半俸錢糧守節）*gūsin se ci fusihūn tuwakiyame banjifi susai se de isinaha manggi*,（自三十歲以下守節過活至五十歲以後）*gemu gūsin yan menggun šangname bufi*,（俱賞給銀三十兩）*pai fang ilibufi iletulebumbihe*.

論有無子嗣，情願守節者，勿許親族、佐領勒掇，即行呈報，照例支給一年半俸半餉」。²⁰⁶

然而，王常將旗人以寡婦改嫁為恥一事，視為是滿洲舊俗，與事實頗有出入。早期的滿洲社會行收繼婚制，迨皇太極天聰、崇德年間，始以詔令禁止；入關後，雖以法律的方式加以禁絕，仍時有所聞。八旗對於婦女守節的要求與節烈婦女的旌表，係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以及沿習明制而來，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此種道德上的訴求與行為上的表揚不斷地被強化。²⁰⁷又繼王常之後，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阿爾

(立牌坊褒揚) *te tuwaci, jakūn gūsai hafan coohai ursei anggasi hehe be*, (今觀之，八旗官兵等的寡婦) *gemu dehi se de isinafi juse enen bifi cihanggai tuwakiyame banjiki sere niyalma oci*, (若俱至四十歲有子嗣情願守節過活的人) *juwe ergi mukūn i urse ci akdun gaiḡi teni hontoho funglu ciyanliyang bahabufi tuwakiyabumbi*. (由雙方族人取保，才得半俸錢糧守節) *se asigan (asihan) juse enen akū anggasi hehe cihanggai tuwakiyame banjiki serengge be*, (年少無子嗣的寡婦，有情願守節過活者) *harangga gūsaci doḡibume wesimbufi teni tuwakiyabumbi seme kooli toktobuha gojime jakūn gūsaci tucibume wesimbuhengge umesi komso*. (由該旗奏聞才准守節等因例定，而由八旗具陳者甚少) *damu jalangga be tuwakiyame, ama akū jui be hūwašabume banjirengge, hehe niyalma i amba doro*. (惟守節，教養無父之子者，婦人之大道) *musei manju i fe tacin, sargan jui be niyalma de bufi anggasilafi tucibufi dasame niyalma de bure be gicuke obuhabi*. (我滿洲舊俗，女兒嫁人守寡後，以出去改嫁人為恥) *tuttu bime dehi se de isinafi, teni tuwakiyabuci, gūsin se ci fusihūn tuwakiyame banjifi*, (然而至四十歲才守節，三十歲以下守節過活) *susai se de isinaha anggasi hehe de pai fang ilibume iletulere kooli be uthai burubure de isinambi*. (至五十歲寡婦立牌坊褒揚之例，即至消失) ……*jakūn gūsai hafan cooha ursei anggasi hehe be*, (八旗官兵等的寡婦) *cihanggai juse be hūwašabume banjiki sere*, (情願教養子女云) *juse akū bicibe cihanggai jalangga be tuwakiyame banjiki serengge be*, (雖無子女，情願守節過活者) *kemuni fe kooli songkoi se be bodorakū hontoholome emu aniyai funglu ciyanliyang bahabufi tuwakiyabume banjikini*. (仍照舊例，不計年齡，得一年的半俸錢糧守節過活) *uttu ohode umudu juse eme ci fakcaburakū akdaḡi hūwašabure niyalma be bahaci ombime*. (如此，孤兒不離母，可得倚靠教養的人) *se asigan (asihan) anggasi hehesi jalangga be tuwakiyame banjifi*, (年少的寡婦守節過活) *susai se de isinaha manggi inu gurun i ferguwacuke kesi be bahafi alici ombi*. (至五十歲以後，亦可得受國家殊恩) ……*wancang n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 (王常此奏已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43，〈正紅旗滿洲都統王常奏請按舊例發半俸給八旗官兵孤寡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漢譯本未將「*hontoholome emu aniyai funglu ciyanliyang* (一年半俸錢糧)」的「*emu aniyai* (一年的)」譯出；未將「*gūsin se ci fusihūn tuwakiyame banjifi susai se de isinaha manggi* (自三十歲以下守節過活至五十歲以後)」的「*tuwakiyame banjifi* (守節過活)」譯出。

²⁰⁶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卷6，頁1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巳條。

²⁰⁷ 參見定宜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27-31、頁37-38、頁125-148。

泰 (*artai*) 的條奏也提及寡婦問題，認為年少無依、無子嗣而情願嫁夫者，宜通令娘家領回，聽其嫁人，²⁰⁸則與上述雍正五年不以改嫁為非的觀點一致。因此，旗人重視寡婦守節，實非傳統，而是「漸染漢人習俗」所致。

雍正皇帝對於八旗人等風氣日趨下流的成因，指向係受到漢人以及漢軍不良習尚的影響，而官員條陳中有關八旗人心風俗的負面論述，諸如不實心辦事、競相奢華、行為放縱、作威作福等，亦多立基於此。比較特別的是，人子盡孝、寡婦守節等，被視為屬於滿洲淳樸舊制，統治者亟欲據以規範八旗全體德行者，其中亦不乏漢文化的成分。換言之，漢俗之中，固然充斥著種種陋習，惟其具有正面價值者，仍有意或無意地為滿洲統治階層及其族人所接納，一方面可以藉以強化滿洲既有的傳統；另一方面，則能借之導正滿洲舊俗中被視為較落後之處。

六、結 論

在雍正十三年的最後三個多月期間，八旗官員與隸屬旗籍的大臣

²⁰⁸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32輯，頁152-154，〈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阿爾泰·奏陳出征官兵眷屬生活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原摺滿文轉寫羅馬拼音，並譯出漢文：「*aika se asigan akdara nikere be akū, juse akū, banjire hethe akū emhun hehesi*, (若年少無依、無子、無生計的寡婦等) *cihangga eigen gaime geneki serengge bici*, (若有情願嫁夫去者) *bireme selgiyefi meni meni dancan i boode gamafi se be amcame cihangga bade bubukini*. (通令由各自娘家領去，趁年紀嫁去情願之處) *aika cihangga tuwakiyame banjirengge bici*, (若有情願守節過活者) *dancan mukūn i urse akdulafi, anggasi hehe de kesi isibure songkoi biyadari emte yan i cianliyang bele be bahabure ohode*. (娘家族人保了，依照寡婦施恩，每月各可得一兩錢糧米) *juse akū, banjire hethe akū, se asigan (asihān) hehesi nikere akdara be bahambime*. (無子、無生計、年少寡婦可得依靠) *hehesi niyalmai emu jalan i tuwakiyan, ceni eigede i dere be gemu bahafi yonkiyabuci ombi*. (婦人等一世守節，彼等丈夫的面子俱可得保全) ……*artai i ere wesimbuhe be gisurefi yabubuhakū*. (阿爾泰此摺未議行)」漢譯參見《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頁2455，〈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阿爾泰奏陳出征官兵之妻生計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漢譯本將「*se be amcame* (趁年紀)」，譯為「趁年少」；「*cihangga tuwakiyame banjirengge* (情願守節過活)」譯作「情願守節生計」；將「*hehesi niyalmai* (婦人)」譯為「寡婦」，皆似欠恰當。

在乾隆皇帝「輪班條奏」的要求下，進呈一三五件有關旗務的「條陳奏摺」。他們各自抒發對管理旗務的心得、改革旗務的見解，以及對新君整頓旗務的期待；也共同檢討雍正朝以來有關人事、教育、生計、風俗的旗務問題，並向皇帝提出具體的建議，作為施政的參考。乾隆皇帝在批閱條奏的過程中，確實達到他所預期的「周知庶務，洞悉民依」的目的，其中不乏「通達治體，可以見諸施行之事」者，當然也有若干「胸無確見真知」、「勉強湊合」者。

在八旗武職人員的選用方面，雖然雍正皇帝不時親為指示，八旗官員卻紛紛奏陳，八旗制度行之既久，人事政策不免陷入紊亂與僵化的境地。然欲謀改善，勢必牽動職位的分配、權力的分享與定例的修改，對初登帝位的乾隆皇帝而言，大肆更張，殊屬不宜，故僅進行微幅調整。在語文教育與軍事訓練方面，此係雍正皇帝自認整飭績效較佳的項目，但是八旗官員相繼指出，子弟國語能力的低落，軍士騎射戰技的衰退，既因父兄、長官疏於教導，又與子弟、兵丁虛應故事有關。由於事涉「根本」，乾隆皇帝採取多方勸誘、嚴加考核的方式，以期回復民族的特質與技能。在八旗生計困難的改善方面，是雍正皇帝用力最深的部分，有繼承也有開創，他曾提出各式恩養措施，其中設養育兵與八旗米局的創舉，亦延續至乾隆朝。八旗官員的普遍意見，則是繼續擴大優遇的對象與範圍，乾隆皇帝基於愛養旗人的考量，遂不斷同意其請求。在沾染漢俗陋習的導正方面，雖然君臣對於旗人行為的偏差，皆指向沾染漢人習俗所致，且為雍正皇帝欲端正而成效不彰者，乾隆皇帝欲誘導而不易立竿見影之處。不過從八旗官員奏稱的漢俗的內容來看，正反兩面均有，所謂皇帝引以為傲的滿洲舊制與極端鄙夷的漢俗陋習，在族群互動的過程中，出現了彼此相互滲透與影響的現象。

滿洲入關以來，八旗人口自然繁衍，旗、民接觸頻仍，影響所及，造成八旗武職人員陞轉受阻，以及旗人逐漸拋棄「清語騎射」的傳統，日益背離淳樸儉約的習性，人心風俗也呈現重大的轉變。雍正皇帝在位期間致力整飭旗務，然八旗人等面臨陞遷的壅滯、本習的廢

弛、生計的困難、習俗的沾染等困境，係長時間累積的結果，實非雍正朝短短十餘載所能徹底扭轉，官書對此卻少有負面的記載，參照「條陳奏摺」的陳述，可以了解其中的弊病。乾隆皇帝繼位之初，即針對旗務問題提出各種因應之道，欲探討此一階段革新措施的構想來源，也必須透過「條陳奏摺」的內容，始能得到釐清。整體而論，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有關旗務的部分，實屬特定時空情境下的產物，在雍、乾之交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其史料價值亦不容忽視；但必須強調的是，其中所能反映者，僅限於官員傳達的意見，絕非代表旗務問題的全部。

附錄：雍正十三年條陳旗務奏摺一覽表

月日	具奏人	職 銜	條 奏 主 旨	處 理 情 形	資 料 來 源	備 註
09.24	李 禧	鑲藍旗漢軍都統	奏報營運恩賞八旗資生銀兩事	原注：此件已頒諭旨	A.頁 238-240 D.頁 333-335	漢文
10.03	查爾泰 <i>jartai</i>	鑲黃旗滿洲都統	奏請准漢軍依滿蒙旗之例設委參領		B.頁 706-709 F.頁 2411-2412	滿文
10.04	烏 來 <i>ulai</i>	鑲黃旗滿洲副都統	奏陳喜峰口等四邊塞門補授協領		B.頁 709-711 F.頁 2412	滿文
10.05	宗 室 塞布肯 <i>sebken</i>	鑲白旗滿洲副都統	奏陳補授旗官員缺事		B.頁 714-716 F.頁 2412	滿文
10.06	何 綱 額 <i>hebengge</i>	鑲黃旗滿洲參領	奏陳各旗每月領俸祿錢糧事	原注：何綱額此奏不准行	B.頁 716-718	滿文
10.07	札木素 <i>jamsu</i>	鑲黃旗蒙古副都統	奏遵旨敬陳管見事：教導馬甲養育兵以利各營揀選	原注：札木素此奏議不准行	B.頁 719-722	滿文
10.08	德 敏 <i>demin</i>	鑲黃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訓練八旗子弟為精兵	原注：臣等看得德敏所奏，定取教養兵之例，揀選員教習教養兵、立獎懲之例等項，既俱與舊例相違，反生繁雜，毋庸議	B.頁 723-729 F.頁 2413-2414	滿文
10.09	鄂 善	正藍旗滿洲都統兼理吏部侍郎事務	奏陳八旗世職年幼者應學習弓馬文義事		A.頁 263-264 D.頁 467-468	漢文
10.09	巴爾岱 <i>bal dai</i>	署理鑲黃旗蒙古副都統	奏陳罪犯流放者子女歸旗事	原注：巴爾岱此奏經議准行	B.頁 739-740 F.頁 2415	滿文
10.10	訥 親 <i>necin</i>	鑲白旗滿洲都統	奏為犯罪被革官員子孫世襲事請旨	原注：訥親此奏議後准行	B.頁 741-745 F.頁 2416	滿文
10.10	莫 岱 <i>modai</i>	鑲黃旗蒙古參領	奏陳防止降者厄魯特等滋事	原注：莫岱此奏議後准行	B.頁 745-747 F.頁 2416	滿文
10.10	李 紱	侍郎銜管理戶部三庫事	奏陳八旗規制事： 一、佐領之名宜酌定 二、參領次序之滿文宜畫一 三、軍功授世職之敕書宜定一永存之冊籍 四、滿漢文人名地名必對定畫一漢文	原注：此摺已遵旨訓飭李紱	A.頁 266-268 D.頁 471-472	漢文
10.12	馬元熙	鑲黃旗漢軍	奏陳八旗官米局支放兵米事		A.頁 277-278	漢文

		署副都統			D.頁 488-489	
10.13	倉米 <i>tsangmi</i>	鑲黃旗護軍參領	奏請增加看守景運門等處章京	原注：倉米此奏未議	B.頁 755-757 F.頁 2419	滿文
10.13	宗室弘昇 <i>hūng seng</i>	管正黃旗滿洲事務	奏請裁汰額外冗職	墨批：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 原注：弘昇此奏議後准行	B.頁 758-759 F.頁 2419	滿文
10.13	宗室弘昇 <i>hūng seng</i>	管正黃旗滿洲事務	奏請將八旗合奏事按例化繁為簡不至延誤	墨批：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 原注：弘昇此奏議後准行	B.頁 760-761 F.頁 2420	滿文
10.14	宗室章額 <i>jangge</i>	正黃旗滿洲都統	奏陳追繳已革官員俸祿	原注：章額此奏議後准行	B.頁 762-767 F.頁 2420-2421	滿文
10.15	塞勒登 <i>selden</i>	正黃旗蒙古副都統	奏為教導年幼世襲官熟練騎射	原注：塞勒登此奏未議	B.頁 768-770 F.頁 2421	滿文
10.16	蘇巴禮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奏陳八旗兵米四季關支事	原注：此摺未議	A.頁 291-292 D.頁 560	漢文
10.17	申珠渾 <i>šenjuhun</i>	刑部侍郎	奏陳賞罰捉拿賭錢事	原注：申珠渾此奏議後准行	B.頁 774-775 F.頁 2422	滿文
10.17	尚崇璧	正黃旗漢軍副都統	奏陳八旗參奏事件應歸刑部審理		A.頁 292 D.頁 560-561	漢文
10.18	允祿 <i>yūng lu</i>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	奏查承襲官原本		B.頁 778-779 F.頁 2422	滿文
10.18	王廷臣	正黃旗漢軍參領	奏請八旗承襲敕書凡遇太祖尊號應書寫高皇帝		A.頁 293 D.頁 573	漢文
10.18	王廷臣	正黃旗漢軍參領	奏陳八旗護軍校驍騎校罰俸事		A.頁 293-294 D.頁 574	漢文
10.19	穆和林 <i>muheliyen</i>	刑部右侍郎	奏查承襲官員有無子嗣繼承	原注：穆和林此奏繕旨允行	B.頁 792-796 F.頁 2424	滿文
10.20	佛表 <i>fobiyoo</i>	正白旗滿洲都統兼內務府總管事務	奏請寬免現役護軍校等所借銀兩	原注：佛表此奏繕旨施行	B.頁 796-798 F.頁 2427-2428	滿文
10.20	允禧	正黃旗漢軍都統多羅貝勒	奏請派員清理有關旗務之條陳事	原注：此奏已頒諭旨	A.頁 296-298 D.頁 586-587	漢文
10.20	常祿	掌江南道協理河南道監察御史	奏請飭禁旗俗火化親屍		A.頁 299 D.頁 590	漢文
10.21	永泰	工科給事中	奏報繙譯鄉會試亦應照文鄉	原注：此摺無	A.頁 301	漢文

		協理鑲黃旗 蒙古事務	會試分三場考試	庸議	D.頁 592-593	
10.22	赫 星 <i>hesing</i>	正白旗滿洲 副都統	奏為八旗離檔及歸原檔遷回 原籍事請旨	原注：赫星此 奏議後准行	B.頁 807-809 F.頁 2429-2430	滿文
10.22	阿布納	稽察盛京事 務戶科給事 中兼佐領	奏陳請定會審命盜案件之例 及整肅朝班等管見四條： 一、請定會審之例以重人命 二、整肅朝班以重觀瞻 三、邊方兵民之積貯最宜豐 裕 四、盛京各部旗員請照京師 各部旗員例在各該衙門 較射以專責成		D.頁 599-603	漢文
10.24	四 格 <i>syge</i>	正白旗滿洲 參領	奏陳因罪被停職官員罰銀及 償還能力	墨批：已行過 了	B.頁 815-817 F.頁 2431	滿文
10.26	馬士他 <i>mašita</i>		奏為補授驍騎參領事請旨	原注：馬士他 此奏未議	B.頁 832-834 F.頁 2433-2434	滿文
10.26	福 敏	都察院左都 御史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	奏陳八旗議敘處之則例應請 畫一	原注：此摺無 庸議	A.頁 319-320 D.頁 649	漢文
10.27	鄂 肅 <i>onai</i>	正白旗蒙古 護軍參領	奏為八旗新營兵錢糧事請旨	原注：鄂肅此 奏未議	B.頁 835-837 F.頁 2434	滿文
10.27	索 柱	署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內 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	奏陳部院吏治事： 一、科道不宜兼部行走 二、部員不宜協辦旗務 三、部院保舉司員宜慎	原注：此摺已 議奏	A.頁 322-323 D.頁 659-670	漢文
10.28	允 祿 <i>yūn lu</i>	總理事務和 碩莊親王	奏請嚴懲侵挪公款官員	墨批：著總理 事務王大臣議 奏	B.頁 838-841 F.頁 2434-2435	滿文
10.28	策 楞 <i>tsereng</i>	鑲黃旗漢軍 副都統	奏請施恩救濟八旗孤苦貧民	原注：策楞此 奏議後准行	B.頁 842-846 F.頁 2435	滿文
10.28	四十七	正白旗蒙古 左司參領	奏請酌撥養育兵丁糧缺以贍 孤寡	原注：此摺無 庸議	A.頁 332 D.頁 670-671	漢文
10.28	四十七	正白旗蒙古 左司參領	奏陳請免查革退之步軍以廣 皇仁	原注：此摺無 庸議	A.頁 333 D.頁 671-672	漢文
10.28	四十七	正白旗蒙古 左司參領	奏請嚴禁八旗兵丁奢侈疎懶	原注：此摺無 庸議	A.頁 334 D.頁 672-673	漢文
10.28	四十七	正白旗蒙古 左司參領	奏陳請准病痊兵丁復挑差使	原注：此摺已 經奏議	A.頁 335 D.頁 673	漢文
10.28	四十七	正白旗蒙古 左司參領	奏請被參無據之廢員准其效 力	原注：此摺已 議行	A.頁 336 D.頁 674	漢文
10.28	明 德	掌河南道監	奏請推廣八旗漢軍軍官教育	原注：此摺無	A.頁 341-342	漢文

		察御史協理 正藍旗漢軍 旗務		庸議	D.頁 675	
10.28	明德	掌河南道監 察御史協理 正藍旗漢軍 旗務	奏請八旗降調撥回官員再任 用事	原注：此件已 議行	A.頁 342-343 D.頁 676	漢文
11.01	李元亮	正白旗漢軍 副都統	奏陳八旗養育兵丁應准參加 秀才考試	原注：此件已 交部議	A.頁 351 D.頁 700	漢文
11.02	金珩	正白旗漢軍 左司參領	奏陳各省駐防驍騎校防禦缺 出引見補放事	原注：此件已 交部議	A.頁 361-362 D.頁 723	漢文
11.02	策楞	署理鑲紅旗 漢軍都統印 務鑲黃旗漢 軍副都統	奏陳清查各旗戶口	原注：此件已 交八旗定議	A.頁 362-363 D.頁 724	漢文
11.02	汪扎爾 <i>wangjal</i>	署鑲藍旗漢 軍都統	奏請准坐監者於父母病重時 給予緩刑	原注：汪扎爾 此奏未議行	C.頁 5-6 F.頁 2437	滿文
11.03	西圖庫 <i>situku</i>	正白旗護軍 參領	奏請以各旗護軍補授護軍校 等缺	原注：西圖庫 此奏未議	C.頁 7-9 F.頁 2437-2438	滿文
11.04	圖理琛 <i>tulisen</i>	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	奏陳革除不良禮俗事	原注：圖理琛 此奏未議行	C.頁 45-48 F.頁 2442	滿文
11.04	王常 <i>wang cang</i>	正紅旗滿洲 都統	奏請按舊例發半薪給八旗官 兵遺孤	原注：王常此 奏已議行	C.頁 57-60 F.頁 2443	滿文
11.05	宗室 都隆額 <i>durunge</i>	監察御史奉 恩將軍	奏請嚴令八旗子弟不准於丁 憂期中論嫁娶	原注：都隆額 此奏已擬旨准 行	C.頁 61-63 F.頁 2443-2444	滿文
11.05	馬尼 <i>mani</i>	滿洲副都統	奏陳應查軍中箭枝損失及訓 練修繕軍器人員	原注：馬尼此 奏未議行	C.頁 64-67 F.頁 2444	滿文
11.06	明圖 <i>mingtu</i>	正紅旗滿洲 參領	奏請嚴懲毀祖墳變賣財物之 不孝子孫	原注：明圖此 奏未議	C.頁 93-96 F.頁 2447	滿文
11.07	喀喇 <i>kara</i>	正紅旗滿洲 參領	奏請賜銀八旗當差軍士喜喪 等事	原注：喀喇此 奏未議	C.頁 101-104 F.頁 2448	滿文
11.07	張文斌		奏請嚴禁在宮內吸煙		F.頁 2448-2449	滿文
11.08	佟濟 <i>tungji</i>	內閣侍讀學 士	奏陳應誘導八旗軍士於假日 熟練騎射	原注：佟濟此 奏未議	C.頁 105-109 F.頁 2449	滿文
11.08	佟濟 <i>tungji</i>	內閣侍讀學 士	奏請以各旗賢能人員補奉天 所屬城守尉員缺	原注：佟濟此 奏未議行	C.頁 110-112 F.頁 2449	滿文
11.08	吉昌 <i>jicang</i>	正紅旗蒙古 副都統	奏請不分滿蒙旗而以能者補 保定城守尉	原注：吉昌此 奏未議	C.頁 113-114 F.頁 2450	滿文
11.09	法珠納 <i>fajuna</i>	正紅旗蒙古 副都統	奏請按內九門漢人門軍發放 錢糧例發給補授之養育兵	原注：法珠納 此奏未議行	C.頁 131-133 F.頁 2451-2452	滿文

11.09	常明 <i>cangming</i>	監察御史	奏請減刑流放績優者刑期	原注：常明此奏未議行	C.頁 133-136 F.頁 2452	滿文
11.09	明圖 <i>mingtu</i>	監察御史兼佐領	奏陳部院繙譯考試陞等	原注：明圖此奏未議行	C.頁 139-140 F.頁 2452-2453	滿文
11.09	祖尚志	內閣侍讀學士兼佐領	奏報外省旗員子弟成長後應聽其志願歸旗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398 D.頁 805	漢文
11.10	沙喀 <i>šaka</i>	正紅旗蒙古參領	奏請依例發放銀兩給八旗喪家	原注：沙喀此奏未議行	C.頁 141-143 F.頁 2453	滿文
11.10	德新	內閣侍讀學士兼佐領	奏請通行終制之禮以昭聖治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01 D.頁 821-822	漢文
11.11	伊里布 <i>ilibu</i>	正紅旗漢軍都統	奏請增編駐守天津之馬匹和口糧	原注：伊里布此奏已議行	C.頁 144-146 F.頁 2454	滿文
11.11	積德	內閣侍讀學士	奏請八旗虧空人員不得以祭田墳園入官抵項	原注：此摺已議奏	A.頁 403-404 D.頁 864	漢文
11.13	阿爾泰 <i>artai</i>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奏陳出征官兵眷屬生活	墨批：阿爾泰此奏未議行	C.頁 152-154 F.頁 2455	滿文
11.13	舒魯克 <i>šuluk</i>	內閣侍讀學士	奏陳八旗蒙古子弟學蒙文	原注：舒魯克此奏議而緩行	C.頁 155-156 F.頁 2455	滿文
11.14	八十 <i>baši</i>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奏請依天壇之例派員看守日月壇	原注：八十此奏已議行	C.頁 157-158 F.頁 2455	滿文
11.14	八十 <i>baši</i>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奏請按舊例由八旗牛象中挑選適當人選補步兵缺	原注：八十此奏未議	C.頁 159-161 F.頁 2455-2456	滿文
11.14	八十 <i>baši</i>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奏為八旗軍士紅白事恩請依例發給銀兩	原注：八十此奏未議	C.頁 162-164 F.頁 2456	滿文
11.14	八十 <i>baši</i>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奏請按前例由各旗勳舊佐領等擔任本旗務	原注：八十此奏未議	C.頁 165-167 F.頁 2456	滿文
11.14	八十 <i>baši</i>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	奏請凡漢軍奏摺及綠頭牌皆按例以滿文書寫	原注：八十此奏未議	C.頁 168-170 F.頁 2456-2457	滿文
11.14	赫慶	協理河南道事監察御史兼署佐領	奏報清理八旗入官人口事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07-408 D.頁 884	漢文
11.15	易蘭泰 <i>irantai</i>	正紅旗護軍統領	奏請准無家產之遊蕩者隨其意願賣身為家奴	原注：易蘭泰此奏已議行	C.頁 176-182 F.頁 2458	滿文
11.15	易蘭泰 <i>irantai</i>	正紅旗護軍統領	奏陳保定府年久賢能軍士陞等事	原注：易蘭泰此奏未議行	C.頁 183-187 F.頁 2458-2459	滿文
11.16	都依齊 <i>duici</i>	鑲白旗滿洲參領	奏請依例補授世襲官（附查年終補八旗世襲官員摺）		C.頁 207-211 F.頁 2461	滿文
11.17	奇爾薩 <i>kirsa</i>	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降諭表揚孝子孫及節婦	原注：奇爾薩此奏未議	C.頁 217-218 F.頁 2462	滿文
11.17	鄂善	提督九門步軍統領兼理吏部侍郎事	奏陳整飭八旗營伍事	原注：此摺交部議	A.頁 419-420 D.頁 931-932	漢文

11.18	官保 <i>guwambo</i>	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准另外任用因牧馬被參停職之壯漢	原注：官保此奏已議行	C.頁 219-220 F.頁 2462	滿文
11.18	殷查納 <i>yenjana</i>		奏請嚴查重利當舖以利軍民生活	原注：殷查納此奏未議行	C.頁 221-223 F.頁 2462-2463	滿文
11.18	瑪起元	監察御史	奏陳時政事： 一、天下情形當周知 二、科道郎中等官當深加洞察 三、八旗之蔭生當為之造就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21-423 D.頁 934-936	漢文
11.19	鄂齊爾 <i>ocir</i>	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恩准加發閏月錢糧以益官員生活	原注：鄂齊爾此奏未議行	C.頁 228-230 F.頁 2464	滿文
11.20	李月槎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奏陳旗員侵蝕國帑者准其子侄在官學肄業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29 D.頁 972	漢文
11.20	觀音保	協理山東道事監察御史	奏請設置總理一員辦理內外滿漢官員封贈事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33-434 D.頁 976	漢文
11.22	五雅圖 <i>uyatu</i>	鑲白旗護軍參領	奏請依舊例派員看守大清門等	原注：五雅圖此奏未議	C.頁 233-235 F.頁 2466	滿文
11.22	五雅圖 <i>uyatu</i>	鑲白旗護軍參領	奏請補製撤回京城官兵已損兵器	原注：五雅圖此奏未議	C.頁 235-237 F.頁 2466	滿文
11.22	蔣永祿	通政使司左通政兼佐領	奏請八旗外官子弟仍照舊例准其隨父在任所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36 E.頁 11	漢文
11.24	公元 <i>gungyunwan</i>	鑲紅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陞賢能筆帖式為司官	原注：公元此奏已議行	C.頁 238-243 F.頁 2467	滿文
11.24	公元 <i>gungyunwan</i>	鑲紅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恩赦八旗犯者使得新生	原注：公元此奏已議行	C.頁 244-248 F.頁 2467-2468	滿文
11.25	阿克敦 <i>akdun</i>	鑲紅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施恩為國捐軀者之遺屬	原注：阿克敦此奏未議	C.頁 248-257 F.頁 2468-2469	滿文
11.26	勞米 <i>lomi</i>	鑲紅旗蒙古都統	奏請由所屬部院查明奏參事以防誤判	原注：勞米此奏未議行	C.頁 258-260 F.頁 2469-2470	滿文
11.27	托保 <i>toboo</i>	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兼王府長史	奏請增補禦寒衣物給打更者	原注：托保此奏未議	C.頁 261-262 F.頁 2472	滿文
11.28	保柱 <i>boojju</i>		奏報已將恩賞均分侍衛	原注：保柱此奏交領侍衛內大臣議之	C.頁 267-269 F.頁 2472-2473	滿文
11.28	巴德保 <i>badeboo</i>	大理寺少卿	奏陳軍士應熟練射箭以益國事	原注：巴德保此奏未議	C.頁 271-273 F.頁 2473	滿文
11.30	滿泰 <i>mantai</i>	鑲紅旗護軍統領	奏請准八旗軍因病遣回治癒者復執事	原注：滿泰此奏未議	C.頁 292-294 F.頁 2475-2476	滿文
11.30	滿泰 <i>mantai</i>	鑲紅旗護軍統領	奏請嚴禁火藥買賣	原注：滿泰此奏未議	C.頁 295-296 F.頁 2476	滿文

11.	石 介	翰林院侍講學士兼掌京畿道事監察御史	奏請嚴禁民間服孝期間娶親之惡俗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56 E.頁 109-110	漢文
12.01	殷 泰 <i>ingtai</i>	鑲紅旗護軍統領	奏陳補八旗護軍校等缺事	原注：殷泰此奏未議	C.頁 297-298 F.頁 2476	滿文
12.02	莽 鵠立 <i>manggūri</i>	正藍旗滿洲都統	奏請施恩文武官員子弟至國子監讀書	原注：莽鵠立此奏未議行	C.頁 299-303 F.頁 2477	滿文
12.03	六 格 <i>lioge</i>	正藍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調用邊塞四門筆帖式至京城	原注：六格此奏未議行	C.頁 316-319 F.頁 2479	滿文
12.04	永 昌 <i>yungchang</i>	正藍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依先例補授鳳凰等處驍騎校缺	原注：永昌此奏已議行	C.頁 320-322 F.頁 2479	滿文
12.04	永 昌 <i>yungchang</i>	正藍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揀選撤回之一二等披甲為驍騎校	原注：永昌此奏已議行	C.頁 323-326 F.頁 2479-2480	滿文
12.05	丁 柱 <i>dingju</i>	太僕寺少卿	奏請由內閣收藏之實錄中查明八旗佐領原本另編檔冊便於查核以保實錄重要性	原注：丁柱此奏未議行	C.頁 327-329 F.頁 2480	滿文
12.05	宗 室 塞 貝 <i>sebei</i>	正藍旗蒙古都統	奏請准已中鄉試者在未得補正前可獲錢糧	原注：塞貝此奏飭部議之	C.頁 329-331 F.頁 2480	滿文
12.05	宗 室 塞 貝 <i>sebei</i>	正藍旗蒙古都統	奏請禁止滿洲八旗典當家產給家奴	原注：塞貝此奏未議行	C.頁 335-336 F.頁 2481	滿文
12.05	永 興 <i>yunghing</i>	正藍旗漢軍副都統	奏為八旗奴才生計懇請	原注：永興此奏未議行	C.頁 337-341 F.頁 2481-2482	滿文
12.06	布延圖 <i>buyantu</i>	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准副護軍校等返回各自營房	原注：布延圖此奏已繕旨施行	C.頁 345-347 F.頁 2482	滿文
12.07	阿納布 <i>anabu</i>	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准負傷療癒之軍士隨其意願及能力報效	原注：阿納布此奏未議行	C.頁 350-352 F.頁 2483	滿文
12.08	朱蘭泰	國子監司業	奏陳旗員流犯身故其妻子應咨送回旗看守祖墓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85 E.頁 206-207	漢文
12.08	朱蘭泰	國子監司業	奏請設置八旗公庫以為週轉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86 E.頁 207	漢文
12.08	朱 震	正藍旗漢軍都統	奏陳外任旗員子弟無庸勒令歸旗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87-488 E.頁 209	漢文
12.08	朱 震	正藍旗漢軍都統	奏陳旗員虧空錢糧而無家產者免其子孫賠補	原注：此摺已頒諭旨	A.頁 488-489 E.頁 209-210	漢文
12.09	胡宗緒	國子監司業	奏請酌定字書以使滿漢同文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494-495 E.頁 228-229	漢文
12.10	哲爾金	正藍旗護軍	奏請准依例調用期滿筆帖式	原注：哲爾金	C.頁 353-355	滿文

	<i>jelgin</i>	都統	至部院	此奏已議行	F.頁 2486-2487	
12.10	班第 <i>bandi</i>	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准察哈爾八旗各增設一名前鋒校	原注：班第此奏未議行	C.頁 367-370 F.頁 2488	滿文
12.10	班第 <i>bandi</i>	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奏請降諭察哈爾八旗應定期打圍熟練騎射	原注：班第此奏未議行	C.頁 370-375 F.頁 2488-2489	滿文
12.11	巴樂 <i>bale</i>	左翼前鋒統領	奏請接舊例揀補前鋒缺	原注：巴樂此奏未議行	C.頁 379-380 F.頁 2489-2490	滿文
12.14	豐盛額 <i>fengšengge</i>	鑲藍旗滿洲都統	奏請定賞八旗閒散覺羅紅白事例	原注：奉旨，宗人府議奏，欽此	C.頁 381-382 F.頁 2490	滿文
12.14	豐盛額 <i>fengšengge</i>	鑲藍旗滿洲都統	奏請由八旗大臣挑增選養育兵	原注：奉旨，八旗大臣等議奏，欽此	C.頁 383-385 F.頁 2490-2491	滿文
12.15	雅爾圖	鑲藍旗滿洲副都統	奏陳統領衙門番役不得出京巡緝並私刑人犯	原注：此摺已議奏	A.頁 505-506 E.頁 271	漢文
12.15	雅爾圖	鑲藍旗滿洲副都統	奏請外任旗員子弟准一子隨任	原注：此摺無庸議	A.頁 506-507 E.頁 271-272	漢文
12.16	耐格 <i>naige</i>	鑲藍旗蒙古都統	奏請定期發放八旗公務馬駝糧草	原注：耐格此奏未議行	C.頁 385-387 F.頁 2491	滿文
12.16	耐格 <i>naige</i>	鑲藍旗蒙古都統	奏請准換新已查明舊爛兵器	原注：耐格此奏未議行	C.頁 387-390 F.頁 2491	滿文
12.17	多爾濟 <i>dorji</i>	鑲藍旗蒙古副都統	奏陳約束八旗官兵於街上胡為	原注：多爾濟此奏未議行	C.頁 390-392 F.頁 2492	滿文
12.17	錫忒庫 <i>sitku</i>		奏陳補授承襲官時准引薦已寬免之犯罪者之賢能子孫	原注：錫忒庫此奏未議行	C.頁 395-398 F.頁 2492-2493	滿文
12.18	模爾洪 <i>morhün</i>	鑲藍旗蒙古副都統	奏陳遊牧區之察哈爾子孫補授佐領事	原注：模爾洪此奏交旗大臣等議之	C.頁 408-411 F.頁 2496	滿文
12.20	慶泰	鑲藍旗漢軍副都統	奏陳旗員犯罪先行參革然後交部議之處應請禁止	原注：此摺已議奏	A.頁 514-515 E.頁 309-310	漢文
12.21	舒經阿 <i>šugingga</i>	鑲藍旗護軍統領	奏請設營買賣米穀以平市價	原注：舒經阿此奏未議行	C.頁 415-417 F.頁 2500	滿文
12.21	舒經阿 <i>šugingga</i>	鑲藍旗護軍統領	奏陳圓明園官兵陞等事	原注：舒經阿此奏未議行	C.頁 417-420 F.頁 2500-2501	滿文
12.21	舒經阿 <i>šugingga</i>	鑲藍旗護軍統領	奏請選各旗賢能為國為民謀事	原注：舒經阿此奏未議行	C.頁 436-438 F.頁 2502-2503	滿文
12.22	福彭	宗人府右宗正多羅平郡王	奏請設立盛京宗學	原注：此摺已交宗人府議	A.頁 515-516 E.頁 333-334	漢文
12.22	福彭	宗人府右宗正多羅平郡王	奏請軍營回兵之馬匹倒斃不及三分者准其報銷	原注：此摺已議行	A.頁 516-517 E.頁 334-335	漢文

- 資料來源
- A.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5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年。
 - B.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四》，第 31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 年。
 - C.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滿文諭摺五》，第 32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 年。
 - D.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 29 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E.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 30 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F.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下冊，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

The Banners' Affair during Yung-cheng and Ch'ien-lung : on the Basis of the Itemized Memorials in 1735

Yeh Kao-shu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three months of the reign of Young-cheng emperor (1735), all the officials of the Eight Banners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memorials in turns under the demand of the new emperor, Ch'ien-lung. They could express their ideas, advice, and expectations about the banner affairs; meanwhile, they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of banner affairs since the reign of the ex-emperor Yung-cheng, including the issues of personnel promo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iving, norms and customs, for the purpose to offer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alternatives as the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h'ien-lung. Although Young-cheng emperor endeavor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banner affairs, the aforementioned conditions were consequent results and hard to be changed. However, there are few critical statements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Itemized Memorials", it will be helpful to investigate these problems. In add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ign of Ch'ien-lung, the emperor offered various expedients to these related problems. Hence, the discussion of the "Itemized Memorials" will be a feasible way to clarify the origins of these ideas.

Keywords : banners' affair, Itemized Memorials, Young-cheng emperor, Ch'ien-lung emperor

